下生休沐儻閑須數往水邊庭際解朝纓

行次塘堤

森森寒流千里餘帶城襟壘似江湖侯王設險古來有夷狄窺邊今逐無數郡營屯歸耒耨萬家生聚利菰蒲長堤不絕才如綫南北衝衢是坦途

登雄州城樓

三關相直鄭華戎燕薊山川一望中斥堠人間風馬逸朝廷恩廣使軺通歲頒金絮非無策利盡耕桑豈有窮白古和親謂儒者可憐漢將亦何功

道路傳聞北守賢就中清尚是河間轅門臥鼓軍無警幕府賡歌筆不閑只合論恩居禁闥豈宜留滯在邊關寧容舊客升堂擬請新篇滿篋

和吳仲庶待制見寄

幾日風沙結穉懷恩傳嘉惠眼重開交情不改乘車約和氣先隨挾藻來元帥本由詩禮選行人愧乏語言才相逢且喜論平素若校文章未易陪

冬至日尾橋與李延步鄉會飲

使傳驅馳同被命邊城迢遞偶相逢風霜正急偏催老歲月如流又過冬方念去家千里遠無辭沉醉十分濃須知此會又堪喜北上河橋便寡悰

和王臨謝寄蜀牋雙井茶

鈴閣優閑斸句新客亭傳誦慰馳神誠知擷露敲冰陋豈敵揮毫挾藻春園之瓊瑤酬錯寶多慚魚目換驥珍近來聞道談機迅更恐難當彼上人來書云近用不敢多謝故以此答

和李少卿寄吳仲庶

近閣儒臣出撫遠指縱胡虜坐揮鞭歌謳早已流南楚唱和今還到北燕皇華詩皆是輿遠諸君屬唱使客過泛車結轍耕夫安佚土開阡更將佳句刊齋壁留作河間故事傳

和吳仲庶寄李子儀

五紀修戎好重關四向開村郊縱牛馬戰地長蒿萊過客朝連暮征軺去復回元侯勤主礼一一倒罇罍

和李子儀寄吳仲庶

並馳絕塞待燕隣喜過重關值故人閤別經年勞遠夢留連此日奉清塵威行列郎連營肅恩陝諸戎畏域春顧學子雲承漢詔未央宮闕頌功臣

和李子儀瀛州借馬寄安撫待制

塞草黃明畜牧肥外閑千駟氣增威權奇毛骨森相映驟裹精神動若飛暫借行人持玉節屢陪方伯展朱旂料君早晚趨嚴召安穩乘歸泛六騑

和北遊

銜命初開朔土游故人威重肯回眸旌旗在列千餘

驎縈戟遥臨十一州今尹投兵方秉羽羊公臨塞但
輕裘諸賢酬唱無閑日
詹言其卷大　李白詩云卷軸今應束兩牛詩裁兩牛
如牛腰耳

和吴仲庶龍圖寄德仁致政比部二首

道骨仙風擅世華肯將璠玉混泥沙潛郎未老辭朝
路徼吏歸来學道家逸似子荆將漱石清如中散本
簪霞應思平日市朝客韁鑣拘攣正可嗟

再和

勸遊城闕厭紛華一棹南歸出白沙簪紱棄来如釋
負山林到處便為家流泉繞舍銷金玉仙餌盈槃泛
露霞瑜重宗英嘉隱操遠裁清句重咨嗟

某忝被詒札之日召伏蒙景純學士丈丈寵示
嘉篇且述早歲先人試職之日嘗亦相遇于
政府感愴不已輒次高韻

先友勤渠慶得時相逢仍在右垣扉負山徒荷君恩
重起草多慙筆力微早歲應門叨嘗識幾年聯轡接
音徽雕章華藻蒙褒賁知我迂今不患稀

景純學士丈丈再錄早年見慶嘉篇重用前
韻奉和

載世交遊共一時立朝幾見閶門扉官班早合登青
瑣星象俄聞迓少微會向瀛仙陪雅集更同綿藐講
鴻徽江干千里勞魂夢常恨平安信息稀

與次道集賢諫議元素翰林赴冲鄉樞密諫
議見招宴會同賦
江淮罷郡許歸朝臺閣重來鬢漸凋内禁群英容接
武西樞元弼記嘗僚當年已絶坐中礼此日猶蒙客
右招裒病無堪還自慰交游相送上層霄
用諸公本韻各和一篇共三首
早陪鵷鷺侍彤闈旋見夔龍陟近司西閣屢觀新詔
草東曹猶記舊文移半途霄壤成分異幾歲江湖役
夢思席面故人皆顯重可憐顦顇尉獨庵眉右用冲鄉
樞密諫議本韻
二紀書林得並遷外臺沉俾喜在樽前非才幸淺登群
正大筆猶稽直五鼈欣聽友聲同伐木坦忘情累似
虚舟白頭光景尤須惜樂事相逢且豁然集賢諫議道本韻
繾綣蠙增入右垣會參何敢望淵鶱某向忝右史陛
舊綴廁人論曾參以後皆承元素
至故不得預十子之列復門重慶登庸命樞閣仍陪
話舊促貴賤交情都不改始終風節固難遷公鄉平
日推高譽朝論今誰過鄧先輩右用元素提
舉崇禧觀兼侍讀學士濟源草堂
大形南址直河津君有茅廬沸水濱蒼翠入簷藏絶
景瀑漫繞舍隔囂塵久游臺閣忘聲利長憶漁樵懶
隱淪待得功成年至日歸來不負故園春

寄題蒲傳正學士清風閣

閣倚青山書滿堂門齊通德里高陽傳家載世惟清
白教子何人似義方班嗣一丘雖道卷劉崗七葉已
名彰他年駟馬亢閭貴須信文儒澤施長

寄譚經清衍大師

輦寺樓遲不計年衡門無異對林泉試開給筆頻辭
命譚館翻經屢奏篇九陌塵埃方外境六時香火靜
中緣思陪丈室談名理自愧常為俗累牽

送王彥祖學士守毗陵

黃州終始來名臣載世逢時見裔孫賜第中宸殫甲
等遷官京寺出殊恩文章已復光儒館風節應須繕
祖門堅請麾符知有意聊將慈惠振元元彥祖皇
日仁宗皇帝以名臣之後特陞甲科中擢進士
其後考課當隆評視中上旨復令優遷

和王察院竹簟驚浪擁前灘岸迷津際居無
聞道偏舟下迅湍怒濤驚浪擁前灘岸迷津際居無
定人隔過泥意少歡風信未回聊對景歲華將暮自
凌寒君才一日能千里直上青雲亦未難

冬夕會諸同僚與稅舍弟郟齋飲話通判歐
郎中以二絕句紀事見寄次韻

弟兄叨郡兩淮間竇友銜盃午夜歡喜聽話言消酒
力更欽風義敵霜寒
立朝才薄幸潛郎出守恩優便養堂賴得同僚借河

潤坐令尸祿荷龍光

次韻蔣穎叔游西湖入南屏山

樓臺高下滿仙風疑是蓬萊衆帝宮湖面涵虛雲漾漾
漾山腰藏景石瓏玲松筠影出紅塵外鍾梵聲來碧
落中薄暮將歸起餘思落霞飛鶩正橫空

寄題吳興墨妙亭

漢唐遺刻在江干右史殷勤輯殘剔去蘇文人作
識傳來墨本字猶完六書體法從茲辨二費聲光遂
不刊何必臨池苦縈思燕閒時得座隅觀

和歐陽永叔少師會老唱和詩三首

得時行道貴知終猛退如公世罕逢擲棄浮名同敝
屣保全高節似寒松文章千古追謨誥勳業三朝鎖
鼎鍾見說新堂頻燕會故時賓客定相容公嘗見約異時穎上
相尋集亦有意
乞麾以依舊館

右寄汝陰少師

富貴功名已兩忘望高嵩華量包湘還家傲似蒙莊
子定策忠于漢霍光遠訪交親情益重共論詩酒興
偏長園亭繕日休車馬却悔多年滯廟堂

右和南都趙少師

出守嘗希阮仲容剖符仍繼戛侯公漢剖符封滕公為汝陰侯金
華舊侶三賢並綠野先歸二老同宴會莫如今日盛
唱酬還有古人風自嗟流落江湖外不得尊前聽燕

鴻故相臨淄公字頼日
鴻有慈鴻等歌詞五闋
右和汝陰侍讀

送丁郎中孚江州

南朝兵馬臨江鎮聖世麾符孚上臣此日風聲動溢
浦早年名譽浹淮隣君前此
今無境外人退食優游多膝賞盈觴不負庾樓春
次韻葛大卿題江氏寒光閣

溪凝藍黛合雙川閣在千巖萬壑前漱石我思清病
蓋倚琴誰共聽流泉雲生北嶺横空白春入東郊一
望鮮況是江南風物好待君重詠四時天
次韻柳郎中二詠

蒲條圍坐雪添瓶側理糊窓燄炭明常對圖書堆四
壁却思裘褐勝雙旌道心生後安休息事局閑来怕
踐更睡足方應輸杜守窮愁何必學虞卿地爐
百幅敲冰盛屬連寢甘誰復誚便宜心閑好隠忘言
几宮吟室鋪坐客氊烏布任寛忘道韻峰紗徒倦怯
霜天休嗟拋擲纏綿貴擾擾榻犹勝枕杜眠紙帳

蘇魏公文集 寅

律詩

次韻林次中察院經過南都見寄

次韻次中寄華老學士

又和次中答華老見招

次韻久雨言懷

次韻奉和次中叙別

次韻劉學士惜別言懷兼呈次中二首

次韻蔡資政答朱寺丞惠千葉桃花菊

送洞霄王文玉學士歸吳

林次中示及追和浙西三賢述夢詩其叙衛公

合衆圖書館藏書
上海圖書館藏

事幾盡輒拾其遺逸再次前韻

留臺蔡資政見示嘉章且有花時之約忽蒙除代恨阻親和府推官冬菊依因抒本懷仍依元韻

七言二首奉答簽判劉學士

解秩西還夕次葛驛二通判與簽判學士留府諸君遠出餞別情至礼勤輒成拙詩以謝拳意

七言送次中南歸和次中雙廟感事元素內翰洎兩禁諸公出祖佛.

某忝命守餘杭揚

寺席上賦詩以寵其行某亦分得留字

次韻奉酬簽判呂

走筆奉酬簽判殿丞燕集西湖

依韻奉酬通判姚

歸偶作

再次前韻

再酬三次前韻

和簽判早秋見寄

次韻揚之十一

次韻揚立之懷權

次韻揚立之贈京府館二篇

和錢塘周寺丞遊南山

和兗弟到郡先寄

次韻林次中察院經過南都見寄

都府曾為入幕賓玉符重泰守藩臣幾年流落甘閑散平日交游半要津簿領沉迷千慮耗鬢顒衰颯二毛新聖恩休養深知幸拜禄華堂許便親

次韻次中寄華老學士

曾見臺烏朝夕飛尚稽雙鳳浴天池遠方隨牒應難久同好彈冠即有期佐幕整来光右廉華老佐留幕還家聊去植芳蘭次中還居睢陽老尹欽才望待看同拜贊盛時

又和次中荅華老見招

近甸無辭暫駐車吳門雖好隔重湖且嘗竹苑迎霜兔休憶松江上釣鱸老見交朋允眷戀醉吟風月好

壽蹔廣陵喜得賢賓客賛復光華勝瑤珠

次韻久雨言懷

久雨淒濵浹旬圻層雲曖曖靄城低沈灰將恐毫生

寵員土深防蟻漏堤汴流泛派府官防河避冷竹窻烘炭獸今

早寒九月擁爐禱晴琳館抗旌霓知君方欲行千里早晚殘

霞却照西

次韻奉和次中叙別

嘉句連篇惠好音媿無瓊玉報南金幾年漂泊離羣

恨此日逢迎話罷心氣類自應憐茂悅世情誰復擬
高深且將懷抱還尊酒莫為恩歸動越吟

次韻劉莘老學士惜別言懷蕙呈次中察院
二首

梁園寒早雪霏徽親友將分一棹歸客舍蕭條風送
柳離筵婆娑酒霑衣霜墨二妙君相繼幕府三端我
所依況是汴渠今不涸留連猶得奉音徽

再和

詩侶方逢夢與徽白公書呼元劉為相親之學櫜懷未盡遽言
歸正思玉鱠將登俎應笑綈袍又染衣金石交情知
不改輔車形體自相依何時得逐江吳樂薄宦牽羈

甚緻徽

次韻蔡賢良政咨朱寺丞惠千葉桃花菊

分得穠華贊依然著意看繁紅如上苑京師近多紅即此類也
密葉勝南陽不用尋根葉漢時得菊花法
聊薦百年觴

送洞霄宮王文玉學士歸吳

仙都補吏向天涯歸棹南遊事事嘉冬課洞庭千户
橘春嘗石鏡一槍茶落遂山散直拋鈆摘公府猶離念
棣華二紀編刪老朋伴何時相逐訪煙霞

林次中承及追和浙西三賢述夢詩其間叙
衛公事幾盡輒拾其遺遠再次前韻

會覽三賢述吟哦日幾遍文章追李杜贈荅擬劉曹
二相逢辰早中山擅價高才華固相若光祿實難韜
智決推安邑超騰自髮髦武謀家府秘晉祝史君褒
任重巫牛鬥授盧劇兇兒刀內庭統視草同列便棲毫
夷戛欣寧謐揄揚頌載囊臺烏栖直舍厩馬借拳毛
對數開宣室忠逾諫館陶綠綸長慶制奴僕楚人騷
雙節分千騎滄波眷六鼇帶垂金郭落服賜錦蒲萄
憂國當箴衮延賓罕置醪韋平門素貴周邵職奚叨
在鎮民除瘼還朝兩潤膏星霜恩感藉休沐事忘勞
去蠹過蟊賊防仇甚猶獘參軍操神鋒雖爽靈府亦忉忉
爲嶺無遺鋏維城獨贈袍風波消橫議枳棘棄群豪
既悟方城語何由別墅遨間言多斐貝閑地少矮桃
世路山川險愁腸冰炭熬兩朝空獻替萬里孰呼號
都爲尤權勢終令觸怒濤哭屯疑是馬明敵目爲牢
伊昔來江海頻年泛棹醪再違文石陛三擁浙西旄
夢覺魂應斷詩成首重搔緘封寄僚友往復走貂毛
殘漏傳軍柝新流漲郡濠所懷存北闕有志念東皐
豈謂投荒裔泛茲解弊袍平泉遂榛莽甘露漸藜蒿
像寄浮屠宇香梵過客艘依然見塵迹流恨水滔滔

留臺蔡寶政見示嘉章且有花時之約忽蒙
除代恨阻親依因抒鄙懷仍依元韻

清嘉朗彰現疾出處道還周當軸諧人望謀邊緩主憂
莊環聊造適伊昔待意蓋見約高齋會將行尚少留

和府推官冬菊

經冬寒菊已離披梁苑殘英尚滿墀尊酒還思元亮
醉秋香又過子雲期最是意思人尤寧耐冷枝條土
所宜雖陽土

七言二首奉答簽判學士

兩篇華藻敵南金奪贈應憐舊賞音平日所知誰莫
逆老年于事已無心雲霄路在看君上詩酒盟寒且
共尋屈指當時文學士誰知楊子思湛平深

常愛君房言語妙仍欽叔度德名高受璽宣室行膺
召置酒梁園喜譽髦辨博方親談衮、別離俄起恨
勞勞臨岐更辱殷勤句衰拙何勝異日褒

解秩西還夕次葛驛二通判與簽判學士留
府諸君遠出餞別情至礼勤輒成拙詩奉謝
寧意

遠勞車馬出西城風義相高一府傾留幕經年叨主
諾郵亭終夕困飛觥人煙數舍將歸路霜月三冬愴
別情政拙自慙無惠愛尚憑河潤慰羣氓

七言送林次中南歸

何事頻思江海間清時美彦未應閑襟懷舊貯縱橫
銜獻納嘗開愚尺顧吏隱尚勞趨幕府郊居毋苦戀

家山蓴鱸正熟雖堪愛黑雁相催又北還

和次中雙廟感事

社勢相形四公百戰期殲
天寶黎民困賊庇杞城雖計捐軀全土境至今遺貌載
虜數載重圍不啓扃當日援絕採泛来禁有刑
丹青行人安得侵松檟樵元素内翰洎兩禁諸公出
某忝命守餘杭楊
内閣臨邊貴鑒坡主席優賦詩嘉趙孟載酒餞韓侯
何幸江城客陪禁序游爐煙霄愁久隔聲氣荷相求
祖佛寺席上探韻賦詩以寵其行某亦分得
笑語隨春煦歡酣永日留
留字時李承之待
制帥延安
百分傳戲筆五歎薦包羞

西望千兵盛東歸兩槳浮感時嗟老病去國動離憂
遂別青雲友重為滄海州應憐舊簪佩猶着故巾裯
衰宇榮寵寵瓊琚之報投惟將誇遠俗歌咏入吳謳

次韻奉酬簽判呂殿丞燕集西湖

江海為藩地絶塵湖山尋勝坐邀賓消除祥暑忘三
伏追憶曾遊隔五春極望林巒橫紫翠旋供肴核剥
青皴常時欲到喧囂阻偶得相陪似宿因王沂公喜
與一道人清話甚久公曰平居聲善少暇延賓客嘗
今得相陪終日無事亦似宿昔因緣耳

走筆奉酬簽判殿丞遊思上人院

坐閣何時得少休羲居東觀喜尋幽每逢幕府文書
簡便作湖山佛寺遊巖畔揮毫傳麗句林間炊黍飫

香羞會須倫撥閑忙日更上高軒看碧流

次韻奉酬通判姚郎中宴望湖樓過昭慶院

暮歸偶作

山半樓臺遶曲堤水風當晝却生威常思徧覽前朝迹自恨勞生暇日稀偶到上方憑檻久悅如昃嶠躡雲飛白蓮舊社空遺址有幾人泛此路歸

再次前韻

山歸然華屋回開扉延太上御名初憑稀凌虛自覺雲梯近銷暑聊將玉盞飛一州孤絶處不因嘉客到應稀

經樓名最是

山簡醉犹能倒著接羅歸

再酬三次前韻

千里江山昔霸基百年文物悵望感閭閻櫛比千今盛塔寺鱗差自古稀極目煙霞時顯晦忘情魚鳥自潛飛何須遠慕嵩居者乘興還來興盡歸

和簽判早秋見寄

詹英語剖符何幸乘都滄海西垠測水頭人生不到更堪愁會坐閤俄驚陟夏秋每按吏條懸漢詔未豐民食念簟疇所欣幕府多才彥樽俎時飛接宴遊

次韻楊公之十一首

官府館二篇

固無政術効前賢又之詩名謬樂天連歲出藩居善地何時負郭有良田回風已隔三山路講德難偕四子篇滿目勝遊都未到且將圖畫與人傳

予到郡值災歉涉五

日尚未
暇遊山
楚客登臨悲素秋感時風物自颼颼潦收遠水情堪
鑑雨過羣山翠欲浮月露往來羈旅恨倉箱千萬里
民謠豐毛裹颯歡遊少珍重嘉篇寫我憂

次韻楊立之懷舊

秋卷昔觀賓同遊上苑春歸軒今取道共食浙江珍
俛仰周三紀文章了十人窮通不復問一以付天均
立之慶曆初與予場屋相遇留館敝居

次韻楊立之贈京

小子方承學初心未見功雖垂徒好賦舞象僅成童
率尒多慚路師哉遠慕雄顏桐如可教文席冀趋風

和錢塘周寺丞遊南山

兩寺臨湖共一山名傳四五百年間臺前康樂翻千
葉井上仙翁鍊九還掛錫空存游客詠掩關都屬野
僧閑欣同僚友尋幽趣當石雲蘿永日攀

和宛弟到郡先寄

雖非祿仕寧輿宦奉養多幸名都遂出藩訪舊遍遊江北
路提封連接海西門六年往復頭先白四郡推遷席
不温衰病早宜歸欵款君恩未報自難言

二

蘇魏公文集卷第十

律詩

觀潮三首

次韻和前漳守馬郎中三篇

次韻錢塘周寺丞獄空

和宛第遊湖上諸寺二首

和宛第與梁況之學士同作回絕句

和宛第錢忠懿王祠

漳州知郡郎中見示旅次感事輒次元韻

次韻簽判同登合江亭

和錢穆甫答簽判殿丞臨安道中作

次韻葉希虞秘校同遊天竺寺五絶句
和許秘校同遊兩天竺
和簽判郎圃早梅
和統軍矮松寺留題
和安上弟雨雪應禱絶句
和安上弟雪中登合亭
次韻姚倅止月三日遊山道中口占
次韻禱雪有感
次韻鬼美叔遊山見寄
奉使還至近畿先寄吏院諸同舍
和宋次道戊午歲館中曝書畫
次韻孫莘老司諫見寄
龍舒太守楊郎中示及諸公題詠洛陽新居見
邀同作輒依樂安先生首唱元韻總和
次韻林次中九日都下感事二首
次韻致政華殿丞懷舊見寄
和孫節推雪四首
方公說通直見示與小子京和荅棋詩四篇因
次本韻總蒙寵惠前後凡十五篇牽強
奉荅
和孫節推寄羅簽運二首

元豐己未三院東閣作十四首

觀潮三首

海門雙峙隔滄溟潮汐翻波勢若傾萬疊銀山橫一線千趨鼉鼓震重城來無源委達秋盛信有盈虛應
月生今古循環會不涸談天闔辨豈能名

嘗觀七發論濤篇比物徘形恨未妍聲入閭閻家十
萬勢陵組練甲三千隅夷海若憑深險種鬼瞥神竟
後先縱使風波能鼓怒終歸漩澓作澄淵

橫江白浪湧崔嵬應是波神羽衛乘陛戰百重馳道
遠舳艫千里峭帆開緩如積雪飛霜路急似砯崖轉
石雷惟有東西爭渡者暮還朝往任相催

次韻和前漳守馬郎中三篇

遊山

西上高下極深幽十里清波一棹遊喜逐御風真造
適倫題僧壁更遲留松間覓徑因窮險亭際披雲盡
露秋却羨官閑無檢束徜徉何異五湖舟

碧波亭感事

華堂直北望雲煙勞遠勤歸此待賢下揖喜逢徐穉
至登舟常羨李膺仙知君將奉三年最感舊曾歌一
夜曉紅粉若能留客醉不辭飛蓋共陶然郎中屢話
使至北
事歸

續觀潮

陶尚書奉

江皐空濶見東溟兩訊潮隨遠近生來岸淡天迷雪
嶺居人晴日駭雷聲客帆朝暮東風去應緑四海心清平
浪行盡遍波神久恬靜
次韻錢塘周寺丞獄空
綑縁由世教訟息偶年豐闔土無留繫黎氓識變風
時方還治古今欲訓民忠中宣布来千里興行自一同
吏寧嗟盡地書亦簡司空吳對承平理唯思盡至公
和宛弟遊湖上諸寺二首
叢林四百見州經盡在錢塘蕞縣桐千里湖光連北
郭千尋嶠翠遠南屏松聞幽徑迎冠蓋竹裏飛泉入
戶庭勝境無因朝日到羨他禪伯老林扃

湖山不到每馳情與客逢迎暫駐旌驚嶺飛来詢慧心
理龍宮吟就續延清僧房有竹循門見磴道攀蘿盡日行交臂暗言欲得侶皆被命專幹使事與明州梁況之學士同會
和宛弟與梁況之學士同作四絶句
南山到處待輝亳逸似凌雲羽翮飄好著碧紗籠寺
辟更將金刻置巖標
右紀況之學士題辟
偶陪嘉約出重闈自覺超然隔世塵若欲徧遊山下
寺直須經歲駐征輪
右呈況之常叔立之

湖上歸時暮氣侵松香花露拂巾簪萬家燈火沙河
裏月色相和廓暮陰
鄱江東望水連空越嶠明峯幾萬重誰識此行多樂
事揮毫一曲飲平鍾

古二首並和況之元韻

次韻宛弟思懿王祠

五君相繼擅吳方坐視羣雄取亂亡待子奔馳先入
貢隣邦旅拒獨勤王豈惟佛刹傳道像自有孫謀餘
懿芳應似竇融歸漢日功名累世到穰章

漳州知郡郎中見示旅次感事輒次元韻

江干邂逅再經旬每挹清風歎絕塵鍊得輕軀同稿
木養來和氣勝陽春官閑不廢修金訣功滿終須礼
玉宸自顧衰殘多俗累何時方外去相親郎中留意丹
術有年矣

次韻簽判同登介亭

紛々塵事猒煩寃何處能令爽氣生簿領敢迷頭不
舉煙霞總望眼偏明門臨滄海千重險地壓高丘一
再成若論三山方外境須將此地擬浮瀛

次韻和錢穆甫答簽判殿丞臨安道中作

吳越開基舊土疆鑑山仍是種瓜鄉七朝賜履加尊
寵五世葺茅奉憲章里社依然題畫錦昆雲不絕佩
鏘鏘人懷餘德能封殖猶有當時似蓋桑武肅起臨
嗣王歷五代迄本朝皆都加策命安并吳越
故宅為院至今寧木猶有存者

次韻葉希虞秘校同遊天竺寺五絶句

爛後終朝幾石苔飛禽不動絶風埃片雲息作人間
雨盡道靈山應禱來
鷲峯何代落山隈每到須清一世埃歎息俗緣常宮
東半年纔得兩回來
山半僧軒四面開下看城市一浮埃此間真趣誰能
辨飛鳥空中自往來
叢林澗水盡縈迴嵓室雲房不染埃若使此中容小
隱會須卜築賦歸來
檻前常有施生臺憲隙都無野馬埃擁室道人偏得
意經年未着入城來

和許秘校同遊天竺

柳浦重城泰建旗舊吳星分斗牛墟鷲峯遺跡奇難
狀大士靈光應不虛遊伴備陪賓結駟肴蔬深愧食
魚魚是素膳高談終日窮幽賞俗慮塵襟頓釋除

和簽判郡圃早梅

綠萼丹跗炫素光東園先見一枝芳凌晨霜點鉛胡
粉滿檻風飄水麝香味入和羹來傳野聲隨遠角動
漁陽山亭最好通宵賞微雪相輝映月廊

和安上弟遊湖山諸寺二篇

四百僧居勝沃洲北連高嶺萬松稠似將天下江湖
景都作雲屏置一州

十里湖山遠四門游人朝暮溢重闉樓臺遠近連郊
郭到處皆為水石隣

和秩弟矮松寺留題

曲幹隱騰蛇撐枝展翠華何年喬嶽種移植法王家
數粒空充釀收黃好代茶風生驚砌鶴日照亂城鴉
墻伻高藏節河津暗長芽息陰人接席題辭字如麻
擾類眠梧隱攀疑摶摷獸聲宮槐低可並譙擔大無加
雖異明堂柱終同象載車

和安上弟雨雪應禱絕句

霰雪為霖近浹旬江湖清氣壓冬溫應時豈是誠能
感作物空同曷盡坤

和安上弟雪中登介亭

滴瀝泉池亂葉珠悠颺僧辟點頹糊登高偏見山遠
好萬尾參差篆玉符

次韻姚倅正月三日遊山道中口占

車馬西郊踏曉光城隅一徑遠徉腸泉流帶雪添膏
脉山色逢春變鬱蒼雲外樓臺晴掛影風前松檜遠
飄香仁祠久禱蒙嘉應預慶農疇歲襲祥是日彥聖禱上天竺

次韻禱雪有感

纔過元朝欲首春條風先度海東門寒凝一雨成飛
雪春長三陽應上坤疵沴漸消和氣滿詠歌頻發味

言溫人情共喜年光好不向罇前未暇論

次韻晁美叔遊山見寄

已踐修塗到息流暫同俗駕喜同遊名爲外物知難返
忘學悟無生信若浮心禪觀近留騷雅深情追李杜林
泉高興拉巢由遲留更愛霅峯境青桂風來不待秋

奉使還至近畿先寄史院諸同舍

書林輕別紫雲邊史院殿南軺傳重行北斗間正類子
卿悲異國不同太史訪名山禱衡廬安中謁告淮浙
郎直紫刑京東雖經次道出相臺正仲子中山河之實與使異域皆有
日煎熬兩鬢班待浔使回繒舊業只應新例又刑
不類也
其二

修息經冬又涉春年光冉冉暗催人要荒一去三千
里晦朔俄驚十二旬絶代方言空問俗蓬山直舍已
疑塵汗青何日成書去頭白常憨竊祿頻

和宋次道戊午歲館中曝書畫

鴻都清集秘圖閣偏閱真仙暨草萊是日諸公觀畫
吳生畫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又謂淳化豐氣韻最奇
捻村田娶婦圖曲盡田舍佚樂之意態尤愛韓幹馬東丹王千歲鹿荊
知鹿馬丹青一定見樓臺浩山水屋木皆爲精絶
宴觴更盛華林會坐客咸推大廈才久事簿書抛翰
墨文林何幸許參陪

次韻孫莘老司諫見寄

守濠
上矣

来詩云聞有修史之命而作比至而予出

雖非丈夫足三冬豈類無心但有胸會讀兵壇叨典
領再分符竹荷矜容昆恩欲報微螢爝親祿方營苟
釜鍾平日交遊今楚越徒勞瞻望景山松

龍舒太守楊郎中示及諸公題詠洛陽新居
見邀同作輒依安樂先生首唱元韻繕和

仲長貧宅近高山饒得羣芳不費錢地接伊渾宜水
竹門臨嵩室足雲煙未拋簪組真朝隱更有田園即
世仙滿篋新詩俱大筆鑿楹留待子孫傳 次中是日別
佩惜別應憐棠棣華雄 次中是日別 令弟歸迫遽宦遊來日下
九日都下感事二首

桃杏初開已去家又逢蘭菊綻新花感時謾綴茱萸
悠揚歸思繞天涯一尊重到平津閣惆悵文窓舊綠
紗

登高能賦屬詩家況值嘉辰對菊花作感商飆流素
簟故橋鴻藻艷春華邊關礼命行看至淮海歸期亦
有涯早晚霜寒侵旅榻又懸襖帳換青紗

次韻致政華殿丞懷舊見寄

佩韘相從四紀前鯉庭論契荷忘年文如潘陸傾江
海學造重黎絕地天籍綬棄來名已厭鄉閭歸後樂
應全冥飛尚憶樊籠舊未副初心愧昔賢天聖中先
某生十二年矣初為舉業與宣卿接陪硯席不以年
輩遠隔論誼無間蒙益尤多一自暌違南北深阻迨
懷平昔不
覺愴然

和孫節推雪四首

臘催時雪到江涯雲靄寒空凝不飛叠樹風光先有意山川秀色遠相輝人懷姑射清難見詩似陽春和者稀聞上高樓尋勝賞絹懷嘉尚重依

又兩絶

江天慘淡物華新四望漫漫起玉塵但怪長衢已盈尺豈知閉戶有高人

看雪空臨廣路津年光景見長新不知滋液功多少且慰東皐首種人

又和十二月十一日雪

臘前寒雨已爲霖一夕陰陰變暝陰春圃暗驚花夢山公倫愛習家池每出遊時醉不知既見國僑如舊識何須阮籍乃吾師亭邊蓋當鋪新錦水際閒閒近布棋欲作宣城十日飲在宣城以書招之云不十日飲不置予留連夢得似敦詩

右二

劉禹錫赴歷陽崔羣赴百雉金城十伋池天聲遐贍遠戎知副符但報三年政推轂無勞六月師胡馬速歸常見畫塞鴻征盡着殘棋欲歌盛業賡周雅須假清風吉甫詩

右三

再和三篇

其一

莫歎潛鱗久在池已喧才譽滿朝知雄辭自可吞雲
夢博識應能對仲師沈約問劉杳曰何承天纂文載
事見王元論衡榮辱早譜真采選競譏不校古儒撰後魏隋
法名曰儒撰云以崇讓止競使還即見金門召呪有中和樂職詩

其二

閩居八法擅臨池擻押工夫世少知陸希聲書法有
法南唐李後主又增遵送二法學者伏膺秘監時賢求範永禪師
某舊藏楊師道帖稱智永書云欲求一二字範之流傳異日須懸帳交贄何
人敢對棋以書畫對爽劉柳相戲絕句見子厚集

其三

早客舟偏覺清渠深都無車馬塵過眼唯有夢魚源
惬心共喜時和成美歲預知氛祲不能侵

方公說通直見示與小子京和荅棋詩四篇
因次本韻總蒙寵惠前後凡十五篇牽強奉
荅

思湧如傾潮汐池才高早契聖明知丞相荊公昔薦
擢使江西省中一語開天意江表三年得吏師通藉詩授
文舉剌可人欣對曹禪棋更觀麗句貽初學豈謝韓
公薦士詩

衰病常求飲上池藥投堅痼苦難知某久苦腹癖漢
應病為知開揮綠綺歌三樂靜玩韋編誦九師從有文章

憂疏醫劃無机智慚頹行棋淮南子云行一棋不足以見智愛君高唱多才思撩摛羈懷八小詩

久淫闊辟向滄池忽見嘉賓喜可知觸熱正煩思美廕臥痾方苦遘良師欲留盡興時須飲要取忘憂祇有耦二首已欣陪造適解願仍得暢來詩

右一

和前三篇

孟郊篇什況咸池退之作詩三百篇香默咸池音之義夫子文章我所知豈特曹劉同品目固將蘇李是宗師語如轉彈逢真賞事見南史王筠傳喻到盧兵說國棋所集君携歸闕下諸公應序盛山詩

兵厨釀酒宅連池龍堂池在州廨東不滿百步為郡優恣每自知鈴下文移歸幕府案前頤指走籤師宋齊郡府史有名農桑課罷聊行樂朱墨書責以未畢賤為勝負飽食將何報豐禄歌時惟咏阜財詩

公說再和并前十五篇輒復課六章用足前篇之闕

其一

汪洋雅量若陂池才器縱橫未易知振藻詞場無怯敵游心藝苑有餘師獨醒終日長辭酒坐穩閑時但校棋寒北山河適登覽吟哦馬上足新詩

其二

皇華幾月棠鹽池鈞按遂来来有知隱伏無由逃計
最勤勞長足徼宮師事達錯節皆授刃利折秋毫類
箕棋他日朝廷詢比事講論風俗待陳詩

其三

欲養蚊龍謾鑿池惟應道術兩相知論年校德予慙
老強識多聞子可師監彼盈虛門若市明于取舍智
猶棋幹時已副覓民詔況後休吟詠史詩

其四

封境東連浴日池川源近鹽回方知水宮無事延年
計估客應求范蠡師樓閣嵯峨千里鑑田疇夷坦一
枰棋追擊蕊友南皮會誰總書劉七子詩

其五

荷葉田田水滿池東堂真趣幾人知折華暇日尋園
吏競渡經春習棹師隨分命賓仍援簡不妨問曷更
看棋殷仲堪表尼事見世說歡懷既適泛何見事忘言盡在
詩

其六

莫笑九龜戀澤池不斷割灼効前知親逢日月光華
旦勉慕淵源浸漸師義切仰山勤景行事迷當局戒
會棋裒遲猶竊君侯祿深媿書風伐韜詩

和孫節推寄羅發運

一瓢賢巷僻如山十部文移日滿前轂得閑時常命

鴛和來新什已盈編交遊莫逆心相照出處雖殊兩
道全能使清風激頹俗世情誰得議高堅

又五言

道卷門常靜心閑眼勸開忽聞實掃掃為喜使車來
世事浮雲過時光暮雪催放懷何所係卒歲自將哉

元豐已未三院東閤作十四首

元豐戊午夏予尸京治陳氏獄言者以
為推劾不盡詔移大理而理官推迹陳
氏姻黨干求府政縱出重辟事下御史
推求已未歲予自濠梁赴臺訊鞫卒不
涉干求之迹而大理反有傳致之狀雖
蒙辨正聽命久之不得出邑不已作
詩十篇記一時事非欲傳之他人但以
示子姪葷使知仕宦之艱耳

防人不善自為謀對吏方知口起羞本為追脅寬逮
繫何期僚屬教增尤初有司欲追太湖縣藥行人以
追及被坐獄證實藥行人以為非切要道遠不
官歸罪于予溷厥竟欲焚安國書牘誰將念絳侯惟
有丹誠貫金石風波飄颺蕩任沉浮

太上
御名虛為實盡枝離直道公心自不欺衆口鑠金雖
可畏三人成虎我猶疑軍迎宮吏指予平日語言甚
有鄒俚之談予亦自疑何至
云尔皆
為承之忠邪所賴圖寧鑒通塞須憑大衍推況是聖
神方燭理深寃終有辨明時予方自誣
忍蒙辨正

吏議推窮藉語言農淫
絶一室常眠枕席寒攀
知難誰將羙里匡陳事
平日論心友與親白頭
客來縕應無乞大人三
無津物情世態經譜練
有沙予親交者移文訊
為在禁妄引他人見治
飛語初騰觸細文延中
容枉直何由來天分御
知公素長者同列有憂
能免予曰無之不能自
史有府中交太上御名
筆多致恭

舊却憐北戶吳興守語奪通宵不思聞蘇

子瞻自湖守迴赴臺効當為歌詩有非所宜言頗聞鑪詰之語

縱出由來古有誅徇私無寔荷寬紓已知公治本非罪免仰鄖陽更上書

臺居自慚衰拙將何用學術無堪政事疎

名繫臺章冒典刑聖恩無濫許原情尹京雖愧罔方則逵尉亦非天下平

為氓君恩天地何由報九死鴻毛比尚輕

推治無期任猛寬苛留累月尚盤桓風霜幾日經摧挫案牘踰旬未肯觀

而魁南班小史猶知礼朝夕時來一問安院中小史頓姓者朝夕來就閤中問安否

秋杪拘留冬欲闌一旬參對累旬閑適逢御史俱鑾
寵才隔一垣不得通音息因作詩四篇
以為異日相遇一噱之資耳

已未九月予赴鞫御史聞予瞻先已被
繫予晝居三院東閣而予瞻在知雜南
廳才隔一垣不得通音息因作詩四篇
以為異日相遇一噱之資耳

秋杪拘留冬欲闌一旬參對累旬閑適逢御史俱鑾
寵尸一年重置對去家千里涉寒溫青雲交友難傾
蓋白髮慈親正倚門日斷瀑梁橫渭泗夢回京口役
形魂寬愚若未投諸裔好奉安輿葺故園

務祖宗時不領他局專治臺事近歲三院並置要職故不暇治獄吏值中朝久絶班
獄具御史求對乃釋適遭國恤辭觀無言休問祖坐
久無班次故淹留又踰月矣

忘遺照且睎顧是非榮辱知難必反覆須臾覺夢間

早年相值浙江邊多見新詩到處傳樓上金蛇驚妙
句卷中腰鼓伏長篇製子瞻觀兩望湖樓辭有電光時
軸首篇荅鮮于郎中云有如琵琶似離歲月流如水
結常遭腰鼓鬧前人未有此意
壹鬱情懷積似煙今日相臺相望處隔垣音響莫由
宣

詞源遠、蜀江流風韻琅、舜廟球擬策進歸中御
府文章傳過帶方州前年高麗使者過餘杭求市子瞻集以歸未歸綸閣
時稱滯再換銅符政並優嘆昔鍾王行草筆却隨諸
吏寫毛頭

源流同是子卿孫公自多才我寡聞謬見推稱文人
行應緣舊熟秘書君文章高絶誠難敵聲氣相求久

益勤莫為歌詩能穀昧聖朝終要頌華勲
近年出處略相同十載遭迴我與公杭婺隣封邊謫
後湖濠戀鍾繫維中詩人囁嚅常多難儒者悽悽久
諱窮他日得歸江海去相期来訪蒜山東

律詩

次韻楊立之見別
次韻教姪書懷
次韻陽孝本遊翟灣書院二首又一絶
次韻陽行先遊招隱寺
又同教姪韻
次韻楊立之觀韻海
次韻李希荀寄念七侄莊并用前韻和十七侄
毅送其行
送潤道人遊廬山

次韻會子固舍人上元從駕遊幸
讀楊文公集
王宣徽見示延駐慧海長老詩因次其韻
次韻王正仲蒲傳正二月十五日奉祠高禖
留守太尉潞國文公寵示耆年會次韻繼和
和文太尉第一無雙絕句
和憲侍郎天元殿門芝草
又次王侍郎韻
又次中書蔡相公韻
又和憲侍郎芝草七言四韻

開府太師潞公得謝西歸謹賦七言四韻詩五
首拜送
三月二日奉詔赴西園餞文太師曲宴席上
賦詩三首呈太師
次韻開府太師留別諸公
次韻宋次道慶黃李二舍人皆自史院拜命
次韻王禹玉相公三月十八日皇子侍宴三首
次韻翰林鎌院賜酒燭
次韻孔平仲學士詳定吹口占
次韻孔學士窓雲龍茶
送周尹郎中守梓潼

王都尉示及呂丞相柳溪圖詩見邀同作走筆奉呈

和李公麟陽關圖二首

次韻韓康公對雨即事有懷五弟

次韻韓康公喜五弟汝海見寄之什

次韻李公擇送龍圖與黃學士三絕句

次韻李公擇謝黃學士惠潞公所送密雲團

諸君和雷字韻茶詩四絕句外復有戀作輒續

三首

承示黃君詩再次韻

昨日納還公擇詩卷相次復示三篇輒罄鄙言

聊荅嘉貺

次韻楊立之見別

梁苑昔傾蓋膺門嘗贈鞭幾回留客舍回紀度星躔

梁輪頻穿硯繒書屢絕編文章傳累世功業慕當年

懷寶思求售趨時輒遘遭宋忠徒問卜孟子本知天

得喪時難必窮通命使然畏途嗟坎壈野思憶潺湲

事鹽才非称歇喧性未便解絞終無競同袍每共憐老來心更遠歸去樂應全

鳳翮翔千仞鯢蟠入九淵舊交尤惜別後學欲鑽堅

湖嶠新營第河濱促放船一經勤教子三徑佳鄰賢

顧我今耆艾投閑訝治艱何時江海上拂掃重相延

次韻教廷書懷

傳家累世奉遺經竊祿清朝迄代耕雖是丹心比葵
藿其如黧貌點冠纓時序易失年加我來者安知畏
後生戒飭尔曹惟道術逢辰須用佐安平

次韻陽孝本遊翟家灣書院二首又一絶

淮上陂陁百畝岡誰言形勢占高強郤居擬卜東陽
宅屋辟將營關里堂予家三聖像將四面松篁分種
藝百家圖籍待收藏何人欲課三冬學向此潛心事
素王

翟市西傍一徑開偶携親友陟崔嵬莫言第舍衡門
陋已有仙箭步徘来日欲衡山迴迓照風還吹花靡
浮埃總歸便得詩盈軸氣猛才豪豈易陪

絶句

謾誇三島冠靈鼇咫尺龍岡去靡勞若使南陽人獨
臥風雲寧隔海山高

次韻陽行先遊招隱寺

古屋蕭森數十間禪扉幽寂叩常関步徵處士遺塵
遠靈鷲高僧得地閑穿石到池泉滴滴磨崖生蘚字
斑斑山林真趣誰能辨乘興時来興盡還

又同教徑韻

不見山翁往翠微空傳金刹自前齊曉猿夜鶴休驚
恐澤雉林烏自雌啼客到上方思寄徼僧携素杖乞

留題重尋黃鵠飛翔處盡日無人為指迷

次韻楊立之觀韻海

六學先聲病群書欲備詳摛文資引擾結字辨偏旁
篆楷顏毫妙編聯蜀紙光殘篇雖脫落猶可挹遺芳

次韻李希荀寄念七侄莊并用前韻和十七姪覬送其行

初泛童卯祝千春俄見鶱騰祝更頻已喜吏資能可
號善人我待兜書上霄漢便歸林下岸仙巾
里閈相送秋復春矜憐幾類黨頻：摛詞已識言浮
物學藝無知義入神莊佐曷縱使聲名高世俗直須慈

惠及生人吾家自有青氈在豈羨林宗整角巾

送滑道人遊廬山

康王觀裏採芝田董奉家邊種杏壇雙橋一印行到
處應尋巖室養神丹

次韻曾子固舍人上元泛舫遊韋

雪霽蓬萊瑞景新槐楓迎日麗重宴鐘殘長樂千門
曉輦過章街九陌春星列泛宮齊拱極風驅前蹕旋
清塵一篇未易歌鴻業三請還將祝聖人

讀楊文公集

文公名節冠當年沒世清風更凜然梁父舊廬空德
里西州華屋慟時賢平生奏御三千牘不朽文章二

二篇蕭灑建溪遺俗在至今弦誦滿山川

王宣徽見示延駐慧海長老詩因次其韻

南禪北祖亦何常足歷徵塵自不傷病腦窮雖居一室妙緣心已應他方禽魚固欲求棲息鳧鶴寧須較短長

次韻王正仲蒲傳正二月十五日奉祠高禖

二首

視草名臣奉漢祠祝禱才勝長卿運詩成雅類古空蒂樂關欣同夢射麋宮殿肅儀臨百子神明歆德薦三釐凌晨拜脏歸天闕景日煌煌照上枝

滌宇宮醴被禮時物吐華心睡景運禁掖嘉祥開瀆燕祠宮先兆應維巖陽郊類帝重封土近禮宮奏請增築禖壇宣堂思賢正受釐天啓子孫千億報年、玉葉長新枝

留守太尉潞國文公寵示眷年會詩次韻繼和

四登台袞垂三紀公慶曆丁亥春登台袞今三十六年三鎮神猷第二春會老特過丞相閤追尋故事圖形在嘉遇承平奏語頻敘述須歸大膳一賜太官珍手筆唱酬俱是兩都賓盛集古今應未有謾誇靈鷲會中人

晉列真前韻私稱不便借用此字

再遷蟬冕宮三事早上龍旂節一雙富貴兩忘心不
動天魔如見亦歸降

和文太尉第一無雙絶句

未遂退休時望繫再煩居守主恩優自緣盛德高羣
后頌在山河最上流

次韻寒侍郎天元殿門芝草

列聖儲靈貺坤珍應祀儀分葩對車前觀瑞駐華芝
毓德緣皇始彰功在聖時早聞榮殿楠復見學門楣
自有雲成蓋非因水聚脂黄英色五德古字秀三枝
戶牖瞻丹幄簪裾遝翠帷綏委以青瀾雜畫圖稽大隗帝
受神仙芝圖于大隗君歌詠入咸池孟郊詩號咸池集九廟流光遠千
齡漠旦期將書符命志寧比王靈詩

又次王侍郎韻

禮籍標三瑞靈篇首五芝忽傳神草植高出廟垣榴
物色甘泉詔形容謬辭製辭數榮連刻楠滋液本華池
運應承平旦辰臨孟夏時階冀符曆數豐芝協聲詩
尊祖誠斯洽稱觴禮所宜共知天輔德萬葉固皇枝

又次中書蔡相公韻

彼美三華瑞儲靈四大宮色分嵩谷外抱朴子六黄
中地近漢房中玉質榮同本蓮莖出並叢載形非博
厚錫羨自穹窿列賀馳文鴈旁觀眩秀瞳道書云仙人方瞳秀

朗中規　瑜符彰聖孝天應甚昭融
綠簡

又和寵侍郎七言四韻

金支燁燁映宣宮致福誠由上德崇九廟靈光流自遠七明嘉種感潛通瑞圖毋乘終難狀藥譜神功未易窮更覽諸公賡和句方知漢祀曲非工

開府潞公太師得謝西歸謹賦七言四韻詩

五首并送

幾夕華星動紫壚步徵光入太徽垣帝臨便座延公袞人喜安車到國門懇叙宮儀還漢節親承需宴酌堯樽朝家貴老超三代惇史行看記善言聖代登庸年獨少清時得得謝盛尤高

國朝以來惟公四十三人相呂

宮師雖固而拜不在正月未及七十張太傅宮如中令彰陳宮師致仕年最高亦趙中令雖以太傅歸第時已疾李司空素病心悸發輒從恩玉座案經消對日金瓻外別賜御之壽康生瓻公初至都門詔選擇剛日與公相見祝公

倍享靈椿算長副吾君序燕毛

宮棠真是帝王師八十歸休亦未遲不似孔光辭位日早於姜望出封時儀形昔已圖麟閣蒙草今應集鳳池節收集號鳳池蒙草其間多是措置軍國大事故有諸儕終有愧甘陵猶欠紀功碑

君臣一德千齡際柱石三朝四紀中天下重輕常繫望膝前謀議不言功位高步有名蕙羹體健方知福

更隆謾道汾陽貴且壽若論勳考亦懸公
久持邦柄擅斯文却掃丘園脫世紛已用三篇作霖
雨回看萬事似浮雲何須鑿戰榮歸路自有旂常載
舊勳欲別延英犹造膝老臣雖去不忘君

三月二日奉
詔赴西園曲宴席上賦呈致
政開府太師三首

幅巾私第已歸休當宁虛懷更欵留避寵雖辭持節
册送行犹用濟川舟城南舊圃篇花洞洛下新莊引
御溝詔論兩京居甚邇不妨乘輿往還遊
邦人欽仰見儀刑詔使相望對寵靈位冠三公師尚
父之謂之師尚父

父劉向云師之尚之父之故謂之師尚父

舟金五福壽康寧久留行色
春過半作別天顏涕欲零誰識上心優老意淺行仍
許鯉趨庭
昔美都門祖二疏太冲賢未見篇章出寶咐河岳英靈添賦詠都人士女競
歡娛皆言元老歸休盛恩禮便蕃自古無

次韻開府太師留別諸公

經濟才謨沛有餘幡然高謝高何如青雲路盡尋歸
鞅綠野堂成憶舊廬漢苑宴游聯魏丙鄴都賓客記
應徐某頃年奉使過北都伏蒙留
連累日早來請見
入副宸衷對綺疎
次韻宋次道慶
黃安中李邦直三舍人皆自

史院拜命

右垣更直寵新班便坐通名聽別宣詞訓已高長慶

伏事權不下永明年除宮草罷諸蕃制執簡研餘萬

歲煙史官例賜墨皆逵珪父子所製

劑喜聞嚴近擢班遷 會向蘭臺陪筆

和王尚玉相公三月十八日 皇子侍宴長

句三首

紫雲樓外擁天香初見前星帝座旁庭樂聲長歌燕

翼朝簪色喜動明光仙仗中繚渺尊三并環帶玲瓏

九章遥聽相君稱賀語心傾竟日薦霞觴是日公就

致賀辭語 班中口占

又

從臣環極宴披香唐高宗嘗宴近臣披香殿 帝子趨庭揖在旁

皇子侍宴初至位恩日偕吉令揖左右臣僚

御舒長延畫景星輝明閨照

天光況 殿幄三雲遼簇 宮花五采章四曲漢歌

齊祝聖東溪有日重光

重暉海重潤歌曲凡四解九賓周衛盡班觴

又

奉宸班近殿中香 香案隸省人在金鑾日月旁 瀛州有金鑾觀

刻大齊水精為日月 殿中光

常有風雲在日月旁 漁藻君臣同愷樂露蕭遐迩荷

龍光已聞幼海歌重潤更得清風誦十章 三省極密皆再和凡

十篇嘉會古今應罕過未銷鐃西母白雲觴穆天子觴于瑶池西王母

歌白雲謠

次韻于瞻鑲院賜酒燭

暮召送客對浴堂歸來院吏寫宣牡郭醪獨賜尊常
滿龍燭初然流有香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
聲長百官班裏聽恩制爭誦雄文出未央

次韻孔平仲學士詳定次口占

多士盈廷待指南老枝何幸接徐嚴子亭護寶參高
精芽巧製自元豐漠、飛雲繞戲龍北焙新成圓月
樣內庭初啓絳囊封先春入貢來千里中使傳宣下
九重自省何功蒙上賜青蒿應為倚長松

再次韻

上尊百倍勝新豐御茗珍羞大小龍頒賚併蒙中使
降捧持猶見守臣封露芽輕嫩研香霞雲采纖農印
跡重拜賜頻繁何以報惟堅名節比寒松

送周尹郎中守梓潼

曾攜佳句使淮隅離合差池二紀餘旋見旁冠三院
貴晚陪丹地一臺居涪城又領銅魚契錦里先馳駟
馬車況是論年俱老矣送君因復動歸與

王都尉于及呂丞相挪溪圖詩見邀同作走

筆奉呈

愛君圖寫柳溪遊想像濠梁問子休正觀外私畫錄
有謝雉濠梁圖

漁釣每懷班嗣壑煙波疑在志和舟張志和自號煙
清時未易忘軒冕大隱何妨傲葛裘應笑龍鍾老朝
士飛翔高下似輕鷗

和題李公麟陽關圖二首

渭城悽咽不堪聽曾送征人萬里行今日玉關長不
閉誰將舊曲變新聲

三尺冰紈一絕詩翩翩車馬送行時尊前懷古閑開
卷見盡關山遠別離

次韻韓康公對雨即事有懷五弟

燕閒誰伴泛金蕉注想鴒原望況寮接客淺堂聊造
適優藩臨汝正逍遙齊名孟季須愛立一致夷門異

反招筆札文章俱第一風流今不數三蕭

次韻韓康公和曾令綽范景仁喜五弟改知
汝海見寄之什

許汝相望盡戟深裴劉慶唱遞篇酬兩忘出處俱安
節不得親疎共照心慕府尚傳詩寡和持国嘉祐中
韻川與晏公士林重誦斗牛收自史館告歸
唱酬甚多景仁省試北斗賦天下傳誦今復議詞賦

士子爭求其本追思五紀詞場舊何日達迎更盍簪景祐慶
與四公前後同場屋至今五十餘年矣雖出
處有異而老拙粗尔時得問訊亦云幸矣

次韻李公擇送新賜龍團與黃學士三絕句

紅旗筠籠過銀臺赤印囊封貢茗來社後三旬頒近
列須知鄧置疾奔雷

黃金芽嫩先春發紫碧團芳出焙來聞說採時爭節
候喊山聲動甚驚雷
團龍鏡未磨開覆新香滿座未試酌雲泉看餅
沫見丁公獨疑盞底有風雷
茶錄
次韻李公擇謝黃學士惠文潞公所送密雲
小團一絶
小團品外裹茶甚(杜牧詩云茶
公擇之甥)瑞草魁宅相分恩宰相來魯直
南省同僚得傳玩杲顧終日味山雷
諸君和雷字韻茶詩四絶勾外復有繕作輒
續二篇
團鳖總就貢綱催度嶺踰江萬里來共看雲
雪還如春絮動研雷鄣見李
詩
穀杯茗飲沃爵懷消盡醒醲爽氣來若使伯倫知此
味寧誇酒後不聞雷
再次韻
永示黃君詩
先春百品避東溪兩溪名龍
茶所出
曾掇茶經較勝來除却
黃家雙井白其餘布鼓敢爭雷
昨日納還公擇詩卷相次復示三篇不獨說
茶曲盡其妙加以敏捷不勞追攀輒罄鄙言
聊荅嘉貺
近聞朝客建溪回說得茶園次第來何事社前先
簇只緣春晚尚無雷今歲驚蟄差晚蒸復晴
驚等不暴長最為精妙

昔年叨預通閨籍會得紅囊貢茗來今日中臺重受賜回頭已度十春雷
吟君三絶重徘徊不復言詩爲昜來詠到茶中精絶處猶如筆下役風雷

律詩

三月十七日三舍人禮上慈集西省劉叔貢作詩貽坐客席上和呈

和胡完夫待郎再次前韻

陸農師待郎三和前韻

陸四和前篇仍有推奬鄙薄之句再次韻

荅胡完夫四和前篇

胡再示西省唱和詩特記曩遊過有謙屈率尔

賡次

陸又示第五和篇愈借益勤輒復酬荅

諸公唱和多記經歷之事因感昔游復同元韻
凡三首
重次前韻奉酬子開子由叔貢三舍人凡三首
鄭聖求承旨疊貽佳句過有褒稱無言不酬雖
復牽強以多為貴固已數窮
次韻劉叔貢舍人送駕
李公擇尚書見示出郊奉雩祀馬上口占七言
四韻走筆奉和
次韻子瞻從駕景靈宮二首
次韻王都尉團練押賜高麗歸使射宴贈館伴
舍人兼呈諸公

和門下侍郎東臺夜直見寄
和門下相公送駕幸太學
次韻陳元輿待制新懷州呂侍講見寄
答陳元輿再次前韻見寄
竊憶舊遊再賦一篇
走筆次韻察推見別二篇
和通判白同朝散見別三首
和劉明仲都曹見別
太平守梅學士隔濶累年會遇京口喜道舊故
次來韻
特枉篇章勉次來韻和之
大夫七弟有慶新居二百四十言次韻和之

七弟示詩後又改緣字為川字因再次韻

潤州襲修撰見招東園集會

發句来奉議見示唱和北山壯觀次韻三首

和吏部頓郎中赴陸尚書佃與諸同年因迎

招宗神主集班兩苑感舊見寄

廣陵芍藥盛開品目比舊又多累日與同官歎

賞不足因記嘉祐中吳大資来丞相唱

和有未盡意輒成二章

三月十七日三舍人宴集西省劉叔貢作詩

貽纓曉入鳳池西兩過重廊不踏泥禁掖英儔初拜

賜坐客席上走筆和呈

慶儒林舊侶許攀檻兩朝雲露陪嘉宴二紀塵埃愧

舊題四户對開參國論風流無復羨南齊

和胡完夫侍郎再次前韻見寄

荷臺相送兩掖西清塵自不間汙泥愚頑玉體同霑

醉坐蔟宮花任折攜幸接劇曹聯回選會觀大筆賦

三題因吟將相門生詠牛白聲名便欲齊

和陸農師侍郎三和前韻

主人滿酌玉東西坐客無辭醉似泥此日逢迎皆笑

語幾年南北歎睽攜早登龕難者先諸彦陸農師自西掖入南宮

合入謦坡試五題唐賢將入翰林皆先習雅道寂寥

今復掖士風一變始於齊制詔誥詩賦凡五題

和農師四和前篇仍有推奬鄙薄之句再次韻

敬輿平日始來西老拙方叨掌武泥初見魚龍起騰躍從陪鵷鷺共峯攜儒抹盛會霑恩飲雲閣新圖預客題是日農師出搨寫成殿將相模奏令坐客題跋更聽高談造名理人間無物不均齊坐中農師多談莊語

答胡完夫示及四和前篇

書名曾伏庚征西詞命宜封玉檢泥前日星垣同屬詠即時墨客已潛攜豈惟家集分門錄待郤居滿壁題更覽晉詞新石刻從來文體厭梁齊完夫蓋示親書河東二碑刻

胡完夫再示西老唱和詩特記曩遊過有謙

屈率尔賡次

當年覆實子亭西嘉祐四年三月殿試集忝覆考官宿次在景福殿水亭之西曾見春龍起蟄泥晚接官聯方喜幸老憂顛踣待扶攜入蘭遊霧濛薰濁激濁揚清望品題寔步強攀英俊躅終然驁驥力難齊

陸農師又示第五和篇褒借益勤輒復酬答

講序嘗登虎觀西禁書封罷武都泥前言往行推多識細管纖鋒不自攜信史已成知有法好詩頻寄更無題就中醉墨人偏愛應與南朝小謝齊

諸公唱和多記經歷之事因感昔游復用元韻凡三首

十年不到披垣西舊路重
邦直黃安中三舍人礼上
方再来而舊院改移不復
重近制舍人分預朝政九
興昔時事體不同門高共斗
驚陳迹欲和長言怯巨題老見諸賢雖縮忸不量
力尚思齊

又

朝直遥鞍早過鳳樓西兩
人共醉演綸雙筆客同攜
閣四字舊在院元豐中遷
入扉玉殿不得復見矣
院命翰林待詔
朱書牌額以賜

又

更識訓詞深厚意言成膏澤惠綸齊

平生南北與東西豈是揚波與汨泥晚入金門諸彦
接来同綺席賜尊攜時逢寵渥欣陪預老過風光懶
詠題共戴君恩何以報惟將聖壽祝天齊

重次前韻奉酬子由子開叔貢三舍人二首

都堂直北正衙西同日三賢拜紫泥供張府泉批勅
賜刊碑朱墨典籤攜姓名非夕金甌覆手筆他年玉
簡題制詔溫純詩什健若

又

公宴將闌日欲西酒酣揮汗汩如泥重陪警欸聽鏡
出仍得篇章滿篋攜直舍悦迷新戶牖賜書猶識舊
籤題中宴想于東廡見舊院所賜盥書盡在几案歡動久之

豈惟夢想鈞天路

更似聞韶子在齋

鄧聖求承旨疊貽佳句過有褒稱無言不訓
雖復牽強以多為貴固已數窮大雅旁通諒
無誚矣

召節來涇蜀道西遺思人尚樸青泥禁中手筆由裁
制天下英雄在掌攜公屢試知貢舉士審議金鑾應有記
韓偓承旨有金鑾密記登庸石刻崔元稹為承旨學士作
在是職者一十八而九拜參大政次年轉承入翰林是集內外
人論闔盛宴仙鼇會飛集翻五鳳齊

次韻劉叔貢舍人從駕

鼇頭星榜貴無清不似南宮散六卿總鍾揀華聲禁
直並時蘭玉占高名甘泉法送皆才傑皇祐孤臣獨
老生某皇祐中忝職館閣領博士之未數預祠事得陪送宮
若論宗戚亦霑榮某早蒙于瞻昆仲叙宗契貢
李公擇尚書見示出郊奉雩祀馬上口占七
言四韻走筆總和

雩郊幾夕見龍星盛樂初諧六變聲前四日按宮架大樂簴幣
禮同乾爵重潔牲人比玉壺清幕中閣辦通宵接馬
上新詩頃刻成精意預期甘澤應隨軒飛入鳳凰城
是月閏雨

次韻諸公從駕景靈宮二首

青鸞如跂萬緑匀地接璇流隔世塵三后在天歌下

武一人膺福見君陳珠旒漆幔懷露玉案年年侍
薦新廡下丹青逈侍列左趍蕭丙右甘棠
太清宮廟近蓬萊內號蓬萊宮而太清宮有列聖真像每歲朝享連日天
門六扇開萬乘旌旗衝曉過兩宮輿輦詰朝來城中
三水河通漢庭下千官棘映槐老稚扶攜同祝聖年
年常此望昭回

次韻王都尉團練押賜高麗歸使宴射贈館伴舍人兼呈諸公

通侯年少侍中郎主客名園滿國香賜酒九行勤勸
使一帆千里送吳航鳴弦屢奏前籌擲搞藻俄傳秀
句長吏輿詩箭相屬和驪珠穀百透函光事見元微之集外詩

和門下侍郎東臺使直見寄

五年班綴望夔龍曾托幃幪底兩風未路自於黃髮
老平時曾識愚頭公升沉不改交情見出處雖殊趣
舍同謾叩蕪音答高唱終慙下管應清宮

駕幸太學

和門下相公從

聖主恢儒率舊章首冬鳴蹕下膠庠生師褒博趍蠙
序文武端嚴列鷹行承詔敷陳商戍申執經環立晉
袁王三千學者多才秀定有同升孔子堂

次韻陳元輿待制新懷州呂侍講見寄

繕性雖知衆射標頹年無柰羽譙、渾懷新守紆高
旆寧海元侯駐景喬重景喬憶擬曹鞭渦水賦某早歲

興待制同官
屢有唱和　嘗陪戴席德陽朝英(侍講在迎邵齋變日)
聽餘論不復宇愁詠大招

答陳再次前韻
牛斗經年望建標恩聞行李度南譙(元輿自廬易杭)
至陵　仙舟復喜逢元礼(陸行由陰陽路)
成興卅尚勞分竹(俚藩朝)　飛御仍煩接子喬(已試演綸)
過不待招　(朝海沂避迎誠多幸變日相)

竊憶舊游再賦一篇
早見登龍奪錦標(守亳日元)　戀聯官契仕蒙(熙與知滁縣)　雕
章屢愛西京作(宰樹常論)　故國喬(久數)　相翔淹禁閤
方欣良直贊清朝(前篇謾約林泉訪秖恐群公賦反)

招

走筆次韻察推見別二篇

行藏無意但隨時不為人知我者稀(員)　殼蝸牛初就
舍馴鷗海客已忘機(絨收卷軸塵生蠹)　合和丹九(醴)
有衣藥損壞久冒寵榮無所補(敢煩泛事歎巍巍)
見吳志
陸遜傳

又

老愛詩書志益堅不成魚網謾臨淵幽居喜見新松
菊病目愁看舊簡編事任閑忙常自適心忘毀譽敢
求全知君有意論騷雅何日從容話極玄

和通判白同朝散見別

樂土民勤不帶牛觀農時得看耕樓隨聲下粟
臥閭思授紋思假祠宮摸謂之摟種老懃
晚菊盛開過江無竢五湖舟題興別東方騰逸詎肯相從
物外遊

和劉明仲都曹見別三首

二年爲郡樂刋坡喜遇豐年萬物和政拙未能觀水
薤氣衰時復詠煙蘿朱方亭下歸心速揚子橋邊別
淚多禁職祠宮容佚老晚榮恩澤更霑沱
久汙朝寵老非宜祿享躬閑不尒虧優詔還令使真
宣特恩仍免覲京師力疲都是垂頭馬志適何殊曳
尾龜年事已高心慮息山堂無俟德璋移

北隣有萬松嶺坐見京江四向
逃居隣有萬竇松公子所居北隣有萬松嶺坐見京江四向
峯形若橛株隨倚徙愁如積鑛漸銷鎔尚紆軒冕心
顏學但覺林泉興味濃若飲藥苗留待客時時竇友
自過從家山多藥牙可爲煮茶邀竇

太平守梅學士隔澗景年會過京口喜遣藩
故特枉篇章勉次來韻二首
老涔朝綬退方榮真室宮猶寓帝城中太一宮敢說丘園
蒙賁飾深慙轘瓚濫名聲安居幸已歸閒燕飽食將
何荅聖明珍重雕章勤獎借久要情好見平生

其二

學海儒珍昔所知于今刮目異常時蝸廬何幸紆千

騎螢燭多慙對九枝孤集僧鉢摘次書才贍雅塵毛揮辭狀清羸竹符芸省翻留滯可是青雲緩步遲

大夫弟有慶新居二百四十言次韻和之

勿謂衡茅陋門墻亦僅全山連京峴外水接漕渠邊喬木傍行列幽花晚秀妍子孫環舍後兄弟對齋前樹果非求息臨流靡察淵卜隣同晏宅任地得周廛城中多毛田地所居係兩秭往復康莊路過從鄉里賢招來三徑士見明山疏引一泉東園小池有泉水金谷雖慙石蠟廬寘傳已勝先焦烝嘗時享近香火道心處左右罔違皐緇褐與阡恩歸誠久矣到此是終焉藩援叢芳杞庭除遠碧鮮尚之南學遠休璉北印偏街柳長垂帶堤

揄未墜錢窓閑靖節徵梧老惠施眠去國魂勞斷銘恩骨待鑱幸安遂卢與烏用鐵樞堅刁嶺東隅見林莊幾世傳杉松高掩抱嵓麓勢聯綿綿太上名築多遺址經營信昔緣予營此居有年矣初惟得一山麓地基又買十餘契方稍完考其舊址皆南唐林太師仁肇家此今故園宅板築時猶浮舊磚予居有之信非偶然耳

毋勞借宮地數為茅屋而居便可入

寥天歌哭于斯室耕桑待有年誰知真趣在平地即

神仙

七弟示詩後又改歸緣字為川字因再次韻

幽棲新得地朴歸敢求全一畝真儒有三年近道邊

營衛(此居名)已三年矣鋤荒還見舊地麓乃是林太師舊宅革陋遂

成妍棟宇依嵓畔煙雲入檻前人非勝土未必每惧
冰淵州處来聞懿山居隔市塵軒窓橫列岫屏嶂對
先賢近造十屏畫昔賢事
迹以為座右之戒念昔初經始惟蘄遠水泉
立園亭待賓客宗廟貴為重叨真室處予
寄止霊先幸免霊臺寄後漢第五頡
臺中領隼旟再鄉里無田宅
死有新阡近亡室塋于彼
道腴甘淡薄食邑喊芳鮮士譽言功德僧談半滿偏
未從招隠客不費買隣錢謂刁景純輟地
坐宵寒龜殼眠圍紙帳藉相助欲以結隣
職恩良孝歸田志益堅秋毫知帝力清白自家傳吾
弟欣堂太上御名長言紀績綿恩親樂京口怀土限関川

江左步兵酒華陽小有天衡盃蠲痼疾行藥助修年
更有扶衰物隣家十八仙前日會王正仲家衆客評
飲之酒品有十八仙清而味美
不病

潤守修撰見招與左丞王公大夫俞公東園
集會賓主四人更無他客某頃為南都從事
值故相杜公與王賓客煥畢大卿世長朱兵
部貫馮郎中平同時退居府中作五老會一
日大尹廬陵歐陽公作慶老公宴而王畢二
公以病不赴中座亦只四人某時與諸僚同
與席末言念往昔正類今辰然自皇祐庚寅
迄今元符己卯整五十年矣撫事感懷輒成

七言四韻

曾覽祈公五老詩仍陪三壽燕留司今逢北岡開尊
日正似南都命席時喜奉笑言揮麈柄却憩裹杉倚
瓊枝定知此會入閒少白樂天詩云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定應無五
十年才一再期

發句采奉議見示與諸公唱和北山壯觀佳
篇因寓翻製老病久棄筆硯勉強口占小子
次韻奉訓

岡陵起阜崇花木露天濃襟帶湘泯水屏幃晉楚峯
地全居奧壘人不厭迎逢彷彿觀平遠分毫見括松
欲狀江山秀無如格律詩形容天際美假借筆端奇
注目臨滄近沿流北固卑不因篇詠見絶景有誰知

右和壯觀亭

蓍座乘分聖主憂仙箱嘗作北郊遊瓜田接畛尋期
會菊蕊浮杯阻獻酬壯觀風騷歸作者平山觀宴集
清流從茲淮海登臨趣樂事良辰屬二州

右和王崇禧寄揚州尚書

吏部頓郎中起陸尚書佃與同年因迎
哲宗神主集班兩苑追思昔預聞喜逮今三
十一年再至感舊賡唱長言遠垂寄示老病
讀之不覺感歎強次來韻以答嘉貺

集英親策除天人會見諸賢解褐中薦棘校文欽藻

思華林頒宴接車塵年光世故推移久士論朝咨寵
過新老病忽紆懷舊作長吟猶憶曲江春熙寧三年
集英放榜予時以知舉官侍立　神宗初御
宸前及賜聞喜宴再預班列
廣陵芍藥盛開品目比舊又多累日與同官
賞歎不足因記嘉祐中西臺吳大資與留守
宋丞相唱和二篇吳詩有不逐新奇爭世玩
却憐陶菊與莊樗之句宋答云松篁何意常
如舊閑倚霜空不肯凋意有未盡輒成二章
應是圓云降瑞精見壯丹賦舒元輿　散為穠麗徧邦域重包
疊蘂三春後賦臉豐肌百態生一自亳堂驅異品至
今花譜續嘉名都緣尤物多奇變豈為繁華逐世情

稟質由來自絕倫誰將巧思變天真鄭風譙贈緣情
密謝宇階翻得句新菊聚萬鈴攲大本松添七鬣竹
浮筠未知妍陋泛何辭等是生成一大鈞

前使遼詩

和國信張宗益少卿過潭州朝拜信武殿

和張少卿過德清憶郎中五弟

和張仲巽過瀛州感舊

和安撫王臨騭見寄

和王大觀寄張仲巽

初過白溝北望燕山

和仲巽過古北口楊無敵廟

和仲巽山行

和仲巽過度雲嶺

奚山道中

和仲翼奚山部落

過摘星嶺

和晨發柳河館懷長源郵舍

和宿牛山館二首

和題會仙石

和宿鹿兒館

和冬至紫蒙館書事

和就日館

和過神水沙磧

和土河館過小雪

和檀香扱

和神水館逢齊葉二國信

使回踏榆林侵夜至宿館 十二月十七日

和使回過松子嶺

和遊中京鎮國寺

和富谷館書事

和奚山偃松

和過打造部落

新歲五十始覺哀悴因書長句奉呈仲翼少卿

後使遼詩

奉使過北都奉陪司徒侍中潞國公雅集堂燕

會
饗忝使遼于今十稔再過古北感事言懷
行次奚山
同事閻使見問奚國山水何如江鄉以詩荅之
早行新館道中
奚山道中
過新館罕見居人
牛山道中
發牛山
契丹帳
奚山路
中京紀事
過土河
贈同事閻使
沙陀路
觀北人圍獵
胡人牧
某兩使遼塞俱值郊礼之歲今以至日到北帳
感事言懷寄呈同館諸公
初至廣平紀事言懷呈同事閻使
冬日北庭懷餘杭舊僚屬
契丹馬

北帳書事
廣平宴會
離廣平
山路連日衝冒西風頗覺行役之勞
發柳河
摘星嶺
虜中紀事
和國信張宗益少卿過潭州朝拜信武殿
夷裔陵邊久文明運籌高三冬馳日御一夜隕星旄
從此通戎賂于今襲戰袍威靈瞻廟像列侍寫賢豪
民獲耕桑利時無斧堠勞金繒比千檜未損一牛毛

和張少卿過德清憶即中五弟
平昔知君兄弟名籍隨廉茂策通經昆仲同舉進士
絕己傷荊木一枝折重過桐鄉雙淚零朝見鸛鴿詩
思苦夜聽鴻鴈睡魂醒近聞阮巷有才子異日軒昂
看拾青

和張仲翼過瀟州感舊
覽君關外感懷篇重到藩城倍愴然豈為宦遊無定
止却思世故易推遷流年忽復龍岡紀仲翼去高陽今十二年矣
急景仍逢鴈去燕物是人非重惆悵空餘陳迹吏民
傳仲翼近悼七過此故吏懷念
迎候因語舊愴然懷故吏
和安撫王臨騏驥見寄

十月河濱土未乾行人裹褐苦沾汗邊候領過旁紆
軫驛舍留連暫憩鞍義貫雪霜松操古氣陵星斗劍
光寒待君早晚功名就重約盧齋論隱栢
和王大觀寄張仲巽
內使名鄉話昔遊高談衒器氣橫秋邊亭一別嗟淹
久故眼相看重唱酬舊德朝端方見用仲巽清才閑外
若難留大觀腰間鞶綬頻加寵幾見新頭代故頭大觀自順
安守歲中移邊
撫再遷驥驟
初過白溝北望燕山
青山如辟地如盤千里耕桑一望寬虞帝肇州疆域
廣漢家封國冊書完因循天寶興戎昔痛惜雍熙出
將難今日聖朝恢遠畧優兵為義一隅安
和仲巽過古北口揚無敵廟
漢家飛將領熊羆死戰燕山護我師威信仇方名不
滅至今遺廟奉遺祠
和仲巽山行
天險限南北回環千里山客亭依斗絕胡地信偏憧
伴月驅行傳綠雲度故關林泉雖勝賞無柰曙寒間
和仲巽過度雲嶺
磴道青冥外躋攀劇箭飛朔風增凜冽寒日減清暉
使者手持節征人淚濕衣此時仁傑意心向白雲歸
冀山道中

山路縈回極險難才經深澗又高原順風衝激還吹面灑水堅凝幾敗轅車馬之患巖下有時逢虎跡踊馬前終日聽夷言使行勞苦誠無悌所喜殊方識漢恩

和仲冀奚山部落

千里封疆薊霽間時平忘戰馬牛閑居人處ゝ營耕牧盡室穹廬往復還

過摘星嶺

路無斤堠惟看日嶺近雲霄可摘星握節偶來觀國俗漢家恩孚一方寧

和晨發柳河館憩長源郵舍

君逢嘉景思如泉欲和懽無筆似椽山谷水多流亂石斾裘人鮮佩純綿服章幾類南冠繫星土難分列宿躔安得華風變殊俗免教辛有歎伊川虜中多掠雜居番界皆削頂垂髮以淂俗惟巾衫稍異以別番漢耳

和宿牛山館

山深孤館迥部落不成城夜永人無寐冬温氣自清

又

夷音通夏楚漢地接平營恩信今無外戎庭肯皆盟

孤村回望百重山使節相陪北度關休歎光陰懷往昔且看巖石自瀾斑

和題會仙石

雙石層稜倚翠巔相傳嘗此會羣仙繫風捕影誰能問空見遺踪尚巀嶭

和宿鹿兎館

胡人射獵取麞麌天慶仁心所不爲鳴角秋山少閑日標名郵館客慵窺

和冬至紫崇館書事

泰時迎長日殊方屢慶杯關山厭沙磧星斗望昭回月共寒更永風隨協氣來敬知王曆正候律應葭莩

和就日館

戎疆迢遞處載星行胡騎奔馳東大迎人向萬山峯外過月從雙石巔間生

三千里客舍今踰四十程十月五日出都迄十一日矣每念皇華承命重愧無才譽副群情

和過神水沙磧

沙行未百里地險已萬狀逢迎非長風狙擊殊博浪

和土河館遇小雪

薄雪悠揚朔氣清衝風吹拂毳裘輕人看滿路瓊瑤跡盡遵光華使者行

和檀香杖

鏤檀芬馥質緒裹擊玉敲金一串花自與麗妃親記曲後來傳玩幾人家

和神水館逢齊藁二國信

幾旬馳傳困風埃忽聽南韜病眼開千里胡疆難際
遇一封京信況同來論情不異聲授谷適意過於渴
望梅諛笑未終催命駕歸心雖切且徘徊

使回踏揄林侵夜至宿館十二月十七日

使還薦道趣南轅朝出沙陀暮水村夷落蕭踈人自
少胡天嘆悽悽日長昏鴈聞宿客驚如鬧馬識歸途去
似奔屈指開年到京關夢魂先向九重閽

和使回過松子嶺

石徑縈紆甚七盤披榛策馬上煙巒回頭却見臨溟
境千里猶如指掌看

和遊中京鎮國寺

塔廟矣山麓乘軺偶同登青松如拱揖棟宇欲騫騰
夷礼多依佛居人亦貴僧縱觀無限意紀述恨無能

和富谷館書事

迢遞歸馭指榆津日西風起塞塵沙底暗冰頻踠
道路冰凍多在沙底彼人
馬謂之暗冰行馬艱險百狀嶺頭危徑罕逢人客心
牢落偏多感天意融怡漸發春珍重詩箭饒藻思尊
栽風物見長新

和矣山偃松

亂枝轇轕翠陰圓倚岫垂崖盡偃然不為深根生觸
石定應高幹上摩天

和過打造部落

奚夷居落瞰重林背倚蒼崖面曲潭澗水逢春猶積
凍山雲無雨亦常陰田膴開墾隨高下樵路攀緣極
險深漢節經過人競看忻忻如有慕華心

新歲五十始覺哀悴因書長句奉呈仲冀少卿
始哀心事自堪嗟但覺時光似轉車白傅開經五秩
淵仲尼學尚數年加員薪筋力誠難強報國功名事
轉賒若問信書何所得樂天知命任生涯

後使遼詩 熙寧十年八月自國史院被命假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充大遼生辰國信使十月三日進發明年正月二十八日還闕道中奉和成詩以紀經見之事凡又錄之歸

甚奉使過北部奉陪司徒侍中潞國公雅集
堂宴會開懷縱談形于善謔因道魏收有通
峭難為之語人多不知通峭何謂宋元憲公
云事見本經益梁上小柱名取有折勢之義
耳大人多用近語而未及此輒借斯語抒為
短章以紀一席之事繕寫獻呈

高燕初陪聽拊鞸清譚仍許奉揮麈自知陋趄難通
峭不比淳于善滑稽舞奏未終花十八酒行先困玉
東西荷公德度容狂簡故敢忘懷去町畦

向來使遼于今十稔再過古北感事言懷
呈同事閣使西上閤門使吳州刺史姚麟

曾到臨濱已十齡今朝復忝建旟行正當胡虜百年運又過秦王萬里城盡日擾鞍消鼙鼓通宵聞柝柝風聲自非充國圖方畧但致金繒慰遠旽

次行奚山

奚山繚繞百重深握節何妨馬上吟當路牛羊眠蔦草避人鳥鵲噪寒林羸肌已怯氊裘重哀鬢寧禁平旦霰雪侵獨愛瀑湲溪澗水無人知此有清音

同事閻使見問奚國山水何如江鄉以詩荅之

奚疆山水比東吳物色雖同土俗殊萬壑千巖南地有偏舟短棹此間無因嗟好景當胡國却動歸心憶具區終待使還酬雅志左符重乞宇江湖

早行新館道中

經旬霜雪倦晨征重過胡疆百感生日上東扶千嶂影風來空谷萬號聲人心自覺悲殊土物色偏能動旅情況是天恩懷憬俗不妨遊覽趣嚴程

奚山道中

擁傳經過白霫東依稀村落有華風食飴宛類吹簫市逆旅時逢煽竈翁漸使犬羊歸畎畝方知雨露遍夷戎朝廷涵養恩多少歲歲輶車萬里通

過新館罕見居人

引弓風俗可傷嗟滿目清溪與白沙封域雖長編戶少隔山才見兩三家

牛山道中耕種甚廣牛羊遍谷間之皆
漢人佃家
農人耕鑿適窶疆部落連山復枕岡種粟一收饒地
力開門東向雜夷方田疇高下如棋布牛馬縱橫似
谷量賦役百端閑日少可憐生事甚茫
發牛山朝發牛山路回遠終日
南行至暮又北趨宿館
山坂縈紆道阻長數程行盡崖尚相望晨裝方指南高
外館南一峯最高被宿館還趨北斗旁既乏遠謀懲
人謂之南高山
肉食空將哀鬢冒寒霜却尋十載曾行地風物依然
土境荒
契丹帳鹿兎館中見契丹車
帳全家宿泊坡坂
馬牛到處即為家一卓穹廬數乘車千里山川無土
著四時畋獵是生涯酪漿氊肉誇布品貂錦羊裘擅
物華種類益繁人自足天教安逸在幽遐
窶山路出窶山路入中京界道
行盡窶山路更賒路旁時見百餘家風煙不改盧龍
人物亦衰多
俗唐盧龍節度使廛土猶薰海沙朱板刻旗村肆食食即
俗薰狨契丹貴族之家車屋以青氊覆之皇恩百歲
門掛木旗青氊通幰貴人車
刻朱旗
加荒憬物俗依稀欲慕華
中京紀事 十一月十六日到中京未經苦寒
天氣溫煦幾類河朔行人皆知學
幸紀事書呈
同事閣使
東朔本是苦寒鄉況復嚴冬入虜疆一帶土河猶未
凍數朝晴日但凝霜上心固已推恩信天意泛茲變

燠暘最是使人知幸處輕裘不覺在殊方

過土河中京北一山最高土人謂之長哄山

餘里則奔注漲漫至冬冰厚數尺

可過車馬而冰底細流消不絕之東才可漸車又北流北

長哄山旁一水源北流迤邐勢傾奔秋來注兩澥郊

野冬凌層冰度輻輳白草悠千嶂路青煙裊數

家村終朝跋涉無休歇遥指郵亭日已昏

贈同事閤使

山路盡陂陁行人陟險多風頭沙磧暗日上雪霜和

草淺鷹飛地冰流飲馬河平生畫圖見不料再經過

上澤陂陁路轉艱陁輪催馬苦難前風寒白日少飛

沙陁路二十三日入沙陁路行馬頗艱

為地迥黃沙似濺川結草枝梢知里堠放牛墟落見

人煙從來天地絕中外今作通達近百年

觀北人圍獵

予曰道吹小圍日北人以百騎放謂之羅草終

上為大圍則所才獲兎數枚頗有悔色頗謂

獲甚多其樂無涯也不足觀常時千人已

莽莽寒郊晝起塵翩翩戎騎小圍分引弓上下人鳴

鏑羅草縱橫獸鞅韝畫馬今無胡待詔騎圖乃唐胡世傳陰山七

環創造後人多模搨及別為變態然皆不及舊製

是逞禽地一眼平蕪接暮雲

胡人牧羊以千百為羣縱其自就水

射鵰猶惧李將軍山川自欄栅而生息極繁

牧羊山下動成羣嚆草眠沙淺水濱自免觸藩羸角

困應無挾策讀書人穫裘冬獵千皮富湩酪朝中百

品珍生計不羸衣食足土風猶似茹毛純

某兩使遼寮俱值郊礼之歲今以至日到北
帳感事言懷寄呈同館諸公

兩泰臨漢使俱逢泰時祠國陽隨仗日塞外抗旌時
盛礼群公預卉心萬里馳周南歎留滯何似異方悲

初至廣平紀事言懷呈同事閤使

雙節同來朔漠邊三冬行盡雪霜天朝飡遽酪幾分飽
同事常言修養法行路飲食不生病
生少睡雖三鼓就枕至五鼓瞑矣不復瞑矣光景不停如轉轂歸心難遏似流煙

漢將薄宮同羈旅奔走何時是息肩

冬日北庭懷餘杭舊僚屬

曾約尋山春水間越江吳岫遍留連沙頭寺院看花日
湖上摟臺試茗天酒後歌呼常薄暮風流雲散忽經年

東胡萬里相望處滿眼荒郊倍惋然

契丹馬二人而已鞍具亦簡陋終日馳驟而力不困之
契丹馬壯健而善走從則旋驅策向用銜轡故也
諺云一分銀十分騎書漢人戶亦以牧養多少為高下
騎不中法相蹄毛俱不剪剔云馬逐性則滿眼荒郊倍惋然
契丹馬壯健而善走從則旋驅策向用銜轡故也
諺云一分銀十分騎書漢人戶亦以牧養多少為高下
視馬之形皆不中法相蹄毛俱不滿生蓋繁此養馬法也

胡林養馬逐菜蒿授皁靜無出入勞用力已過東野穫
相形不待九方皐人知良御卿評貴家有材駒事力豪
略問滋繁有何術風寒霜雪任蹄毛

北帳書事到會同館晚夕大風沙塵蔽日倍覺苦寒赴行帳之夜屬風頓止晴和可愛

北海蓬氣怒號厲聲披拂晝慘宵重沙漠連空
暗四向茅簷捲地飄與日過河流水涸行天畜物窒
雲遥北中久旱旺冬無雨雪輶軒使者倫蒙福風駕陰霾斗頓
消

廣平宴會 禮意極尊雖名用漢
儀其實多叅夷法

胡中宮室本穹廬暫對皇華闢廣除縮曲桓墻都草
創張旃帷幄類鶉居朝儀強效鵷行列享礼猶存躰
薦餘玉帛係心真上策方知三表術非疎

離廣平温暖北 十二月十日離廣平一向晴霽天氣
和煦所 人皆云未嘗有之豈非南使
致耶

歸騎駸駸踏去塵數朝晴日暖如春向陽漸喜聞南
鴈兒背何妨効野人度漠葸程閑鼠竭擾鞍濕睡側
烏巾窮冬荒景逢温煦自是皇家覆育仁

山路連日衝冒西風頗覺行役之勞

却到深山嵗已殘西風連日作晴寒塵埃季子貂裘
敝憔悴休文革帶寬往復七旬人意急崎嶇千險馬
行難三關猶有燕山隔安得陵空縱羽翰

發柳河 十二月二十七日早發柳河躡程山
路險增可懼因見舊游宛然如昨

清晨驅馬兩崖間霜重風高極險艱前日使人衝雪
去今朝歸客踏冰還道旁榛莽樵蘇少野外汙萊未
殘月捲東山

摘星嶺二十八日過摘星嶺行人相慶云過此則路漸平坦更無登陟之勞矣

昨日才離模斗東今朝又過摘星峯模斗摘星二嶺名

坐困千騎馬一行二行行漸遠

百舍畏途經歷盡三冬出山漸識還家路驟御人疲軀喜動容一云行行識還家路

虜中紀事虜中飲食風物皆異中華行人頗以為苦紀事書呈同事閲使

夷俗華風事事違矯情隨物動非宜腥膻膏膏皆遍繁促聲音聽自悲沙眯目看朱似碧火薰衣染素成緇退之南食猶成詠若到窮荒更費辭

蘇魏公文集卷第十四

挽辭

慈聖光獻皇后七首

宣仁聖烈皇后五首

濮安懿王夫人二首

中書令程文簡公三首

贈太師中書令王公三首

贈太師中書令王公五首

錢起居二首

司徒侍中杜正獻公三首

侍讀給事王公三首

贈吏部尚書建安郡正肅吳公三首

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右丞李公二首
觀文殿大學士刑部尚書贈左僕射兼侍中劉
公三首
宋中道都官二首
致政少卿邵公二首
彭城縣太君二首
彭城郡太夫人二首
贈大理寺丞陳公一首
致政少卿邵公三首
尚書祠部郎中大理少卿鄒公二首
僕射文莊高公二首
尚書祠部郎中大理少卿鄒公二首
秦國太夫人二首公偪相
王子直二首
司徒侍中賈魏公二首
蘇明允二首
王侍郎二首君玉
廣東轉運張公二首
歐陽文忠公二首
駕部郎中畢公二首
國史龍圖侍郎宋次道五首
朝議大夫致仕張公二首仲孚
留臺賓客李公二首

致政侍讀孫曼叔二首
司空贈太傅康國韓公五首
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公五首
蜀公范景仁二首
知樞密院孫溫靖二首
太子太保致仕李公二首
太子太保贈司空馮公三首
秦國夫人二首
開府儀同三司鄧公三首
宣徽南院使太子少保致仕李公二首
中書侍郎贈銀青光祿大夫傳欽之三首
龍圖閣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滕元發二首

慈聖光獻皇后七首
內德方孌茂徽音比似超詣謀二聖託燕處兩宮朝
功被人間滿神歸帝所遙窺、光獻策萬世配仁昭
晨夕東朝路鑾輿問寢興蟠桃未再熟羽駕忽西昇
逝水還天漢流光下玉繩聖心哀罔極時望永昭陵
帝室深攀慕仙都去不歸悲涼虛水殿彷彿見銖衣
難復金龍駕終開白獸扉西郊三百里雨涕萬人揮
越從景祐至元豐儼極坤儀四紀中復辟先朝尊啓
毋助勤瘝旦廣堯聰深居高拱收淵默盛德成功絶
比隆太史方修長信注續詩應首二南風
冀王陰德在高門南院功名燕後昆慶衍魯沙鍾聖

女尊居東殿見神孫紀宗新廣宣平第尚主重開沁
水園自昔后家稱累盛誰如終始六朝恩
初頒遺誥大廷中百辟悲號四海同過越喪期天子
孝便蕃恩澤外家豐橋山弓劍開萬寢原廟衣冠入
閟宮玉輦三元朝象帝年長慕闕門東
亭太上御名依然揭大椿宮闈無復駐磁輪清衆念切承
顏日長樂悲深奉質辰六御驂騑開道路五陵松栢
慘風塵周南舊老偏摧感魯是初元奉策臣熙寧二
殿上尊策臣年文德
預行事官

宣仁聖烈皇后五首

辰極閟軒輝天人霞玉衣兩朝臨大寶太皇太后在
神宗末年已

聽政御名九載運璇璣永卷私門絕通闈外族稀舊鑾崇太上
昭徽音繕任如至治協黃堯崇
慶總虧膳延和遽罷朝千官號慕處聲動九重霄
避殿尊先后垂帷祐聖孫憂勤萬機政聽納七臣言
功載生民詠神遊永厚原鴻名邁四德難盡贊坤元
六月固山葵三年率土哀風雲金殿暗霧露石門開羽
衛環神岳衣冠返帝臺悲涼九廣禮不見大安回
元嶲臨朝日群賢輔政辰孤臣趨南國再命入洪鈞兩
露恩滂渥消埃報未因守藩垂老恨無路從雲輧

濮安懿王夫人二首

國卻留慈範皇家肇慶基思齊京室配祔廟濮園祠改
卜三川兆尊名一品儀礼隆由聖作萬世仰洪規
大電光流慶歸雲去莫攀千齡悲逝水七月會圌山陵
闕乾坤壯岡原肇洛環王家傳爵土世、奉神班

中書令程文簡三首

邦國藩宣老階符陟降賢朝方尊舊德天不畀遐年
勲載奉常誄神棲京兆阡悲笳聲未斷壟日下虞淵
星墜寢門夕歌興夢莫時騎箕良弼去罷社國人悲富
貴驚川逝功名白日垂銘旌應金石刻無愧伯喈辭
都門簫鼓動哀音丹旐西歸詔祖臨故府警裾空隨
流高原松檟已成陰藩朝宣力由忠蓋冀賜書功映

古今他日甘棠知不剪

贈太師中書令王公二首

族茂仏緝系恩陰帝渚姻兩朝全寵遇一節貫忠純敦
悦眧儒術冲和味道真樞庭十五載當宁倚良臣
汾曲名家相國孫翊登樞鉉繼承恩旂章礼秩連三
府褒賜功名載一門棺飲衮衣衾冊異路驅班劍葬
儀存清規素履知無悔金刻雄文賁九原

錢起居二首

地席賢王寵官分右掖司文華天所賦政事吏為師
始見良言進俄驚哲士萎平生公輔業所賴聖明知
制策詞科世得賢諫垣書殿總為聽皇懷討奏名茲

議卅展書箴著舊備朝許臧孫為有後人嗟賈傳不
遐年一門盛美時難及家學于今令子傳

司徒侍中杜正獻公五首

具美生名世慰工職代天規抚在臺閣風采著藩宣
大議方尊老清時遽喪賢無言桃李感聞者共潜然
任重嘗當國功成急引年榮華脫羅去名節掩棺全
天老宵驚暗高陽舊里空泛舟下築東畿謝事還冥鴻高蹈軌能攀朝廷寵遇三公
礼園館優游十載閑此日精誠騎列宿他時歌詠嘆
頹山慮終不及傳家事獨有忠言貢九閽
几杖初来宅次睢孤生泛此被濯知翹材館盛親師
益緑野堂開奉燕私恩紀難忘空閒滯緒言如昨重
銘肌渙陽關此一字相無因字

侍讀給事王公三首

當代儒林老誰知蘊學精典章推練達經術號通明
簪豪何時去堂坊一旦成漢庭傷賈傳仕不至公卿
禁序方尊寵雍容侍紫宸恩驚疇昔夢遠失老成人
史蒙留天閣銘旌去國闉龍門實友散揮潸想遺塵
經幄咨嗟舊學臣謀章追冊兩優恩平時寵禄由稽
古不朽聲名在立言馳馬嘶鳴還故國素車奔走送

高泉諸儒師表今亡矣惟有清風懷後昆

贈吏部尚書建安郡正肅吳公三首

間代生人傑高文擢儒科立朝風采峻臨郡惠慈多
勲業傳青簡音容逐迅波百年誰不至與善果如何
疇昔商楹夢吁嗟魯鳳哀清朝桄隆棟多士失元龜
墳闕開京壤惟旌出洛師孤生懷舊感西望薄交順
他日容臺議功書預討論遺直將誰繼清風想尚存戢棺何所恨牖下史魚言

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右丞李公三首

西李風流遠中朝族望幽寵榮三學士試守六藩侯
不見登時棟還驚失夜舟平生嘉名理一致視浮休

儒雅名公子承平輔相孫臺儀尊右轄世職重高門
富貴今如夢便蕃殁有恩追英前席地無復進嘉言
歲晚輶軒道神歸嵩少原百年封域廣三品奠儀尊
笳迎風急帷裳蔽日昏洛人應蹔淚幾世見銘旛

觀文殿大學士刑部尚書贈左僕射兼侍中
劉公三首

特起來南國登庸歷宰卿立朝弦載直遇物称如平
一夢榮華盡千年封遂成秋風暮江起悽咽逝波聲
星隧寢門夕鵬来州舍哀人悲喪遺愛帝夢失良臣勲
業經綸遠文章氣韻新從兹犹棠故里宸筆鏤堅珉
蚤歷平津館嘗蒙飽叔知笑言忘位貌論議切箴規

豈悟三秋別遂成隔世閑英風今已矣遺恨滿江湄二首

宋中道都官

儒雅名公子風流粉署賢精神清比鑑論議直如弦
朝已期登俊天胡不畀年永懷三友益一慟寢門前

文章微婉氣清道議論精通學贍優方見璠璵為國
器恩經蘭菊隕霜秋夢中應講陰堂與天上須列白
玉樓聞道遺編已成帙何人列上載蓬丘

致政少卿邵公三首

屢試循良政薰猷稚幹裕才惠和綏列郡風績振行臺
始見彤襜去遄驚畫翼回甘棠猶蔽芾高隴已崔嵬

江左推華胄朝端挹老成宮登九寺貴跡寄五湖清
治行當年立家聲繼世榮書林有賢傑名德豈懇卿

吳苑新開第都門遂掛冠哦聞曳杖歎未適散金歡
舊跡餘三徑高風戴一棺只應名不朽沈誌史臣刊

彭城縣太君二首

封邑從夫貴傳家嗣子賢初聞教與去忽愴壽宮遷
樹隱長平外川流濩澤前高門餘慶在足以慰沉泉

壽考人間福賢明閨內宗銘傳史官筆墓遠故鄉松
雙劍歸還合南陵養莫容登堂曾拜客愴悽望新封

僕射文莊高公二首

學術儒林老人流國士尊立朝惟直道寤主有嘉言
高議留帷幄清風遺子孫音儀嗟日遠隧路閟東原

寵祿功名孰與同平津儒者仕三公前言往行通今古素節清規壹始終嚴廟抗傳風乘盛燕堂俄愴笑談空從秉操尚人知少獨有遺愚在聖衷

尚書祠部郎中大理少卿鄒公二首

早日文章譽他年法令師宮終建尉府葵用貳鄉僚參佐征南畫衮矜讖獄詞平生經濟學不愧伯喈碑

公墓刻端明蔡公之文

齎志齡雖趣傳家德已流里門開馳馬子舍直鼇頭不見車茵貴頻加綬冕優蕭笳歸葵處聲斷漢江秋

彭城郡鄭太夫人二首

班叙山東冑鄉閭建業城有家歸吉士泛子尸留京望郡疏封美黃堂侍膳榮終爲貴與壽無一憾平生

他日虧常膳呼醫走數州初欣藥瞑眩俄痛疾弥留子舍終天恨都人挽紼愁春風汝陰道貴母葵新丘

贈大理寺丞陳公一首

隱德稱鄉閈清風遺子孫未榮三釜祿先逝九原魂葵得眠牛地家閒納駟門足令來者慕信有教忠言

留臺竇客李公二首

奕世儒纓冑清朝翰墨臣裁成五色詔出擁兩朱輪相署分曹佚銅樓拜命新如何止中壽志未展經綸

當年開府鎮金陵賤子嘗蒙國士称俯仰緒言猶在耳齎咨遺恨遽填膺人亡歌梁木空傷魯兆啓佳城欲

葵滕引紼都門時一慟悲風悽咽更難勝

秦國太夫人二首 昭文宮相公母

象服朝儀貴封君國壤陪泛夫乘五馬見子躡三台
靜樹終難止東波遂不回棘欒吾相慕行道有餘哀
上宰陰恩礼中閨集寵光膳蘭金劈味衣綵衮龍章
不見文軒駕遄驚薤挽鎒哀慈均愴卹臨宴轂清觴

王子直二首

嗟若時之彥懷哉昔並遊十年追几硯一別見墳丘滿
目皆陳迹傷心未白頭風流何處盡頼水去悠悠
逝者日云遠人情尤感傷素車來隧路莫哭起高堂
集紀論才備阡銘叙事長交兄成雅志不朽是文章

寄委頭承寵經營未盡才方涇輿轎去忽逐逝川回
返葵京阡遠遺思粤俗哀人知有餘德嗣子躡閨臺
歐陽文忠公二首并序某到東陽累月不聞
中朝士大夫新作頗有孤陋之歎忽得頼上
故人書録公會老堂唱和詩詞為采遠方見
之不勝企聳輒遍和以寄獻未幾聞公訃音
且思昨寓書時乃公夢謝之月因愴前事作
哀辭二篇以述感舊懷德之思焉

道縗三千子文高二百年朝廷得王佐經術有師傳筆
削書總就弥綸志未宣平生思頼事條忽啓新阡
早向春關過品題縗涇留幕被恩知何期瀫水緘書

日正是椒陵夢奠時感舊緒言猶在耳愴懷雙淚謾
交頤誰將姓字題延道共立門生故吏碑

駕部郎中畢公二首

世德公高裔家聲相國孫丞相文簡嘗自稱公高之裔見于私記 歸儒
成吏事訓子服忠言道直躬難進流長慶有源推牛
方迈冀納駟已高門

早仕潛郎省通才適世賢衣冠推吉甫州郡載遺思
喬木陲山外陰堂洛水湄令名千古在沈刻爭臣辭

國史龍圖待郎宋次道五首

臺閣三朝舊綠綸載世承早年欽妙譽末路愧同升
論議無吾問文章豈衆能二經垂絶筆天喪沈吳興

司徒侍中賈魏公二首

仁聖陰儒有漢風平津經術位三公君臣契合千齡
際文武名尊二紀中再謝貂蟬深畏寵屢提龜虎不
言功一朝賓客銜悲散寂寞迎賢閣向東

大邦開國賞元勳秘殿陞班寵舊臣公鎮北門日以
遠開安國還朝納旄鉞出師助平貝壘仁宗特置
觀文大學士班同宰相以寵異之 餘味幾年調鼎鼐
勇升青阿日畫麒麟千官祖載都門外駟馬嘶鳴頻
水濱已見刊碑隧路無窮墮淚淚故州民 公再鎮許田
蕪封本固

蘇明允宗文二首

觀國五千里成書一百篇人方期遠到天不與遐年
業逢知己文章有衆賢未終三聖傳遺恨掩重泉

嘗論平陵系吾宗代有人源流知所自道義更相親
痛惜才高世齎咨涕滿巾又知餘慶遠二子志經綸

王侍郎二首

四紀文章老三朝侍從賢安車初就第華髮未垂巔
道峯留藩翰才豪付簡編風流一朝盡士類共潛然
獻賦初從誰海來漢皇欣得馬鄉才綵綸誥命追三
代山水歌辭冠一臺甲第圖書遺舊迹壽原松栢長
新栽故州民吏餘思遠畫翠淒涼難唱哀

廣東轉運張公二首

清白家傳業中和吏蜀風一門臺閣仕入使弟兄同讞
議民無訟均輸國不空賦勞終損壽勤事有遺忠
接武由童冠論年並已庚切磨三友益終始一交情少
別才經夏何言遂隔生空深寢門慟不見總帷旌
告臥春明日宍逢本命年英靈百人敵奄忽一朝捐

學嗣子復能傳

前日聞君撤琴初傷心悲憤不能舒平生勲叔偏知
我垂老莊龍獨棄予人物風流今已矣交游零落痛
何如泛茲道義誰相告每欲臨文輒廢書

君嘗翻豁更三已我亦遭迴再下遷趣舍既同高誼
在升沉雖異素交全斤泛質喪知何用蕙為芝焚亦
自憐重詠十年情味句吁嗟生意轉脩然次道送予
杭詩有

十年情味與
君同之句

朝議大夫致仕張公二首

清修聞校議慈惠布州蕃奉使功雖最遺榮道未尊
卜居隣楚澤反葬近秦源自得尋真趣高風世所敦
公壽修春致政政甚早
年八十精力不衰

憶寓龍陽館曾陪布素遊登朝俱老大分祛幾春秋
脫屣追三景遺衣復一丘無因駕車送感舊涕雙流
予稚齒隨親寓武陵接公
後同在朝列今幾五十年

致政侍讀孫蔓叔二首

秘殿除書降經筵特詔開未聞陪幄議恩起莫楹哀
卜塋青鳥兆臨喪白馬來平生我投分洒淚向天臺

某忝天官
寔繼公後
英祖修官日先皇出霞年甘泉方授職少海纔登賢
望積公台久恩涇誄冊宣遺恩滿京邑會議市租錢

司空贈太傅康國韓公五首

厚重資天粹忠清襲世芳周臣言謗、漢相貌堂、見
象中台折禍時一鑑亡罷朝仍制服卹礼孚公王
前日崇明路初聞撤瑟時兩宮馳道哭三市輟舂悲
精爽騎箕尾功名載影旂誰修鳳池錄直筆載蕭規

文物衣冠萃一門如公終始見興言三登慶曆三人
公慶曆中舉進士自秋賦
第泊礼闈及廷試皆在第三四入懋寧四輔尊公懋寧幼
自副樞遷參預拜首相六
年再為史館北面命輔相繼世拜封前及後並時當

政弟連昆漢表揚與唐蕭杜更有清風在裔孫
甲第初開汴水陽安車歸浸躰罘康交游款密情無
間尊酒歡娛興未忘懷舊每論場屋事傷離為惜賴
川裝朝來重過里門外感物思人淚數行
六紀增年福未涯三公歸第寵頻加達逢兩木宮雖
怕二月中屢夢已嗟中祀牲牢開祖道太
有未稼賢值辰年
常鏡吹送雲車傷心前月登門後臨別殷勤脫手華
某二月九日謁公、再三話平日相從之事久之又
云此行恐不再相見
勤重後一月聞公不果歎別既而又脫手筆意益
不起悲傷尤切

首

司空平章軍國事贈太師開國正獻呂公五

二聖臨熙運元精降佐臣人承太嶽裔生在敦頤祥
辰六紀登遐壽三期秉大均公在三年相還騎箕尾去仍
值在蛇春

運偶千齡且家傳萬石風五朝京兆尹文靖公乾興
昆弟相繼至今文穆公文靖公並以中尹京後公
三世大司空文穆公三世登台司致主唐
虞上論經伏鄭中公義百篇又稱極有益于學問生鍾
維嶽葬復近神崧公塋在新鄭神崧里
首建司空府前臨魏闕門特留黃髮老對直紫微垣
故事傳臺閣清風遺子孫四方桃李滿不待史官言

漢代明經相唐朝鎮俗賢時方尊長孺天遠奪公權衮
冕頒新隧笳簫入故阡文成內外服二美冠周篇

自歎羈屯世少同平生知己莫如公早參直諒多聞
毅晚入坯陶一器中存磏礪交情成契濶暗言名理謾
研窮追思五十年前會已識河東父祖風景祐四年
對公與故吕黨徽纘叔每相期于場屋
始獲拜接當時流輩皆知公輔之器
蜀公范景仁忠文公四首

雅麗文園令深湛稱大夫初為蜀詞客終作漢真儒榮
遇封公爵歸休織禁塗途時致君事自與二賢殊
仁祖倦勤日公居獻納司累朝論国本三接歎忠規未
詹經綸業空留典冊詞二名彰美行千古有遺思
追憶詞場舊交游四紀餘。編年途絶筆公修仁宗實
當進大樂書蒙録成遷秩某忝
制議樂見成書以副本為傳
恩愴題丹旐無由走
素車傷心寢門慟南望淚漣如
歲在龍蛇會思賢屢感傷未收空土淚又送蜀公喪
公與吕司空士類將安放交情何日忘共傳金石刻
俱是大文章

知樞密院孫温靖公二首

位冠樞幾輔名高羽翼臣一言會寤意四近久同寅丹
旐都城遠青松隧路新回瞻裕陵道想涇屬車塵
曩昔消搖曳杖時鑾輿臨哭涇宫悲三朝弼亮推公
望一品哀榮享葬儀陪幄謀猷存故事出藩慈惠有
餘思伯喈辭刻雖無愧還作鄉人墮淚碑

太子太保致仕李公二首

衣冠元礼襜帷龍門旋鉞而平奕代勲官是唐家貴公
子名高漢室故將軍四朝人地推時望十載立園脫
世紛國器幡然臨擊殞齋咨遺事謚傳聞治平中公
召將有進用自相臺被以疾而止
子孚論先友文閎一字憶雅年一時陪俊傑四紀奉周旋
蘭玉高門盛松筠晚歲堅風流今已矣盛舊獨潜然
景祐中先人在朝與公相接某因獲拜挹前
歲奉謁公道舊勤至一聞公訃悲愴累日
秦國夫人二首安樞窓毋
毋儀兼婦徳訓子復宜家舊宅隣三徙新恩副六珈累
茀榮養久八秩享年遐宗族称賢行詵詵福未涯
大国膺朝寵樞庭慰毋慈生為命婦首朝惟夫人為
毋在行殮用貴臣儀夫人在恩賜水銀龍腦鈴緘傳哀閨金扉卷
賛祠攀車泣公輔行路共齎咨
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馮公三首
特起来湖海詳延入儁科三登褒然首再續喜哉歌
巖廟勲労積藩宣恵愛多超遥脱縶去誰嘆逝川波
清潤慈明玉汪洋叔度陂不憂仁者壽早作哲人蓌黄
鵠歸無日青烏葬有期陰堂介邢窓相望國僑祠
皇祐登瀛日同升愧妾庸皇祐中予與公同召試入對我年先一
飯君學富三冬久要平生好分携晩歲逢無因素車
去執紼望立封
尚書左丞贈開府儀同三司鄭公三首

氣縕江山秀人如圭璧溫一登文名陞遠直紫微垣
公暇亭初召試除館職未久直舍人院論議中司見謀猷內制存公稼
宿儒譽重老上金門未正階梱位先登省轄榮帝方咨傅野天遺奪揚公
敷冕恩褒德簫笳礼送終淮瀹故人關此一字一慟向西風

貢部掄才選高風素所欽方聞二道策公嘗上賢良策以罷舉不
試獻納百官箴榮滯登台晚周爰注意深有時無命
嘆遺恨古猶今

中書侍郎贈銀青光祿大夫傅欽之三首

貫傳少馳譽平津晚遘時生賢不俾壽造物孰能知
故事留烏府清規載鳳池上思揚綰直當宸屢嗟咨
璞玉渾金量經邦論道賢肯形真間氣委蛻歛終天
總帳扉公莫慟書奏世傳云誰哭之慟慶曆元年中
平生出處與迹通五十年中事同晚歲金門陪末
議一朝華簪見將終晉賢已失蒼生望魯國還嗟我
道窮哀病無因送歸耦商聲聊復寄深衷

龍圖閣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滕元發二首

逸氣雄詞昔自將文場獨立見軒昂飛騰正近煙霄
路獻納嘗依日月光去國丹心那易折臨州惠愛想
難忘蓋棺未畢經綸志精爽猶應在帝鄉
大器何妨更晚成當年師友盡豪英高談每及功名

際壯志元無寵辱驚天上玉樓須作記人間白日覩
佳城鬱心宿草東吳路雲水淒涼萬古情

蘇魏公文集卷第十四

蘇魏公文集 卯

蘇魏公文集卷第十五
冊文
仁宗皇帝謚冊文
立皇后冊文
奏議
立家廟議
議承重法
議學校法
議貢舉法
仁宗皇帝謚冊文代曾魯公
維年月朔日甲子孝子嗣皇帝臣名謹再拜稽首言

上海圖書館藏

臣聞炎軒之蹟不一而帝有神黃之稱戊丁之王繼興而廟有中高之冠矧夫世紀寢遠軌迹相沿非顯號無以彰厥功非鴻名無以昭有德是曰大法詎可闕焉伏惟　大行皇帝潛哲温恭高明博學生知之性表于冲年君人之量發于事業愛自明兩繼照重華協帝入纂衣極上當天心屬長樂之臨朝任舊人而共政雖明德務晦弗違嚴威而皇綱用張坐銷權黨四罪而天下服三年而百姓仁然後發德音下明詔復賢科之親策革文體之艷麗而在朝屬辭之流靈變而返古故天聖明道之間號令風采于斯為盛矣速夫乾綱獨運天德清明躬親萬幾總核羣吏鉅細必擘書奏無留本乎屬精汽用致治因考古之礼樂遂有意于興襲青壇致祀親籍千畝之田大寢告成合祛二儀之位增徹冊於祖考祫大饗于廟祧登圜丘而款上神者九終嚴報闕陽館而類太徽者再成宗祀始時儒宮倚席士不宗師乃臨幸太學礼見耆老經負鎌是庠序之教興天下建靈民久忘戰乃大閱於北郊考數軍實鎌是師田之訓舉至於著祀儀以謹有司之職纂樂記以補六藝之缺觀享孚之象而薦三牲于九郊案旋宮之圖而配七音于二樂皆前世所未睹諸儒所不講自我制作俱盡情文故景祐慶曆以來聲明文物於是大備

矣加以崇尚經術祇畏
戒以法家拂士之言為
若則必夙宵祇飭恐懼
以絶意聲色無事遊畋
英畫訪延講學之士觀
以揭六經之文選儒學
而研覈不廢故述作之
之證神武秘畧以論奇
題牓皆窮飛動之勢刀
本乎天縱人文以之化
動作必憲于古昔居處
必防于逸欲圖尚先烈為訓
鑒也詔録唐事觀典則
公輔謀治理也其損已
服御以示敦朴減後宮
之數以歸配良家黜斜封之
恩以弭防私謁其恤民
之深則遣使臣以寬力役蠲
茶禁以止刑誅立廣惠
泉以賑佑糴本其前識
之遠則遏近戚之干公議罷
之封以敦叙邦族建王罟之
功臣之任政司廣問姓
動期禁暴而已無尚功廣地
位以預正皇統兵雖時
之賞刑雖未厝務去惡
戎之叛換也謀臣獻侵
保塞之請儻發之繹騷
也上將建溫平之功猶慮重

勞異域遂止深入之師其禦戎徠遠之術長矣保邦
息民之利溟矣故臨涖天下四十二年內無玩兵之
虞外無暴斂之困生聚休息表裏謐清雖古所謂至
治之極豈是過耿夫惟享歷之久而能遜志不伐保
休德獲全名此故哲王之所難也況復仁以守位寬
以得衆兢業以降三聖之緒謙恭以盡羣下之情持
盈守成要終猶始罔墜自三五以還未有若茲之具美
也方將淵默以凝思優游而恭己法乾坤簡易之德
隆泰鴻億萬之年而遽棄萬方率土銜哀風奉慈嚴敢忘率儛
德典礼之臣援稱天節惠之義奉揭景鑠祇薦崇名
謹遣攝太尉具官臣某奉寶冊上尊謚曰某謚皇帝
廟號某宗恭惟懿德未遥威靈如在昭膺懿冊永饗
尊稱流祚於無疆配天而齊極嗚呼哀哉

立皇后冊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五月癸未朔十六日戊戌皇
帝若曰天地判合以綱人倫君后取則以御家邦自
昔三代內德之茂二南風化之本治道所繫詩書述
焉朕纂紹丕服上蒙
太皇太后聖訓八年于茲而
長秋未建奉饋闕職歷詢舊門審定福耦慈衷惟乞
親軍馬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
斯即其人嵩爾侍衛

贈太尉孟元孫女衣冠望
粹邦媛有徽柔之質不待
配坤極之尊諧謀大同儀
攝司徒王巖叟持節冊命
宮朝協宣陰教妍臨萬方
后惟衡紘是將朕晨夕承
是視朕卑服節儉以躬率
天下后亦練繒是式朕宴
不其歸欤

奏議

立家廟議 宮議公
豐中知滄州日賜
學之要且云聞鄉
時所論一事乘
因奏家廟承重二
議進

檢會慶[redacted]敕書文武官並
許依舊式創立家廟謹按
周禮諸侯五廟曰考廟曰
王考廟曰顯考廟是諸侯
祭父祖及曾高所以然者
服盡四世始祖不祧通為
五世也大夫三廟及曾祖
高祖止于享嘗也士二廟
及王考也皇考則為壇而
祭之下士止于一廟其王
考則無廟而祭之庶及本
朝廟二品以上得祭四世
以下無廟者皆祭于寢按
開元礼及開宝通礼皆云
品以下若有廟者如五品
三品以下皆祭三世六品

儀無廟者今赦恩既許依舊式即合依礼令之數又
祭于寢按古者一世一廟五世則有五廟矣今之廟制與古
不同皆為一廟同堂異室則一品二品之廟並一堂
四室三品四品五品之廟並一堂三室乃合礼制又
礼記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
乃為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與爵則子孫無以繼
承宗祀若然是有廟者止于其身子孫無爵祭乃廢
也又礼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今二
品之家立廟者既死而子孫主祭如六品以下即祧
二主祔一主又牲牢俎豆器物頓異在於人情似未
允愚若乃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　官當立
廟者請因遇恩封國公立廟一堂四室祭及高祖量
賜田若干頃尚書將軍及曾任二府或節度使者特
封郡公立廟一堂三室祭及曾祖賜田若干頃給諫
以上曾任學士者特封縣公廟亦一堂三室賜田若
干頃其初封官未及二品者依三品未及三品者依
五品其未有廟者即不得賜田每田二頃許置客戶
若干人並免州縣科役其田除租稅外地利悉入其
家專以奉祭事不得他用死則子孫承襲並世降一
等公降為侯侯降為伯當襲封者須長嫡子無長嫡則諸子
改一官若今遺表外其餘恩數悉同常制其田子孫不得
典賣有罪絕者還沒官此亦稍近古法可以上副赦

恩之意若以封爵難于享儀不須牲牢俎豆止用燕器祭常食而已

議承重法

臣近因上言臣僚家廟祠享事乞重定服紀親疎之制曰一節惟五服年月勅斬衰三年嫡孫為祖父為長子今士庶之家子孫罕分嫡庶其相為服往往一吉便行嫁娶苟有犯者緣勅斷罪臣以謂古者貴賤不同律不分士庶便當一例故有大宗小宗主祭傳重之礼諸侯大夫世有爵祿義則衰服從而異制匪謹按衰服傳曰父為長子何以三年也正體于上又曰重其當先祖之正躰又以乃將所傳重也鄭康成其將代己為宗廟主也而經不言長孫為祖者蓋有其承重可知也近代仕不世爵土則父歿次當傳己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衰子則一死而衰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礼之本意也而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衰為重不知為承大宗之重也嘗聞慶曆中朝廷欲議臣僚應任子者長子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等此亦近立宗之法也然雖有此議亦不果卒行慶曆末石中立祖仁先已服期不知後遷行即請考按唐賢寢室祠

卒未幾庶子從簡又卒嫡孫服礼官以謂宜別制斬衰嘉

祐中劉煇祖母卒自言乞解官行服礼官議煇是長孫自當承重臣竊謂祖仁宮丞即列近職世荷賞延是亦有重可承者也煇乃廢官世又非顯君云諸父在而令承長孫重非也故熙寧八年六月詔書嫡子死無衆子者然後嫡孫承重襲封爵者雖有衆子猶承重此明宗子傳重正合古礼而未議無封爵者及廢人所以承重之意故學禮者猶以為未盡也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祖故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故尊卑之礼有隆殺之異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由是言之而喪服從而為之制也明矣今服祖重者而無所以為重之義又無大夫廢人之別是尊卑一統而貴賤同體也臣伏覩朝廷修舉遺墜禮無不講喪服之制事干興制有所未明固宜稽考欲乞特詔礼官博士參議礼律若以無封爵者無傳重之義即乞別立服制如在礼故合承重亦乞參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礼為宗子纔祖有以異于衆子孫之法及廢人與士大夫當與不當同一律頒布天下使人知尊祖不違礼教則州郡用法斷于不疑也臣職在守藩不當輕議礼典然麗刑獄之所得言也

議學校法

臣聞古者立太學以教天
之諸子鄉大夫之子弟及國之俊選皆造焉三代所
以教化行而習俗成者由此道也自鄉遂之制壞而
學校浸而廢缺漢晉而下代有興置至唐而浸備上
都立國子監以總六學之務說官則有祭酒司業為
之長博士助教直講為之訓導監丞主簿掌其政令
外則京府州縣各有學並置博士助教以主訓授之
職由是黨庠遂序国學之制稍以復矣国朝自景祐
以來天下建學慶曆以浸數立規程自是諸儒知所
宗尚歲月寖久生師益增然而黌校之間未聞有業
成通經之士顯著于時而副朝廷之選用者今明詔
將謀改制而降意于詢訪茲誠治世之先務而聖主
所當留神也臣竊謂本朝學制大抵效唐之舊然
而設官有未備而教導有未至故積日雖久而成効
無聞也何以言之唐制學官國學則博士助教各二
人直講四人大成十人學生三百人太學四門學則
博士助教各三人學生五百人而四門又有俊士
八百人律書算學則博士助教各一人學生五十人
至三十人今之學官惟直講說書員八人而無國子
太學四門之別職事又無殿最之課太學生止于三
百人廣文生則三歲試補但隨秋賦而不隸兩學聽
習律學雖有其名而無其職書算則又闕焉唐之學

官每歲終考校以訓授功業多少為殿最學生則以
業成通兩經以上者上于監禁酒司業策試優者上
于禮部大成上于吏部令二者咸無爲其法制減裂
如此而欲責其臺道德而廣教化勢不可得也必欲
別爲新規臣愚以謂積習既久未易更張莫若即舊
法而增損之則便而易行也今學官八人謂宜各令
分掌職事五人專職講說人各講一經春秋兼三傳
授諸生以詩賦文論經史大義及時務策仍輪日直
學以待諸生請問疑義并出公試題目若考授試卷
則八人通主之其教導有方成効顯著爲諸生稟伏
者候及三年委判監官聞于朝廷望賜召試館閣職
事其不職者罷免之學生以五百人爲額逐日早分
經聽受每經百人仍兼習孝經論語聽讀罷則課習
文史每月公試三學官考校優劣分三等揭名于學
以爲勸沮監丞掌其課最主簿糾其違慢每一經講
畢監上于判監集官策試大義十道次日口說十道
各定爲三等大義通十道并口說明白能發明聖賢深
蘊者爲優等大義通六道及口說俱通者爲次等不及
六通爲下等其通一大經或一中經兼一下經試入
優等者上于朝廷望加旌拔或直送者試仍許特奏

名次等籍其名以俟再試罷別下等本學常加敦勉
其文行道藝超絶倫輩朝野所知者不拘常例並許
舉薦以備朝廷擢用其律書算等亦望各立一學量
置生徒處令學者粗知本原以之入官不至墻面也
州郡之學每州請置經學博士一員或只以教授名官教內舉
人及三百人以上者朝廷為選差正官三年為一任
如能舉職有効者任滿保薦之乞加旌擢
其餘本州辟召有科名守選官員或經行純粹之士
上于本路列奏朝廷俟為如正官法內命官望加優
亦以三年為任滿保薦補授仍給本學公錢為俸
奬舉人即授以閑官再授教授之職每州仍置說書
一員生徒二百人以上一百人以上三百人以本郡有經術文行之士
為鄉里所推者充仍從生徒衆舉州為補置本州無
其人則請于隣州使專講說諸生聽讀課試亦約太
學之例如有經術精博文藝優長者上于州為覆
試籍其名以補學職俟及三年顯有功効者說書同舉
成通經者上于州學與通經者校試舉送州縣既立
送國子監與通經者同試縣學置助教一員或只以教授為
學校須藉公費望許摽撥本處閑田或戶絶及僧寺
莊土多處斟酌移割入學充職田天聖中王隨知江
宮莊田充本處書寧府請以茅山道
院職田詔從之隨生徒多少以定頃畝州縣為差

人主持勾收課利入學以助支費條約既備獎勸既
行則人人各務本業窮經學文不三五年可以丕革
舊俗矣

議貢舉法

臣竊謂以今之科試取士比之往年至為詳密往年
專以詞賦為考式而學古者或詘于聲病今則詩賦
策論通考不專于一場取舍往年雖通考三場而學
經術者或困于無文今則有明經之舉往年敦樸之
士或不習科舉無由自達今則有遺逸之薦是則詩
賦所遺者取之于策論策論所失者選之于明經二
者又不能盡則擢之于遺逸天下苟有懷才負藝之
人靡不畢為朝廷收擢而任用之矣今明詔猶以為
不足者臣竊謂其弊不在法制之失而在于措置之
未盡耳夫措置之未盡其說有四一曰考試閱防太
密二曰士子不事所業三曰詐冒戶貫取應四曰取
人多少不均所謂考試閱防太密封彌謄錄是也夫
封彌謄錄本欲示至公于天下然則徒置疑于士大
夫而未必盡至公之道又因而失士者亦有之何則
國家取士行實為先今既封彌謄錄考官但校文詞
何由知其行實故雖有壞異之士所試小戾程式或
致退落平時嘗員玷累若苟一日之長可取便預收采
士之賢否而進退之間繫乎幸與不幸往往是矣是

豈朝廷之本意耶臣竊覩天聖四年　仁宗皇帝詔
書曰如聞舉選之士
謗幷于科選又多以
敦戒自今諸州發解
僻彰慕雖所試可取
意先士行而後文藝也若封彌謄錄則何由辨其賢
否而得如詔書之敦戒乎為今之便則莫若去封彌
之法使有司得專參詳考察一則主司知朝廷
委任不疑益務盡心二則貢實孝者得以自明程文
小疵不虞見棄三則澆陋之人固無僥倖之望至公
之道無大于此議者或曰此法行之已久今多士競
進一旦改革必致喧訟何以弭之臣以為士子之行
莫若鄉曲最知其詳儻或素履無聞因而黜落自厭
羣議復何畏乎多言郎若其行完學富之人偶不與
薦既知朝廷所以取之意則人人自重不敢輕發
養其廉耻異日足為嘉士其所勸蓋多矣若曰南省
聚天下之士不下數千人主司無由一一知其賢否
雖見姓名亦何益于公選臣以謂此法宜先施之州
郡亦庶幾存鄉舉里選之遺範也望自今並要知州
通判職官常加察訪本州行能之士記其姓名更相
論薦遇詔下轉運司差
舉人試卷更不封彌庶為精擇試官依常赴院鑰宿其
謄錄仍別差官點檢收納應有

塗注乙處並印記訖逐旋發送試院不得稽留令試
官依公考校文藝除雜犯不考式者先行黜落外其
餘悉定高下訖報州令知州通判職官同入試院共
加審覆以素有聲稱著于鄉里者為先然後定其去
留依額解送試官及州官若有偏曲私徇令監司嚴
加按察具奏具事重行黜降如此詮擇必無幸進之
人比至南省則是已經鄉里察訪設令依舊封彌謄
録只考文藝亦不容無狀之人得預奏名也其殿試
考式繫之朝廷非有司所當措議也所謂士子不事
所業者舉人不納公卷是也舊制秋賦先納公卷一
副古律詩賦文論共五卷預薦者仍親赴貢院投納
及于試卷頭自寫家狀其知舉官去試期一月前差
入貢院先行考校內事業殊異者至日更加精試驗
如程試與公卷全異及書體與家狀不同者並行駁
放或假借他人文字辨認彰露亦便扶出永不得赴
舉是舉人先納公卷所以預見其學業趣向如何亦
有助于選擇也景祐以前學者平居必課試雜文古
律詩賦以備秋卷頗有用心于著述者自慶曆初罷
去公卷舉人惟習舉業外以雜文古律詩賦為無用
之言而不留心者多矣此豈所以激勸士之篤學業
文之意邪臣欲望自今舉人請應依前令投納公卷
一副不得假借他人文字并親書試卷頭家狀一唯

舊制委知舉考試官預先看詳以備將來與試卷參
驗是非而升黜焉如此原幾人知何學不為苟且之
事矣所謂詐冒戶貫請應者今外郡舉人赴開封府
取應是也天下州郡舉子既以本處人多解額少往
往競赴京師旋求戶貫鄉舉之弊無甚于此雖朝廷
加以峻文而終不能禁止者蓋以開封府舉人不多
解額動以數百人適所以招徠之而使其冒法欲革
其弊莫若預為之防于罷舉之歲令本府下諸縣察
訪見今主簿有多少舉人候見得的實數目關送
貢院比校外郡人數酌中解名處量其分數別立定
額外方舉人知其如此豈肯不遠數千里冒竣文而
求寄貫乎其府中減下人數却乞移與國子監添起
名額既已革寄貫詐冒之弊又足廣庠序樂育之風
如此行之誠兩有所便也或曰府中減下人國子監
又復添額則人人競赴庠序授狀其于冒妄不亦均
乎是不然也在開封府則有詐名冒貫之弊于國子
監自是四方俊造進取之所事躰固不相類容其趨
進復何害耶所謂取士多少不均者進士與制科遺
逸是也臣竊以往年放進士每牓不下四五百人自
間年放牓亦嘗近二百人諸科大約依進士人數而
制科入等者不過兩三人明經不過三五人遺逸之
薦復未有定制臣以謂舉制科者博通古今貫穿經

史頗其積學勤亦至矣明經者雖誦數或闕而大義多通遺逸之薦縱不能盡如詔書之所求要之皆鄉里推許之人比數科比之進士諸科初學幸中者多取之亦未為謬濫也臣伏覩新制三歲科詔每牓以三百人為限是進士諸科之路已廣而制舉遺逸議論猶未及之況近制明經已許均減諸科之數雖取人未多是已有定制臨時可以通融損彼而益此也臣愚欲望自今三年科舉進士每牓且以二百五十人為限留其餘五十人以待制舉及遺逸之類其制舉策入優等者自依常例在下等者望量添人數比類賜以出身以酬其積學之勤其舉遺逸仍望立為定制每放牓而後下詔諸路州郡及轉運司共察訪如士人中顯有履行純固經術文藝優贍為衆人推許者或場屋黜落或立國高蹈咸許保薦每路限以五人並敦遣赴京師依例試以策論考定高下優者賜以科名與制舉所增人共足所留進士五十人之數下等亦望量推恩澤或與免將來文解如此則取士之路益廣而行藝之人無有棄遺獎育人材敦激偷窳上助風教不為無益也

奏議

駁坐講議

繳李定詞頭劄子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乞改從簡便

駁坐講議

翰林學士兼侍講呂公著王安石起居舍人兼侍講同知諫院吳充等劄子請坐講

臣等竊尋故事侍講皆賜坐自乾興以來講者始立而侍者皆坐聽臣等竊以謂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坐所以當賜坐者以傳先王之道故也伏惟陛下躬

仁聖之質將興堯舜之治于傳道之際不宜因循有
司一時之失不正其礼欲乞以臣等所言付礼宮考
議奉　聖旨送太常礼院詳定聞奏

判寺韓維等臣等考尋故事天禧舊制侍臣皆賜坐
於前列坐而聽乾興以後皆先坐賜茶徹席立講二
畢復坐賜湯今来侍者皆坐講者独立比之天禧舊
制則講者當坐而独立較之乾興以後則侍者當立
而坐臣等竊謂臣侍君側古今之常式賜之坐蓋出
優礼祖宗以来講說之臣多賜坐者誠以其敷揚經
義所以明先王之道之所存礼則加異　太祖皇
帝閤宴中宇穆薦王昭素于朝召對便殿賜坐令講
易乾卦　太宗皇帝端拱中幸國子監升讐將出顧
見講坐因召學官李覺令對御說書覺曰陛下六飛
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　太宗為之降讐令有司張
帝幕設列坐詔覺講易之泰卦今列侍之臣尚得環
坐乾經而講者頎使獨立于側事體之間誠為未安
臣等以為宜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

判太常寺蘇某襲賜臣周孟陽礼官王汾
劉攽韓忠彦等議

臣等檢詳國朝會要天禧舊制侍臣皆賜坐講者別
設本于前列坐而聽乾興以後侍臣先就坐賜茶訖

徹席立講。畢復坐賜湯。近制嘗講讀者立于上前。餘皆退坐。並出一時特旨侍從之臣皆同此制非為侍講別設殊礼也照則事無害即人主不命而自請則為非礼矣今公著等議講者當坐臣等以謂侍從之臣見于天子若賜之坐有所頒問犹當避席立語呪軾經人主之前本欲便于指陳則立講為宜君謂其傳道近于為師則今侍講解詁舊儒章句之學耳非有為師之實豈可專席安坐以自取重也又朝廷班制以侍講居侍讀之下祖宗建官之本意重輕可知矣今若使侍講輒坐其侍讀當泛何礼若亦許之坐則侍從之臣每遇進說皆當坐矣若不許侍讀之坐乃職卑者礼尊而位高者礼薄輕重為不宜矣且自乾興以來侍臣立講歷仁宗　英宗兩朝行之僅五十年自可守為定法豈可以為一旦有司之失而輕議變更乎今人主之待侍臣由始見以及畢講皆賜之坐而泛容為其尊德重道固已尊于三公矣尚何加焉昔仲尼之時人臣拜君于上仲尼嘗曰拜下礼也雖違衆吾從下仲尼之正名重礼如此蓋尊君卑臣之分不可曷也臣等敢不以為法其講官侍立伏請仍舊施行

徽猷閣待制兼侍講兼權同修國史兼侍讀臣劉子翬等劄子右諫議大夫知制誥

臣今月二十一日准中書劄

家敢求奏今月十九日當直中書刑房送到前秀州
軍州事判官李定特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
詞頭伏以御史之官國朝以來甚任頗重去歲驟用
京官而選之今又以幕職官便陞朝著而峻處糾繩
之地臣恐弗循官制之舊而未厭羣議所有詞頭未
敢具草奉　御批速送別官命草臣伏以　國朝近
制進補臺官皆詔御史中丞知雜與翰林學士更互
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曾任通判官中
奏舉充三院其未歷通判者即須特旨方許薦為裏
行倘非其人或至連坐所以慎重臺閣之選也去歲
詔旨專令中丞舉官雖不限資品猶以京秩薦授緣
已有前詔故人無間言今定自支郎幕職官入居朝
廷糾繩之任超越資序進歲未有臣恐有違官法無
益治朝敢求所以憐之而進言者納忠而舉職也議
者或曰唐世自諸侯幕府入登臺省者多矣而定之
此除豈為過耶臣以為不然在唐方鎮盛時有奏辟
郎官御史以充幕府者由此幕府連茹增重　祖宗
深鑒此弊一切釐改州郡僚佐皆從朝廷補授大臣
出鎮或許辟官亦皆隨資注擬滿歲遷秩並循銓格
非復如唐世之比而今之三院事任又重于昔時況
定官未終更非時召對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
史之薦直寘憲臺雖朝廷意于用才度越常格然竊

奏法制必致人言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再詳敏求前
奏頗得允當所有李定除官制未敢具草

又

臣今月二十三日准中書劄子節文尚書工部郎中
知制誥李大臨狀所有李定除官制內有未便奉
聖旨令蘇某依前降指揮讀詞臣竊以官品有高下
職事有閑劇皆所以待才能之士擢授有資級保任
有常法亦所以抑奔競之途遂由古以來茲道不易
祖宗之朝或有自起孤遠而登顯要者蓋天下初定
士或棄草菜而不用故不得不廣搜揚之路自爾人
宗仁宗以來每有除授雖出人異士亦不至超越資品
蓋承平之代事有紀律故不得不循用資品選授之
法今朝廷清明俊又並用進任臺閣動有成規而定
以遠州幕官非有積累之資明白之効偶因召對一
言稱旨便授臺官政府既已奉行有司不能抗議使
制命遂下四方聳聞仕進之間豈無觸望咒今天下
之廣英豪之衆他日或更有非常之人又過于此寅
緣進見奏对稱旨則復以何官處之寖漸不已誠恐
高官要秩或可以歧路而致事有萬一不可不防臣
所以區區建言者上以遵朝廷之法制下以盡有司之
職業耳謹按六典中書舍人之職凡詔旨制勅皆按
典故而起草制勅既行有誤則奏而正之故前後舍

人論列差除用典故而蒙改正者非一今三院御史
須中丞學士厲舉朝臣乃用典故也或不應此其敢無
言去歲以京官除授所以無言者以前有詔令故也
今若先立定制許于幕職官中選擢三院則臣等復
有何言而敢違拒耶況定之此制前日敢求大臨洎
臣皆知不應迫制是以各有論奏今再被詔旨君便
奉行是臣故違宮守自作二三上累聖明孰任其責
窃謂威福之柄人主得以自專宮守有責臣下得以
固執若朝廷以定才實非常則當特與改官別授職
任隨資超用無所不可不必彙越近制處之憲綱君
臣上惧嚴誅覩顏起草誠慮門下封駁不肯放過繳
門下不舉則言事之臣必須重有論列或定罪議罰
執不敢祇受是臣一廢職事而致論議互起煩瀆聖聽
則臣之罪庶死有餘責所有李定除宮制未敢具草
奏

內降條貫同李奏

檢會熙寧二年七月六日奉　聖旨今後臺官有關
委御史中丞奏舉不拘宮職高下悉權如所舉非其
人令言事官覺察聞奏四月二十八日蘇某上殿面
奉　聖旨將上件條貫赴合入院商量草除李定宮
制者臣等尋將上件條貫同共看詳称今後臺官有
闕委御史中丞奏舉不拘宮職高下令悉權如所舉
非其人令言事官覺察聞奏者蓋為從前臺官須得

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秦舉充職後來
為朝行中難浮資序相當之人故朝廷特開此制云
不拘官職高下者只是不限博士與中行員外郎耳
即非謂選人亦許奏舉也所謂薦舉者如舊官資序
不相當三丞以下未可為監察故且令上狀前行員
外郎以上不可為侍御史故令下薦詳此皆不為選
選人不可超授臺官明矣至如程顥王子韶等並已
先轉京官因中丞薦舉方蒙特遷中允上狀監察今
李定是初等職官資序若特與改官只合轉大理寺
丞且選人特改京官已是優恩若更超授朝籍處之
憲臺恩命重疊陞擢非常先朝以來未有此比未知
李定有何所長而可當此殊命也臣等所以喋喋有
言不避斧鉞之誅者非它也但為愛惜朝廷之法制
而遵守有司之職業耳且爵祿賞罰進退黜陟皆陛
下得以專之無所不可若事下有司則具有條例
當官者須奉行而固執也大抵條例戒于妄開今日
行之它日遂為故事若有司因循漸致濫溢誠恐倖
門一啓則士途奔競之人皆有僥求希望不次之擢
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而滿其意哉前世所以慎
重爵賞不以假人雖有奇材異倫亦須試以職事俟

有成効然後超擢者以此也兼臣等前来論列雖不
具記上條貫亦只指陳選人超授臺官為過當耳如
宋敏求言去歲驟用京官而遷之又以幕職官便陞
朝著而峻處綱紐之地竊恐弗循官制之舊未厭群
議臣大臨言秀州判官除授監察御史棄行不惟超
越資序未厭羣言柳亦有乘國朝涅染法制臣某言
去歲詔旨專令中丞舉官雖不限資品猶以京秩為
授所以無言者以前有詔令故也詳此與今来檢舉
到不拘官職高下條詔亦不敢違庶以此臣等所以
須至再三執守初議也臣等非不知再拒嚴旨獲罪
不輕但以意在盡公不敢自為反獲上誤朝廷耳所
是臣大臨昨日當草薛昌朝除宮制初亦疑慮恐未
得允當既而思之昌朝雖非御史舊朝廷特除緣已
是京官為有程顥王子韶近例所以不敢違拒非如
李定選人之比也欲望聖慈更賜詳察臣等愚之
誠所有李定除宮制臣等未敢具草

又

臣今月二日准中書劄子節文李定除太子中允監
察御史裏行詞頭奉
聖旨劄與蘇某所除李定係
是特旨不礙近條令
有中書送到詞頭並是當制舍人奉行唯是當制日
會封還詞頭其詞頭再下若元封還之官却再當日

即專送以次官命詞非日中書劄子送舍人院是臣
當制所以独具劄子奏陳今日輪當李大臨直日上
件劄子合是本官奉行却專送臣處顯見不依得自
來更直承受体制是同一職事而差使有異臣豈敢
越次承受若云因臣論列除改不合條制便還臣處
又緣上件論奏是與李大臨一狀同議事体不殊却
前後論列李定差除未得允當蓋是遵守朝廷之法
制奉行有司之職業初等職官超授朝列蕙权御史
不應近制所以未敢具草今來中書劄子称係是特
旨除授不礙近降條制臣竊謂若果出聖意拔擢即
須是非常之人名聲顯聞于時然後可以厭伏群議
為朝廷美事不然則進用之路自有階漸耳昔馬周
為常何作奏條陳得失二十餘事皆當世切務唐太
宗拔于布衣近世張知白上書言事論議卓越 眞
宗皇帝拔于河陽職官此二臣者可謂有顯狀矣逢
時遇主可謂非常矣然周猶召直門下省明年方用
為御史裏行知白召還奏对称旨亦命試舍人院然
後授以正言非如定遠州職官素無声称偶因孫覺
論薦一賜召对便蒙超授縱有奇謀碩畫亦未顯著
于時豈足以上称不次之擢但用其言不試以實誠

恐天下才辯之士聞之皆思趨走勢要以希旨用此
門一開未必為　國家之福也故前世用人之法必
加詳試俟見成効然後陞擢若未所以防僥倖之路
也今臣不避誅戮再貢瞽言者誠見　陛下容受直
言雖堯舜三代之聖王未若此時也羣臣遭逢此時
安敢緘默不思獻納少萬一臣言不虛即乞再加詳
酌或別授一官置之京師俟他時見其實狀進用未
晚如此不惟臣等職事得舉萬亦可以養成定之才
萬一臣言不虛即乞再加詳酌或別授一官置之京
師俟他時見其實狀進用未晚如此不惟臣等職事
得舉萬亦可以養成定之才質免詒異日之論議也
臣不勝夙夜憂懼納忠之至然臣已是五次論列累
拒詔命罪應不赦戰慄待罪不敢遑寧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乞改從簡便

臣聞在昔帝王之發號出令也必因時而施宜視俗
而興化時朴野則濟之以文俗彫偽則示之以質隨
變所適使民宜之故能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質文
損益百世可知也　國朝制刬五代之弊續有唐之緒
累聖創制或革或因其道彬然于是大備　仁宗皇
帝以承平日久事多因循曠然有改作之志故開廣
言路整緝治綱至于　先皇帝遂大有為臺閣之務
無所不舉然而事日寖廣法令亦繁　陛下臨御之

初深知其故推原先志稍加裁損數年之間講明講
至而法令之煩尚未盡革何以言之 先皇帝改定
官制本欲憲章百王歸于簡要而奉行之際羣臣不
能究宣上旨各務便文事有未詳更復立法積久不
已遂致滋彰故今日之弊良由關防傷于太密而盡
一傷于太煩則難于通融蓋省臺寺監萬務所萃置
長立貳承之以僚屬所以裁處事務助成至治也而
官不任職每事立條事務日新欲以有司之文而盡
天下之務雖使皐陶制法蕭何造律勢不能遍吠百
而礙于彼故有求之人
司所職條目不同而一司之間又有細務或通于此
不能悉曉遂至紛爭或經臺

省投牒被訴文移往復虛煩取會其可行者百無一
二徒長奔競無益風教夫關防密則有司執文重疊
問難小或違戾遂格而不行使有求者抑塞而不舒
妄訴者牽制而不斷近者以陛下特軫宸衷將革其
弊故丁寧詔書分命近臣抽索文案看詳點檢內有
拘文害事不近人情者許并元條刪改詔意如此可
謂察見事情大慰羣望然而行移彌月取索甚多比
至定奪上省竟以有礙他條不能盡如詔書之意誠
由關防太密之所致耳拘礙如此亦可以謂之弊矣
誠能少損其文致而濟之以忠厚則三代循環之政
亦不過此臣愚欲望聖慈特詔近臣遍行取索應省

曹寺監見用條制格式仍召集諸司官吏使之反復
詰問看詳定奪可刪者刪之可改者改之擇其要切
者著為新令務從簡易使便于施用其餘令式所不
能者小事則行者曹長官專決大事則稟于朝廷簿
書期會悉付衆僚催督結絶若官司措置失當及徇
私廢公致有赴訴並委臺察糾案如得實狀其當職
官吏次第書罰有涉欺妄亦行懲責如此則臺閣規
模有宏遠之致朝廷法度循簡高之規矣

蘇魏公文集卷第十六

蘇魏公文集卷第十七

奏議

論前代帝王追尊本親及嗣王公襲封故事

論王公封爵故事付逐路轉運司其提舉

奏乞將常平倉等本司勾當公事

官改差充

議武舉條貫

奏乞專差官開修府界至京溝河

論胡儉罪名

同兩制論祖無擇對獄

奏乞今後不許特創寺院

論前代帝王追尊本親及嗣王公襲封故事

漢宣繼昭帝即位詔議故皇太子號謚園邑有司奏請故皇太子宣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親史皇孫謚曰悼親謂父也母曰悼后比諸侯王漢諸侯王母夫人皆曰后園置奉邑三百家後八歲有司復請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戾夫人曰戾后皆益奉園民光武中興上承元帝建武二年以皇祖考不加尊稱南頓君十九年尊後改曰章陵縣置陵令守視皇祖考舊稱南頓君宣帝為中宗始祠昭帝元光帝于太廟前此十一帝主皆納高廟成帝哀帝平帝于長安春陵節侯四世以下于章陵節侯

光武之高祖東晉元帝由琅邪繼統即位之後以父恭王無他子立皇子裒為琅邪王奉恭王祀其後王薨琅邪皆更立王終晉王世前代帝王自諸侯入奉大統尊其本親不失礼者三帝也宣光于其父祖惟塋墓置園邑令丞所以異于諸侯也而不加尊稱不封國邑尊本恭親之義也不加尊稱不封國子無爵父之義也文雖不著其義可推也亦見于師丹議其曰親曰皇祖曰皇考者有司之失也何以言之父祖之尊不容改更稱謂但以上承大宗不得復顧其私恩故服有降而名無異稱儀礼喪服傳齊衰期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師丹議亦曰降其父母暮所以云者取其別于他親于義無嫌也今不

曰父而曰親而于九族旁宗尊卑無所別異于義安乎不別加稱謂直曰史皇孫則中外無嫌尊卑之義自見也至若皇祖皇考之稱是天子諸侯大夫士奉祭祀之文礼記祭法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鄭康成云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故宣帝詔直曰故皇太子是也然則考與父豈有別乎礼記曰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鄭玄注雅不取此記為正白虎通曰父矩也以度教子者也考成也言有成德也廣雅云母牧也言有養子也妣媲也匹于父

也曰教曰養親之辭也曰成德曰匹父尊之辭也故礼有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無世考妣叔考妣之說此其所以別也宣帝光之世議者不能推本此意以開導時主使盡礼意故曰有司之失也晉元帝雖越在江介而能定其大義不失統紀者以當時諸儒若賀循葛洪非一皆有礼學國爵詳正本末不違越于先代不致訊于後世誠有由也　先帝紹位之始深惟其故追責宗室諸王独国爵濮安懿王無所加進崇奉之礼不過置園陵立国廟而已此合乎宣光尊本恭親之義也初詔称親後亦罷寢特封王之子為濮公使世〻奉祀以正其国統此又德過于二帝區

區晉室不定儀倫也光武爲皇祖南頓君立廢廟以奉園之戶加本国以嗣王之名既合于古義又不違先帝之本意也先帝不追尊仙游縣君益見聖慮之深遠也魏明帝詔曰哀帝以外藩後立而董宏等称引立廟京都又罷藩妾使比秦惑誤時朝既尊其皇考武帝太元中崇進所生母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信僭差死度人神帶祐長行事爲戒是哀帝一失礼重毀如是豈得爲孝乎東海王夫人薄太后范甯亦曰子生母爲太妃子婦必也正名甯可称母

今議尊崇謂許其所生宗子援犨臣封育母之例請加封號朝廷以誕育大国既緣宗室之請則不失正礼推以先帝之故優詔褒述特進爵母則濮国以爲號可也

論王公封爵故事

唐令王正一品嗣王郡王国公從一品正二年五月勅御史中丞竇參等奏文武官辭見宴集請依天寶三年礼部詳定勅親王嗣王任卑官職事仍依王品郡王任三品以下職事者在同階品上自外無文武官者嗣王在太子太保下郡王次之國公在正三品

下郡公在從三品下縣公在正四品下正元四年五
月勅御史中丞竇參等奏文武官辭見爵雖高官戎
下列于上官之上非制也自今以後宜列于本官班之
上正元二十一年五月勅御史臺奏准公式令諸文
武官朝參行立各依本職事官品為序緣有檢校官
高職事卑及嗣王郡王任職事官高卑不等今請應
檢校僕射及尚書以上及嗣王郡王任職事官者一
功在職事本品之上礼已上書見閣新儀國朝故事惟親王恩
礼優異外餘郡王嗣王國公郡公縣公皆無異禮惟
立班在本官之上又唐諸侯王薨子得襲封為嗣王
永徽元年僕王泰薨立其子欣為嗣濮王垂拱初章
懷太子賢薨授其子守礼太子洗馬為嗣雍王

嗣王薨子皆襲封嗣韓王納官至員外祭酒卒以其
有不襲封者嗣曹王皋為韓王國子員外司業
古為朝官不襲封道有降爵為公侯者荊王
元景坐法賜死追封沈黎王以渤海王子長沙有初
嗣仍降為侯嗣楚王瑩薨子福嗣降爵為公二年卒
但為嗣後數年乃封嗣王者嗣舒王津天宝二年卒
嗣王者嗣舒王者其帶職事官有為國子
子藻嗣至天寶九載封
有由嗣王而遷郡王者其帶職事官有為國子
員外祭酒司業者韓王納景龍四年嗣鄭王
王希言等一十四人子璩元中左千牛
並加銀青光禄大夫有為諸衛將軍者嗣霍王暉開
員外嗣徐王茂卒子延年除
將軍有為員外洗馬為嗣徐王
有為員外洗馬者此例最多
宗正卿及州郡上佐官不可悉數皆出朝廷一時
之命即無定制其恩礼厚薄以封戶多少為限中
朝未有嗣王之號若欲封拜謂宜先委礼官及兩省

參詳定制然後行之

奏乞將常平倉等公事付逐路轉運司其提
舉官改差元本司勾當公事

臣竊聞議者以謂諸路倉散青苗錢侵害人户中外
臣僚數有論奏皆曰不便臣等見主判司農寺青苗
文字多由本寺行下窃尋先降勅意本欲優民公家
無所利其入今乃人情不安論議如此臣等訪聞得
蓋是逐路提舉官不能上體朝廷之意務要張大其
事州縣畏懼承稟不暇是致民間不能無煩擾之弊
且人户所信者莫如州縣州縣所稟者獨知監司今
提舉官逐路自置一司與轉運提刑既不相管攝文
移往復其間事有異同則州縣莫知所稟此是非之
論所由起而人情不得不驚憚也今言不便者既衆
朝廷業已遣使未見灼然利害不欲遽罷若執而不
變誠恐中外喧騰無有已時臣以為緣事增損莫若
以常平廣惠倉農田水利差役利害等事一切付之
逐路監司其提舉官改差充轉運司勾當公事名目
凡有興置事件並須咨稟轉運使度可否施行其今
年秋料青苗錢亦委轉運司候收斂得夏料錢斛了
畢日與州縣當職官同共商量體當民間物力有餘
易為輸納委實利便方得俵散若或民力不易難以
勝任即且止住將來春首別行相度如此則事有統

一人無異論更張之際于事體亦無所損也

議武舉條貫

臣等昨奉勅差考試武舉人伏覩條制有未盡事理今具起請如後一策論武藝俱優者為優等今定于翹關負重身材通取五次上者為及第長垛以箭射一石一斗力馬射八斗力各踹不破體及使馬精熟臣等窃以唐制定舉人簡試長垛馬槍步射穿札隻為限于用一石力箭重六錢以箭入暈多少為等第長槍以刺中木人上版子為等第步射取把捉如法于矢鳴快并二十步內穿鐵甲者為中等馬射于七斗力取射中鹿子者為等第翹關者限十舉以上員米五石行二十步為中等身材長六尺為上五尺八寸為次其箭有不入暈及槍關不中等者亦得通計折除蓋科目如此之衆武藝之人緩急有可任使今制但取箭滿不問中否又無長槍翹關負重射札之科誠慮舉人中有材藝者別無條目收録較試之際未免遺材窃謂其餘條目恐難率復惟射親命中之法於今取人最為要急臣等欲乞于此條下添入暈馬射八斗力三箭俱中箭暈為藝平以上子垛四箭以上俱上子垛六箭以上入暈馬射兩箭中箭椿為藝優步射十箭八箭為藝平以上除發箭不去及

不跌堠出堠者便行黜退外若箭去上堠離此小不
為不合格並與馬步射通計入彙及不上子堠不中
箭椿箭數相折除考較外依得今乘所請射中箭數
為入等其堠子廣狹高下遠近射帖方圓大小並以
今中軍之制為定一策優藝平者為次優今定弓步
射一石一斗力馬射八斗各滿但一事破體及使馬
無此一等弓馬設有策優而射得此步射一石馬射
七斗力弓馬者以條無明文便行頒降為藝優策平
正相皆盤欲乞于條下添入或步射一石力馬射七
斗力各滿及使馬精熟為次等今定弓步射一石一
斗力各滿但一事破體及使馬生疎臣等竊詳下條
藝優策平定步射一石力馬射七斗力各滿及使馬
精熟臣等欲與前項陳請射親步射四箭以上入彙
馬射兩箭中箭椿者並為優弓相考較一藝優策平
者為次等今定弓步射一石力馬射七斗力各滿及
使馬精熟臣欲於此條更添入或步射一石一斗力
馬射八斗力各滿但一事破体及使馬生疎者與前
項起請射親步射四箭以上入彙馬射兩箭中箭椿
者並為次等弓相考定一策藝俱平者為未等今定
弓步射一石力馬射七斗力各滿但一事破体及使
馬生疎臣等竊詳上項所定弓馬兩等並以箭滿為
合格其間或有箭箭俱滿但後箭把齊便為不合格
如此誠恐有武藝之人偶然一箭蹉跌便

被黜落深可嗟憫欲乞今後有射第一等弓馬箭有
不滿非全然開拽不得者如情願更試第二等弓馬
亦聽各合格便依本等收録及更與前項起請射親
步射四箭以上入暈馬射兩箭中箚牙相考定一
策略雖下而武藝絶倫者未得黜落別候取旨令定
弓射二石力弩踏五石力射得臣等欲乞于此條下
取旨一策下藝平或策平藝下者並為武藝絶倫別奏
窃詳條意既言策下藝平藝下者為不合格臣等
是策優藝下策下藝優者未為不合格今来兩次考
試除武藝絶倫者自許陳狀就試別奏取旨外其策
優藝下者別無明文收録是致一例退落及策在下
等者既不關送步軍司其中雖有武藝之人無由得
預呈試弓馬欲乞今後將所試策考定雖在下等但
非文理全然紕繆不答所問別引外事及雖犯不考
式者並許一例關試弓馬如弓馬在優等策雖在下
等者並許比其策在優等而量試武藝步射馬射各
只一箭不滿或把齊附末等收録者亦許別奏取旨
如此則取士之路稍寛而習學之人知所激勸也

奏乞專差官開修府界至京溝河公治平元
四年京城大雨溝渠壅滯道途年上此議
水深數尺始務開修遂無水患

臣昨奉勅就差體量災傷擘畫疏導積水竊見京畿縣界多是溝河阻滯決泄水勢不快雖逐年檢討開淘然以河道數多夫力有限無由盡料應副是致頻有水患兼臣相度得近京城汴河以南諸水多入自盟圭河汴河以北諸水多入刁河上件溝河四道決泄諸水最是緊急若非大興夫役無由集事臣昨曾奏請乞下都水監指揮與諸路同共計料已蒙行下除本司檢定畿內次開陶蕪為地步遼遠連接京東西淮南地分甚多若非大興夫役無由集事臣餘工外諸路未應聞令唯朝旨府界諸縣溝洫河道權住興修候來年別行檢計差夫開修臣再詳四河檢計夫料不少若將來只依常年例量差人夫應副窃恐虛費工力無由除去水害臣今擘畫欲乞朝廷特賜選差有心力知水利朝臣使臣各一員或即委都水監奏舉使專管勾開修上件溝河四道仍令預行計度夫料至時先且逐一道自下流至上源併力開淘如一年人夫未得了當即候次年接續開修以次道興役若三年以上了當即與理一任差遣五年以上與理兩任仍候住役日別差官重行檢視如委是依得元料及經霖雨別無阻滯其差去官即乞優與酬奬若稍不如法并依前更致水患即重行責罰

其餘溝洫只乞令都水監提點司逐旋相度委自本縣量差夫力漸次興修如此必大段分減得京城水勢久遠不復為患

論胡俛罪名

臣等伏見前尚書度支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胡俛昨因解竇王論告先知登州日將斫伐到廨宇內桐木製造籠子入已坐監主自盜法計贓不滿一貫文遂至停廢窃聞俛被劾之日曾攀援法寺斷例有廨宇內所竹貲錢入已者只作收到地利並不書罪及有依前官言說將貲公使菜園錢入已者只作誤認官私財物罪名定斷蓋稱竇王自是前任知州其所論告顯非干己而有司拘文牵泥深坐情輕法重衆所嗟憫棄置散地已一年餘後來聞有近臣為之奏雪乞朝廷原情特與敘用臣等竊以俛久在儒館累歷差使數有臣僚論薦觀其操守固非貪猥之流昨者所犯蓋以失于周防至為仇人窘掇文致其罪無由自明然比之所竹貲貲及收公使課利之人過亦未大況竇王本是登人與俛結怨非一朝昨因待闕還鄉日久求俛過失無所不至惟得伐木一事足明俛之當官別無他惡徒以賦性猶急不能容物致與竇王不協終為所訟此俛之短不得無過泛而廢棄亦又甚矣臣等以謂法禁之設所以防奸萌而抑澆敝

自俛坐罷怨仇得志增長倫薄無甚于斯豈朝廷用法之本意耶臣等欲乞將俛元犯因依及攀援体例詳酌情理早賜牽復庶以彰治朝之寬典懲好訟之薄俗也

同兩制論祖無擇對獄

臣等聞古者命夫命婦不親坐獄蓋不使始嘗貴者與徒隸雜訟所以養廉耻而崇礼節也貴誣曰廉耻而無僇辱是以黥劓之刑加士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又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不曰不廉曰簠簋不飭坐污穢溷亂者不勝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宜有辠犹未然正以呼之尚遷就而為之諱也古之所以待士大夫一以礼義如此之重也國朝推鞫之制命官犯贓罪亦先勘干連人證驗分明方得追攝其餘有犯如事狀明白三次拒抗即勒令恭對是一命以上犯罪與庶民法有等差若其職列貴近主上嘗所加礼以待之者誠宜寬其容繫以存事體也近聞龍圖閣學士祖無擇昨知杭州日有不公等事發已降勅命就秀州置院推勘仍差內臣押伴往彼窮以無擇郡政因循自詒物議固當窮治以警其官然以遭遇三朝擢在近列出典藩服榮轄一道罷郡未久一旦有罪便與嘗所統臨屬吏辞對曲直不惟彼

處吏民聽望不足抑于朝廷事体頗有虧損當聞祥符中樞密直學士邊肅知鎮州日以公貲錢賀易規利又令部吏強市民羊及買女使王嗣宗以其事聞真宗皇帝以嗣宗奏示之肅即別狀伏遂坐貶官嘉祐中觀文殿學士孫沔知杭州日在任不法諫官御史交章論列　仁宗皇帝止令本路體量得實而黜之翰林侍讀學士呂溱知成德軍日侵用公使本路迫劾當時不令溱就鞫直行責降今無擇所犯未甚于此三人者仍諭令來德音自非贓污盡當原減而不候取問便令赴彼對獄其為頓辱甚矣況已有御史章奏制院可以依憑根究不必親令即訊然後當罪也臣等欲望　聖慈以無擇職在近列嘗為本路案轄之官特許免赴秀州制勘只令淮南州郡聽候指揮俟彼獄具日朝廷擾案就問引伏即依例責降如其拒抗自有常法如此足以彰聖治之朝待遇臣下進退以礼免令州郡長吏虛被困辱在于朝体抑有裨助也

奏乞今後不許特創寺院

臣近主判尚書祠部竊見天下寺院宮觀計三萬八千九百餘所日近又賜額者二千三百餘所其間勘會未到及不滿三十間以上無名寺院以壽聖為額者二千三百餘所其間勘會未到及不滿三

十間者仍不在其數而大臣節將又例得以看墳為
名陳乞修建者無歲無之且建一寺院便須增置莊
田營造舍宇崇飾堂殿及修設齋供僧徒浸而緣此
鄉村不能無困擾之患臣訪問得鄉村無名寺宇
所以衆多者始由僧徒緣化造屋數間謂之佛堂漸次
增添不數年間便成院宇次第歲月既久州縣不能
窮究因依或遇朝廷推恩因指為古跡為之保明奏
報一蒙賜額則永為僧居矣臣嘗閱奏籍其間甚有
屋宇七八十間而看守僧徒止于一二人者莫非妄
處廣居坐享良民之供饋天下之人共知其敝而不
能去竊謂民之財力土田有限而僧徒貲費無涯以
有限之物而供無涯之求若不禁止窃恐更三五十
年民被其患轉不細也臣伏見永昭永厚陵並只增
葺永定舊院別無興建寺宇此誠
聖意所慮者遠
而臣僚及民間反無制限此有司之失也臣欲乞朝
廷明立條約今後不許特創寺院宮觀其經今來已
賜
聖壽名額外所有不及間架去處並令州縣檢括
指揮一切毀拆其土田元是百姓稅地即令給還本
主若係官地亦行沒納許諸色人收買請射永為己
業其臣僚之家例合賜院額者並許指射有名寺院
僧徒看管墳塋仍依舊例一年或間年與剃度行者
一名充為恩澤若去墳側近無寺院者即與依前代

守塚之制差本處未等鄉貫戶永充看管墳塋人數
即隨品秩高下仍與免戶下諸般色役若被差之人
經久家業增進合陞入上等者即與改差下等人承
替如此稍可以革創寺之弊又於大臣墳塋別無虧
闕惟朝廷裁幸

蘇魏公文集卷第十七

蘇魏公文集卷第十八

奏議

請增葺尚書省稍復南宮故事

請重修營繕國朝所行五禮

請別定縣令考課及立鄉官

奏乞初出宮人乞不許差充裁判

奏乞春夏不斷大辟

奏乞京畿諸縣分屯禁軍

請重議加役流法

奏乞今後衝改條貫並委法官詳定

奏乞那移諸路有剩常平廣惠倉錢斛赴府界

奏乞體量放稅
請增修尚書省稽復南宮故事

臣竊以今之尚書省古之天臺朝廷萬事之本皆由此出其地莫重焉國朝因五季吏置事歸三司者十六七歸諸司者十二三自茲視文昌為閑地矣雖然官次置位綱領猶存憲章典型規模可見曩者仁宗世嘗有大臣建言請移審官院歸吏部三班院歸兵部審刑院歸刑部庶幾稍近古制而當時議者不深惟其本苟憚興作卒不克行誠可惜也臣累嘗主判本省閑曹備見其事八座六行皆崇堂華太上御名此其他官寺最為雄麗但以累年以來類經霖潦棟宇隳頹不庇風雨縱或宮中檢舉支破材料修葺而本省並無都總監臨之人只憑看守剩員及門卒等催趣以此動經歲月不得了畢切緣其間官物庫屋諸部簿書亦積廊廡因此損壞散失者亦不可究知臣以謂向之議論移置官司恐未暇及則欲乞朝廷再賜相度增置朝廷或使臣兩員專令勾當本省公事及監門仍每夜輪一人押宿三年一替與當親民任使應本省簿書官物屋宇並令逐時點檢稍有損壞即供舉修葺仍便臨督工匠及收支材料直至了畢如遇員闕亦可以一就充監責院門所貴振舉綱維鈴束官物不至損失

俟其歲月浸久完葺有緒然後議移審官等三院還
省則南宮故事可舉而行一代典章于斯為盛矣

請重修纂國朝所行五禮

臣竊惟方今　聖治日新百度修舉其在朝政固無
可指言者然詔旨開納不容自隘輒敢以平昔所懷
一二狂瞽仰塵明詔臣伏見國朝以來制作礼樂上
承三代下迄有唐損益節文簡冊具載而前後礼官
纂集類無法制或直載一時所行或雜采牘歲月條
目相錯本末不倫臣竊考之六經在礼首三種之別
周官著有司典領之事儀礼載升降陰殺之節戴記
叙古今因革之文雖聖賢作述之不同而語其歸趣
實相為表裏也後世言礼者皆不出此三體漢晉洎
隋雖代有作者而苟簡一時法制無取唐明皇命學
士等因正觀顯慶所修五礼討論刪改集成一百五
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行于累朝設于科舉傳其學
者則有義鑑義羅之類比于近代之書最為詳悉故
今世漢晉洎隋皆無傳而開元礼独不廢者以其法
制存為故也　太祖皇帝特詔儒臣劉溫叟盧多遜
扈蒙等祖述其書傳以今事仍加增損定成二百卷
是為開宝通礼又有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要仍
依開元禮設科取士逮今宮司遵用斯為不刊況之
六經儀礼之別也然此特一經也在于有司典領之

事古今沿革之文猶闕而不立故舉行之際尚或未
備自開寶以後百年之間累聖彰行聲明寖盛非
有繼述後世何觀嘉祐初太常歐陽修奏請編撰彼
時在任博士職預纂修嘗以恭謝一門分為三目其
一自降御札公卿百司奉行辦備之事謂之有司其
二自前期陳設至祼獻礼畢謂之儀注其三乘古今
曲臺論議更創之制謂之沿革以此一門為例他悉
倣之修已議定具草會臣罷礼官領他職復奏姚闢
蘇洵繼掌其事闕洵離析舊文更立新体撰成一百
有司之檢閱誠未足以發揚聖朝制作之盛也臣伏
覩　陛下留意典章修舉廢墜前歲詔命近臣詳定
礼文自郊廟至于羣臣朝會與夫燕享器服之名數
舞樂之形容考古揆今審定至當皆三代之所放失
漢唐之所闕遺斷自清衷舉行始遍固當著于典訓
與六經並行為萬世法式也臣不勝願幸欲望再命
諸儒討論國朝以來自開宝通礼至近歲詳定礼文
以有司及儀注沿革依三礼隨類分門著為大衆元
豐新礼付之太常頒于學官使博士弟子講習大義
或施之科舉則數歲之後必有詳練疏通之人上副
拔擢可以為朝廷講議之官庶幾天下向風皆知礼
教謹恭摠節不學而能於變時雍可跂而待也

請別定縣令考課及立鄉官

臣竊以國家恃以為治者民也使民敦本而趍善者縣令也是以前世論政者莫不以此為首務歸者仁宗皇帝深知其故始詔保任縣令歲漸考課之法具所以責任求治之意至矣然而縣邑之間卓然以治理之効聞者犹寡臣竊思之蓋以殿最之格不過校簿書案文法而已故簿書益密而編戶益擾文法弥具而治道弥遠是豈朝廷任官責效之本意耶且古之治民勸導教率無所不至故孝弟力田有優異之科三老廉吏有表率之義由是農民衆而土田闢風俗厚而獄訟稀今則不然民勤於力苟致贍足則懼外遷等第遂有因循不耕之患是力田者有累而墮遊者無罰也父子聚居丁産稍多則惧差徭配率遂有離析異居之弊是孝弟無所勸而奸惡不得止也鄉村但有耆壯巡察吏卒追捕不聞以善道諭之者是教化無由至而獄訟不得息也然則欲變其俗使稍敦本者亦在朝廷劝勉之而已臣欲望明詔戒勅自今考課以令長能用善道諭民勉末游而歸本業致獄訟稀簡而盜賊衰息者為優等其能校簿書均稅賦發奸捕盜興利除害者為次等二者咸無為下等優等望賜超擢次等再加激厲末等自當降黜其田里之民亦許令長舉察州郡案覆立為科

條有能盡力賦政開墾陂澤久遠為利于衆者或群
居孝友宗族敦睦為鄉黨所推者如此之類特與蠲
除戶下差役其復有明于義理年高行著者即少加
旌異或立鄉官之號以勸之使人諭教化于下相率
而歸于善道如此則廉平之吏思盡所長礼義之風
庶幾可致

奏乞初出官人不許差充簽判

臣伏見頃年累遣使者寬恤民力減定衙前人數此
誠朝廷惠綏元元之深意也而議者多謂自改定以
來空閑人戶甚蒙休養見役之人轉見困遷臣累
外任備見其事蓋以衙前雖減而役事仍舊以二人
之力舉三人之事不待言而後知其勞矣且州縣色
役固有常規不可頓闕欲恤其困者莫若為之擇主
轄之官也夫主轄之官一非其人則差使優重不得
均濟優重不得均濟則有蟹蝨物產不能了一次色
役者以此言之擇官不可不慎也臣竊見近年以來
補蔭官例合陳乞差遣者雖初任又監當資序便得
指射權注簽書州軍判官公事其間或有全未歷事
之人衙司條例既多不能一一通曉利病大則奉上
官順旨不敢違忤次則為姦吏欺紿莫能窮究遂使
鄉戶受敝無所控愬朝廷雖有惠恤之恩何由下達
耶臣欲乞今後初官或監當資敘之人令諭陳乞者只

許指射本等優便差遣不得更乞權注簽判親民之職及初受恩澤幕職官亦只得注授以次職事官其簽判、官係主轄衙司者並令審官院并流內銓選差經事有舉主之人注受此亦寬恤民力之一端也

奏乞春夏不斷大辟

臣伏思國家以仁恩被冒天下　祖宗慎用刑辟陛下丕承謨烈憲章大備輕重得宜上自朝廷下及州縣遵守條詔無有違者雖杖笞之責不合法令未嘗輒行其已斷之獄猶加審察官司縱出者坐罰深故者或至發黜而不用臣嘗謂自堯舜以來經史所著用刑詳慎未有及　我朝之仁恕平允者也惟論決重辟猶不以時而議者未嘗及之誠恐亦為聖世當行之一事臣愚戇不識大體故敢以前古之說言之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三代之時春夏未嘗行誅殺也史載秦世四時行刑王莽盛夏殺人是皆譏其虐政也漢制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蓋不於陽盛之時勦絕生類所以協天意助人情也東漢以後或行或否近世遂廢而不舉其說蓋患囚繫之淹久耳臣以謂獄官案鞫苟有連逮不以輕重追呼參驗動涉歲時未嘗以淹久故釋而不問也臣愚欲望聖慈參酌古義采用周漢詔天下獄囚自非惡逆以上決不待時外其餘衆罪並俟秋冬論決免當溫煦

之日而有愁痛之聲亦足以成聖朝仁恩之美也且
無知之民輕犯刑網殺之為可矜貸之為廢法萬一
待決踰時或遇恩降得泛未減是　陛下不廢法而
全人命者多矣恩威並行民知威愛是當天心感召
和氣誠太平之高致也

奏乞京畿諸縣分屯禁軍治平元年上

臣伏以周制六軍蓋出六鄉之衆在王畿四郊之地
唐設十二衛軍亦散布輔畿郡縣又以關內諸府分
隸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為上國藩衛也國朝禁兵多
在京城又畿內東南諸縣雖於糧運供饋為便而西
北兩面武備或闕況中牟長垣兩縣直都門要衝之
路二陵驛置皆由此出而舊不屯兵至於城守防轉
居常之人臣以謂各可創置三五指揮又東明考城
兩縣界與東京州縣相接素名聚寇之所雖有軍營
其數甚少臣亦以謂各可添置十數指揮欲乞朝廷
委所司相度於京畿兵多處以新近招揀補填未足
軍分移屯逐縣其未足人數候到彼處逐旋招填應
營房所須土木材用即先委本縣預行計置俟肇畢
已具然後移軍往彼其衣糧錢帛除東明一縣自可
於廣濟河轉漕供給外中牟等三縣即乞將隣州接
縣夏秋稅賦自近及遠以次支發就彼送納免瞻取
足或謂諸縣近經災傷未宜遽起役事即乞先且標

置營地逐一指揮旋行修葺不三二年亦可辦集如此則不惟饑縣有備亦所以增上都四面之形勢也

請重議加從流法

臣聞叢歲嘗有議者欲復肉刑將以寬減重辟而以此法久廢難以猝行又聞頻憲配隸之人轉徙遠方盤驅促迫經涉寒暑強者有奔亡之虞弱者有疲羸之困思革其弊冝求厥中昔漢文帝感一女子之言而制劓鉗代肉刑則有城旦鬼薪司寇之差唐太宗納裴洪獻之議而立加役流代斬趾則有三歲居作之限今欲寬省嚴誅又憫配隸轉徙之勞臣愚以謂莫如重議加役流法取當黥代者依條斷罪髡鉗迭畫則居作夜則置之圜土實滿三歲然後釋之中間雖逢恩宥未滿歲則不在原免之限其初釋放者仍送所居鄉貫幾察其出入又三歲不犯故為之罪乃得聽送便其無鄉貫者隣近州縣拘管幾察如前雖有亮頑之人而更三歲勞役之苦且足以懲艾矣復有鄉保幾察之嚴又足以戒惧也如其性實亮暴放釋之後不知悛改復為人患則誅之可也投之四裔可也如此措置不惟省遠道奔亡之患又足以開其自新之路化暴惡為良民使愚俗知教化亦省刑止殺之一端也臣才識短淺不周世務姑奉詔旨勉

強鑿竭所見如此非敢謂是然礼刑之論實繫朝廷
事體伏望 聖慈覽其罪戾特賜裁擇庶幾塵露少
裨山海

奏乞今後衝改條貫並委法官詳定

臣竊以國家承平百年遺文墜典固不修舉固已跨
越漢唐規模宏遠矣而于法令之間猶有所未盡者
豈非前後論議之臣不能推原其本苟徇一時之便
遂著而為令後之有司用之小或乖戾又復更易是
致朝廷憲章未得一定白使人易避而難犯然後深
唐之十二律本朝之刑統是也雖歷數百年其間勅
條之更改者多矣而二書獨不廢者以其得簡明之
意故也自編勅之興號為繁密而中間衝改率不過
一二十年又復重定蓋文繁則易攻事密則難悉只
如嘉祐編勅頒行未數年而續降散勅又增于前日
以此無知之民至有輕犯于法舜文之吏得以高下
其手其敝蓋在乎更改不常耳臣去歲任淮南轉運
使日承淮三司行下當年九月三日中書劄子為擾江
西轉運司及江淮發運司起請虔吉等州新船借裝
一運上京山東排岸司等處不得擅行截撥條約一
道計四千七百餘字臣看詳大抵只是約束不得截
撥新船往不係指定路分則編勅已有留納州府違

之者自當嚴斷矣其添
歸捐工科違制兵士嚴
于本條下添入此一節
煩費抄録若欲出榜曉
或不悉豈庸愚兵卒能
徒有惑亂都無所益臣
刑名並委法寺及三司
備即于門目内意相附
内添減計若干字或是
添入一條計若干字其
某字計若干更不行用
州軍于編勅内添入逐
嘉祐編勅以後續降散
與編勅相參重行刪定
多少條件各合附在甚
條目共計多少事件若
使州郡用法知所適從
漏致出入刑名其散勅
法無前後之差盡一之
先急者也

奏乞那移諸路有剩常平廣惠倉錢斛赴府界

臣伏見先朝置廣惠倉別貯天下户絶田土夏秋租

課唯備冬後救濟闕食貧民其仁恩至摩然天下土
地有肥瘠故所收錢斛多少不等以此多處常有餘
而少處常不足致朝廷之恩未得均遍臣訪聞江南
東西淮南兩浙等路州軍見在斛斗多處每州至三
二萬石並是粳米仍有見錢在外糶逐年儀散數目
不多契勘府界諸縣人戶絕租課昨准朝旨平估價例
令人戶于府司送納見錢充濟四福田院貧子支用
外去年十七縣廣惠倉見在斛斗共只有八千餘石
仍多是穀豆雜色依常平儀散亦有不足處況值昨
來荒歉諸縣鎮鄉村凍餒之民甚多見今宮中散儀
粥米日計不下數百石難還蒙朝廷降到空名祠部
召僧行進納錢斛相兼振濟故目下貧民得以充哺
稍不失所然而豐荒常數不可前知萬一將來夏秋
重罹不幸計今所餘必不能接濟誠不可不預為准
擬也臣欲乞朝廷特賜指揮江淮等四路提點刑獄
司契勘轄下諸州軍廣惠倉見在錢斛除本路見有
飢歉州軍須至那移應副振濟并更約度量留合要
淮備數目外其餘剩數錢斛並令擘畫附搭發運司
綱運般載上京委提點司儀散闕絕縣分收貯以充
廣惠之數或慮斛斗重滯猝難般運即乞令逐州出
糶見錢附綱前來就近擘畫收糴斛斗損彼有餘助
此不足則遠近之民無不畢被朝廷之惠也

奏乞體量放稅

臣伏見開封府界諸縣見有人戶披訴旱災檢例本府奏乞朝廷差官同本縣知佐依條親詣逐戶田段一一檢覆臣累曾密切体訪得委是旱損苗稼甚多其低下曾得雨處雖有薄歉亦所收無幾況鄉民見各候雨布種秋田若更勾集祇應檢覆誠恐有妨農事幾甸之民所宜朝廷倍加存恤臣欲乞特降指揮今來所差官許令與當職官一員只於諸縣逐鄉村體量蠲放苗稅更不親詣逐戶田段所冀行遣簡便不至勞擾

蘇魏公文集卷第十八

蘇魏公文集卷第十九

奏議

奏請考校知縣令盜賊為殿最

奏乞糶官米濟民

論東南不可弛備

奏乞開修破藏口復三堂分殺黃河水

奏修豐京北驛路

奏乞重立不以赦降原免修約

奏乞增修南京大內

奏乞差防河將副

論制科取士乞加立策等增取人數

奏請考校知縣之令盜賊為殿最

臣伏覩條制約束捕盜官吏至為嚴密而鄉村盜賊未甚衰息及不盡數獲者蓋由賞罰止於巡檢縣尉而不及知縣之令故也臣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民不為盜若知縣之令則其職在按察所部無所不統使之肅清一境勢不難也竊觀今天下縣邑有得人處往往預為條教暗設方略既備之有素則姦宄無能措手縱有竊發終亦為之擒擿其因循之人則不然見責任所不及至有以盜賊為非己職事而不留意故奸黨得以容隱重為鄉村之患者良為此尔臣謹按考課令每年尚書省諸司得州牧剌史縣令盜賊多少並送考司是古之長吏有考校盜賊之明文近世逐廢其法甚無謂也況今州縣場務課額稍虧官佐犹不免累豈良民罹剝劫之害而親民之吏独不任其責乎臣欲乞朝廷下審官院流內銓共加詳定自今并獲與未獲並即時批上卻紙曆子候成考或罷任日校其殿最量立賞罰如此則當官之人各知儆劝制盜之本斯亦一端

奏乞蠲官米濟民

臣竊聞日近甚有近比災傷人民流移往隣路州軍逐熟尋有朝旨下諸路令州縣常切存恤恭惟聖恩

溥施靡所不遠煦恣州縣拘文不能上副仁憫之意
何則流民所之惟是歲豐物賤便為安居之地今並
淮請郡雖稍登稔若食口既多必是物價騰踴萬一
將來秋成失望漂泊之民未有歸業之期坐食責穀
便見失所彼時須煩縣官賑救為惠差遲則其散益
甚矣臣以謂存恤之法莫若先平物價欲物貨之平
縣权將上供戍軍粮米斛比見今在市實直量減分
數估定價例將來更不得添長專差強幹官一員置
場出糶直俟流民歸業日即罷其約束事件並依昨
來在京糶場施行收到價錢却委轉運司和糴斛斗
充數如此辟擘畫比之出粟賑濟所費寡而所惠溥惟
朝廷垂意幸甚

論東南不可弛備

臣伏以杭州東南要藩控壓江海鈐轄司總領一路
兵甲賊盜公事其間郡縣皆邊江湖筦蒲嘯聚蓋常
有之而人情輕揚易為搖動當平居無事之日尚須
隄防況值歲時不易編戶失業者多盜賊乘間伺隙
可不預為之備耶臣竊知向來有南京曹鄆州廂禁
軍三五指揮在彼駐泊前年盡已抽歸將下未曾添
填或聞日近亦曾差發前去犹未及元舊人數臣欲

乞朝廷因此灾傷盜賊稍多之際時賜輟郡近郡廂
禁軍三數全指揮往彼駐泊委自鈐轄司常切体量
本路如有羣黨盜賊州縣力不能制者立便相度人
數差撥應副協力捕捉免致展轉結集騷動州縣
　奏乞開修破藏口漢三堂分殺黃河水
臣伏見河決小吳縣澶魏恩冀瀛滄諸州乾寧軍境
內北流至界河東折入於海詔旨順水所居使為河
道不復修塞決口此誠治河之上策而千古之大利
也竊聞水官行郡縣圖方略但欲循水繕營防竭而
未議下流函納之利害臣詢諸道塗之言以謂向之
東流自澶淵至鹽山皆独行不與諸水雜隄防甚遠
犹或時有溢溢之患今既北行則與御河胡盧滹沱
并合其在恩冀之間稍自成川則無復為害下至五
遷渠數道皆合於徒駭俱入御河直注乾寧軍界只
有木門撲橋劈地三處通流界河而界河下道赤不
甚廣闊既受衆水必須壅遏增減不常時或逆行乃下法不快之驗明矣即目未
甚湍猛而乾寧軍已告危急異時萬一秋水暴至界
河疏泄不迭則滄州御河亦恐泛濫為患空乎預為
之慮也臣竊謂治河之急最在先度下流之勢大禹
釀二渠播九河是也漢之韓者所謂多穿漕渠以分
殺水怒　太宗朝紫河決者列錫趙孚等亦曰治隄

防不若分水勢近年興二股之論皆其例也今濱滄
州乾寧軍界乃古渤海之故地而大禹九河之下流
自漢迄今皆為大河所經歸海之路雖數移徙而不
離此境其勢使然也臣竊見滄州東北有三堂泊經
廣皆百餘里下連海道地名黒龍港自来停滀濬流
以為虜限近歲隄防失完見已淺涸但為汙潴蔑
之地其西與御河破岸及范橋鎮相去不過三五
十里可以分引河流東注泊内既滿溢則由黒龍港
以入海其勢甚易臣在任内先曾差官相度方議奏
請尋以解罷未果上其事今若稍興工閙治以為河
道決水入泊緣泊隄防有缺壞處更加增築以限積
水此功一成不惟可以紓滄州御河泛溢之患兼得
塘泊瀦漫足壯北道之形勝欲乞朝旨下水官相度
可否施行

奏乞修豐京北驛路

臣近經過京北韋城長垣祥符等縣界多有積水衝
注道路五七步至百十步泥淖沮洳往来車馬阻滯
甚多蓋由官司拘文非時不敢輒差人夫是致因循
如此臣竊謂三代之時諸侯之國道有穢萊川無舟
梁識者犹以為訊方今封域萬里皇華四達蠻夷面
内藩方職貢皆由此塗而出若使行李阻礙亦有司
之失宜也夏令曰九月成梁皆所以便行
除道十月成梁皆所以便行

旅而使無病涉也近制秋夏稅賦輸納之際亦常舉行治道路修橋梁之令此皆民事之先急當官者宜為之預慮也臣欲乞特降朝旨下開封府界提點司指揮諸縣那官檢視道路應有水積泥淖阻滯處並許量事差倩人夫如法修疊須令高廣使往來者兩不相妨其係溝河通流舊有橋道處即官中支破材植重別創造務要壯窠可行車馬候了畢日令佐常切提舉遇有損壞立便完葺其外處州縣亦乞下諸路轉運司依此施行如此則四方載秉負擔之人無不均受其賜也

奏乞重立不以赦降原減條約因慶曆中殿前馬步軍司并開封府奏請軍營家口作過將欲敗露便即逃走指望赦恩即來陳首皆得原罪自此遂有雖會赦降不在原減條臣昨知應天府日有宣毅軍人家口犯在登極大赦前以百日限內不曾首後來改嫁又累經赦恩及德音減降近方事發勘結成案有司拘文不敢斷放臣與僚屬商議以其曾經大赦難為却科決十年前所犯罪名尋已別作施行訖伏詳元起請本為倚赦作過之人情涉蠹害須當戒励及後來因事續降條勅亦多此比臣愚竊度恐不謂再經赦宥或非時減降皆不得原減且再經赦宥動須累年

胃犯之人容其追改非時臧降豈可預期而指望釋放哉諸如此類若皆不興原臧是無知之人一時犯罪偶未發覺則畢生負累雖欲改悔其路無由恐非朝廷原情立法之本意又慮法意當然有司不能尽曉未免使人杜隘溪之欲望冬慈許下刑法寺重加詳明諸称不以赦降原臧條並謂犯事後過赦降自當依法施行若事發或未發間再經恩霈並許依例原臧如此則德澤所施蒙恩者廣憑民祇胃得以自新

奏乞增修南京大內

臣伏以南京國之東門當吳楚閩越舟車走集之會蓋周之襄內而周之北門也自建都迄今六十餘年人物風流一時甚盛而宮殿城闕未都修崇惟大內正門以　真宗皇帝車駕巡幸曾駐蹕于此肆赦覃恩酺囷賜名重熙頒慶樓當時雖稍完飾然犹是雙門不改列郡之制內中只有御製詩碑亭子二座外更無屋宇俱是榛蕪非所以尊　藝祖肇基之邦慰都人徯望之志也臣伏覩大中祥符七年建京制白可陞應天府為南京正殿以歸德為名即以牙城為大內尋降圖修造事雖頒下即未施行天禧中知府王曾相度城省舍屋別具圖進呈乞行營建景祐中知府夏竦韓億相繼奏請乞改內前正街中隔城祥輝門及正南外城崇礼等門皆作三門遞值歲時不給

并以陝西事宜未暇及此然亦逐次降朝旨令候豐
暇日奏取指揮嘉祐中知府張方平亦嘗經畫得旨
只是修葺過祥輝崇礼二門餘尚仍舊任近叨守鑰
目覩其事關門權側棟宇隨頹蓋由守臣失于檢舉
欲望 聖慈頒命有司討尋王曾等所奏再行相
度酌中制度修蓋歸德一殿并前後門四角軒廊仍
改正門為三門大約不過一百餘間度其所費亦不
甚多若自京師事材場八作司般輦事造了材木量
差工匠役兵等逐旋修蓋亦不至勞擾若謂閒架稍
多難為遽辦即乞只降指揮應天府支破係省錢赴
京西木場收買材植先且修蓋內門令稍合關庭制
度候工畢日漸次經營崇建殿宇等二三年間便可
就緒庶幾興王舊都稍為壯麗近圻別鑰得以尊嚴
表式四方事体誠重

奏乞差防河將副

臣伏以南京府城兩縣一鎮正當汴路教倉營壘宮
守民居夾河萬家最為繁庶舊例每過汴流泛漲即
差府縣就粮禁軍防河本處兵官自當總轄近以諸
軍皆隸將下兵官更不統領遂條沿汴合差防河兵
級逐將依舊例权暫差撥即不言統領之官臣昨知
本府日值汴水泛漲尋牒逐將下差撥兵級上河而
本將官以別條非本職事不得差委向當逐官亦不

得承受本條又無部領明文其差到兵級連夜在外將官皆不敢往前照管窃緣府縣地分約二百餘里兩岸擺鋪不下數千人兼無兵官管勾誠慮曉夕暴露失于提振深為不便乞今後如遇防河差出將下兵級許依賊發火赴條逐將下那將副一員上河往来巡覩所冀軍旅在外稍得整肅臣所起請只是乞令將副巡轄差出防河兵級即不衝改前後條貫亦不妨本處訓練等事

論制科取士乞加立策等增取人數

臣伏覩今年四月戊申及七月乙卯詔書漫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并立定策入三等四等次推恩條制有以見陛下勤求懷懷憤懣者當繼踵而赴詔矣然臣窃觀本朝故事制科程式太嚴取人太窄自 真宗以來每舉中第者多不過三人少或一人至有全不收者使豪傑之士有老于科舉而不預甄擢恐非朝廷聽言求士之意臣謹按漢文二年始詔舉賢良時對策者百人而鼂錯為上第武帝元光五年詔舉對策者亦百人而公孫弘為第一歷代沿襲置不常至唐而特盛每遇親策賢良等科中等者常不下一二十人建中元年姜公輔等二十五人至元和元年崔元翰等一十七人十年裴垍等一十七人元

和三年牛僧孺等一十五人長慶元年龐嚴等一十五人寶歷元年唐伸等一十九人大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二人自餘巡素將相等幾數十科取人亦衆其得士若蘇瓌蘊頴父子張說張九齡韓休裴垍楊綰崔羣韋處厚李絳公輔牛僧孺元稹裴休輩皆出此選辛為輔弼名臣此外奇才博識之士垂名于後者不可勝數信乎制科親策可以收攬英俊有補于治道也而當時應詔之人或命州郡薦舉或許上書自陳被召者徑赴御試其推恩等第則第三等中書門下超資與處分第四優與處分第五等即與處分由是言之程式蓋不甚嚴而推恩亦不甚厚至周顗穆四年始詔逐處州郡依貢舉人式例別試解送尚書吏部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千字內取文理俱優者方得解送上都本朝之制又加以六論或試于中書或試于秘閣合格方得赴御試其所試論題務求深奧每舉轉加艱難致合格者少蓋以推恩過厚故取人益艱況國家承平日久天下學士陶染風教競習藝文而應此科者尤號該洽其程文縱非優長未合上等亦皆于古今義理潛心有素若蒙采收施之為政必須優于專經之人不為無益于朝廷也臣竊謂今來既立定策等推恩有厚薄則所取亦宜稍加人數臣愚欲望將來或請應人稍多即乞優加分數如合格

人少即乞更加第五等分為上下入此等者只依進
士第二甲第三甲注官亦不為激倖若恐更添入流
之人即乞以進士諸科御試不合格人數留充制科
數目彼此通融俱無所礙如此則四方特起之人咸
有榮進之望聖世搜揚之路蔑有壅蔽之嗟矣

蘇魏公文集卷第十九

奏議

蘇魏公文集卷第二十

奏議

論屯田漕河大要

議疏濬黃河

奏乞罷起夫修丈家河

奏乞減定淮南鹽價

奏乞移屯禁軍于真楚泗州就粮

謚議

司空侍中臨淄公贈太師王嗣宗謚景莊

謚元獻

駙馬都尉贈右僕射王貽永謚康靖
贈右僕射高若訥謚文莊

因臣察上言請留意近代典故遂詔儒臣檢討唐朝故事日進五條會未暮歲皆閱迨遍嘗聞德音宣諭近輔以為有助聽斷臣伏見　陛下祇紹先烈勤勞萬機治理之間多用仁宗故事外則延英講讀經史內則召察進獻封事古今得失之迹忠賢治安之策固已溢篋聰而積淵慮矣而臣愚管之見猶有所陳者誠見　陛下稽古奉先之心摯不急故敢漠僭越而盡言也臣聞之荀卿之言曰道不過三代道過三代謂之蕩言其遠而難信也本朝去唐正同三代其事近而易考所宜宸宸之留聽也臣欲望聖慈特舉慶曆故事詔史官學士采錄新舊唐書中列帝

所行之事與夫羣臣獻替之言每日上奏數事清燕之間特賜覽觀所奏螢燭未光增輝日月臣不勝悾悾之願尋詔講讀宮不講日進漢唐故事二公每于逐事後論其得失大旨同列遂以為例

論屯兵漕河大要

臣今月初九日入侍經筵進讀三朝寶訓至咸平六年契丹南牧真宗皇帝嘗命輔臣條陳禦戎之策因謂宰相李沆擊曰今已屯大兵虜未有隙聚兵廣費民力何以充給自秉建議營田河道多為帥臣所沮臣伏蒙聖問屯兵漕河二事相須闕一不可蓋天下無事兵雖不用而隱防武備在乎戍守則屯兵不可闕也既有戍守必資粮餉積儲糧餉須由運漕運漕小阻其費百倍是漕河不可闕也方契丹連歲驛騷邊城謹備真宗以露師累歲恩長久控扼之術故語及營田設險儲粮贍軍之議蓋為息民止戈之漸而帥臣不能遠謀但務甲馬雄盛及以設險為示弱故李沆又陳功之難成蓋人人互執所見參驗而行寔為至便欲望聖斷決行是後雖與契丹講和然亦不廢至今沿邊以為大利又國家禁旅大兵多駐沿河州縣皆取運漕之便也臣故曰屯兵漕河二事相須闕一不可臣退而伏思聖問淵奥皆經國裕民之先務臣前对疎淺不甚周悉輒復稽考書傳所載

前世已行之事進言其一、仰備聖覽臣聞古者內諸夏而外夷狄故有甸侯要藩之限祭祀享貢之令蓋異遠近而別夷夏也遠人不服則侯伯之國得以文告而懲艾之故文王命南仲伐玁狁城朔方而玁狁于夷宣王命召公平淮夷至江漢而淮夷來獻此攻伐征討之脩素具故也秦并諸侯天下混一而強胡未服始皇使蒙恬將兵攻取疲敝中國卒無成功此無外禦之所致也韓安國將兵屯漁陽上言方田作時請且罷屯罷屯月餘而匈奴大入上谷漁陽掠其人畜而去此失脩虞之所致也自京以來中國未嘗無戍守之役千金之費歲

月相乘由是轉漕運粟之策興焉秦使天下飛芻輓粟起黃腫直瑞反又音誰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計道路所費亡慮二斛乃得一石至卒困民力漢守眾陽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以給食糧道不絕遂興漢祚此運漕有策與無策相去之萬亦也趙充國擊先零請罷騎兵以步兵萬人留屯要害田致穀威德並行大費既省徭役豫想以戒不虞唐姜師度守蜀州始于蘭門之北漲水為溝以隔奚契丹之寇又鑿溝號平虜渠以避海傍海窄溝號平虜渠以避海道運糧者至今賴之此皆屯兵漕河前代之明驗也臣聞帝王之都必據形勢故三代居河洛之間漢唐

宅咸洛之壤我　太祖皇帝嘗愛洛陽山川之勝始有建都之意用軍校李懷忠陳汴渠運漕之利遂東運京師此寔聖斷睿謀因時適變貽萬世之長策今京師有汴蔡廣濟轉輸之饒沿邊有塘濼營屯之固鎮靡夷夏踰于金湯非三代漢唐之可擬倫也臣頃在先朝竊聞今　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嘗蒙　神宗顧問汴渠興置利害方平奏曰古者建國必依山川今國家都汴寔據平夷之地所以為形勢者禁旅也資禁旅者粟帛也所以富粟帛者汴渠也望戒有司以時開塞毋輒輕議天下幸甚　神宗深以為然審此言亦可見屯兵漕河之大要也臣愚潛昔閒陳庶幾

議疏濬黃河

臣竊以方今河北之患莫大乎河流未復故道冀瀛之間民被其苦者多矣雖朝廷遣使臣僚建議而疏塞之策未聞定論臣元豐四年知滄州日正值河決小吳北流入御河直注界河同入于海當時詔旨順水所居便為河道不復修塞決口臣在郡日曾遣官按行咨詢衆民言以為向之東流自澶淵至鹽山皆獨行不與諸水雜隄防甚遠犹或時有溢溢之患今既北行則與御河胡蘆滹沱并合其恩冀之間但添漫闊遠稍自成川居古民田未為甚害下至五遷渠

數道皆合于徒駭俱入
御河直注乾寧軍界只有木
門廣闊既受衆水必須
壅遏難行至任代還曾上言
乞先相度下流之勢窃
見滄州東北三堂濼縱廣皆
百餘里下連海道地名黒龍港其濼西與御河破蔵
口及范莊橋鎮相去不過三五十里可以分引洪流
東注濼内濼既滿溢即由黒龍港以入于海雖非經
久之畫然亦足以行一時瀛冀漲漫之患尋聞事下
都水監後来不復施行近者都水相度欲開孫村口
入故道若可行水則用功少而除患多是為上策矣
或聞以地近北京恐有浸溢故議亦未決臣以謂河
流泛濫未有所向災及
畫興時夏秋大水則其患轉深矣臣愚欲望特降朝
旨下都水監及河北轉運司合議孫村口若故道尚
存塩山海口不至堙塞可以承納下流即速計功開
道萬一以北京逼近及
海口湮塞未敢便行疏導即
乞重別相度滄州界御河破蔵范莊橋水口增築三
堂濼南隄以限水勢即開
口放水由濼入海少寛瀛
冀積水之患使目下居
民稍獲安堵然後別行經度
久遠之利與其坐俟河清曷若兩圖以救其患伏望
朝廷留意不勝幸甚臣陋儒淺識愚無他長塵照近
班每懇曠職伏遇
皇帝陛下開廣言路博訪在庭
敢竭所聞仰應詔旨雖
肉食者鄙非有遠謀而狂夫

之言或蒙聖釋僭忘之罪萬死莫逃

奏乞罷起夫修支家河

臣勘會揚州近得江淮發運司牒准元祐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朝旨令發運司總領開修楚州漣水縣至海州石闌堰下運鹽河并創開支家河要見揚州管下縣分鄉村等第人戶立定式樣取索五等人戶內有係灾傷去處及出役錢不出役錢人戶等事并放稅分數詣實供報本州雖已依應施行臣竊見淮南係灾傷路分又得轉運司牒于諸神寺觀祈禱備至並祈求本州自十一月上旬未有應訪聞民間尚未下得麥種已是過時來春必是闕食若更起夫役竊恐民情嗟怨有傷和氣臣伏見朝廷故事每遇灾傷之歲諸色工役並權罷免今來楚海及本路諸處夫亦非目下急務欲望

聖慈特降指揮下發運司轉運司應添諸處夫役雖已得許差朝旨以今來元旱並且權罷候將來豐熟日再取朝旨所貴人情安帖人夫豈妨農事臣以為若人自應募今來預行勘会如灾冷自息貼黃設若謂如有擾數差科雖不願行宮出錢糧雇召只合出榜招召督迫豈得避免如此何名雇募情願取索鄉村限定人數諸縣取索

奏乞減定淮南鹽價

臣伏見淮南一路財賦之鹽錢一百餘萬貫資助經費而近歲以來連併不

數訣者咸謂不能禁絶私販之人侵奪公利而致然耳且頻海之地鹵所生而又宿亳諸州連接京東西通商地分販者不宿昔而獲孥利雖峻以刑誅亦不可禁絶加以私貨羙而價賤官貨惡而價貴民間既利于私曷則官鹽無由出賣得行往往只是抑配與坊郭人户及通往舟船如此課額何從而登辦也夫鹽味之于人日食而不可闕者非同茗酤用之有時也以一路生鹽之繁會鹽者不可勝計而百萬之課前後登虧不同非昔之食者衆而今之食者寡也蓋未思所以制其本尔臣竊聞曩時數有建言者欲將一路官鹽設法減價出賣哉有欲只減出産州軍價直者臣以謂遠近一概減價誠未易遽行若且於出産地分通泰楚海州漣水軍及通商隣境宿亳壽泗等州減定使公私之價不甚遼絶則民間樂買者必衆而私販之人自知利薄而重犯法矣苟度越一州而販入他州界則道路潛遇必艱于鄰境官司捕捉亦易為禁止也若行之三數年間課額稍登然後于道裹州軍一例裁減此誠移私貨官利之法也

秦乞移屯禁軍于真楚泗州就粮

臣竊見真楚泗州枕江帶淮連接海陽四方輻湊最為繁會其間隱藏奸慝之人固亦不少伺間為盜不可不虞而州郡兵防曠久不講內楚州犹稍有備真

細特為潤畧逐州雖有本城兵士數千人除差出外所存不過三五百人各占色役未嘗教閱其屯駐泊兵士又亦不多平居無事以此防坐鋪尚或不足一有寇盜何以枝梧誠宜過為之慮也臣伏見京畿諸縣界及近甸州郡各有就粮禁軍不少欲乞朝廷相度那移近下軍分逐州各與三五指揮往彼安泊如遇合該出軍則更互起發常留一兩指揮在州一則就彼粮儲稍有漕運之艱二則張大州郡声勢使寇盜不敢萌窺窬之心急討賊之備議者或謂近者揀選逐處兵士遷補上軍其經揀指揮有少闕人數欲乞令本處相度將殘零兵士併入一般軍分就多依足數目空閑指揮便可廢罷却移此軍額并量差人員往逐州置立營房招填土人充軍仍逐旋教閱候數足則別立將窠如此處置兩無所妨

謚議

司空侍中臨淄公晏殊謚元獻

大理寺承館閣校勘同知礼院蘇某議曰終官錄三品而上得以謚易名非特寵貴臣而假優礼將以用邺興而示勸監舉字之美惡視行之賢否至公之道也其法曰主善行德曰元文賢有成曰獻惟二義之美合于故相司空臨淄公之行為宜矣司空神机警

異器蘊夙就初起江介已被 先帝知奬訓言敦勉
許以遠至歷文館登掖垣聞
待遇莫貳 聖皇纂嗣注意圖舊乃踐樞極乃贊冢
卿出藩入輔垂二十年而至于大任若其操履端周
議論誠懇居官任職所至有声讜言嘉謨入則造膝
辟在近密見謂忠謹如張少儒居朝位除擬公當若
崔昭孫至于好賢樂善特出天性平生以風鑒自許
未嘗用喜慍加人此又人之難能也故士或被薦用
者至有十數年間躐顯塗置廊廟若故范文正寇同
列台司孔給事嘗代為御史又称今現文富公于上
使報廣聘亦不以親疑為間昔胡廣與陳蕃並為三
司漢史紀之謝安引淂子幼度往備北陲晉人為善
為較之前良在我無愧可謂能知人矣公不私矣始
以文藝自著資適逢世進宮早成遍歷華要總幾宿
登宰府特憲綱主邦計爵禄名數極矣而處之若無
有也遇事持正動循規準不為勢怵不為利回篤志
文史老而益堅作為文章蹈道自信蓋得四教之忠
信三德之剛柔礼之中和詩之温厚傳經義以餚行
事空乎遺會兩朝大節無玷可謂能保躬者矣有
始卒者矣夫妻賢入朝當政任事有知人之明而濟
以不私淂不謂之主善行德乎保躬而由礼則行已
而有始卒淂不謂之文賢有成乎前考功狀司空功

閥且告葵期請以元獻謚謹議

贈太師王嗣宗謚景莊

殿中丞充集賢校理同知礼院蘇耆議曰太師少以雄儁聞于時起徒步舉進士會　太祖皇帝收攬天下才傑之士始就便座親策詞藝而太師以文章應對称旨擢在第一初仕州掾則有強濟之舉數以言甘陵謀卒禁淮南竄神去邪土妖狐皆明識所照人以蒙利景德祥符間种放以隱遁自高　先帝屢詔敦迫留置儒館以有道礼之予告歸終南朝之公卿大夫希風仰高歌詠相繼時太師守雍独謂其賈名過寔獵取爵位豪斷鄉里豈退士之節也歷疏試之言極切至詔放徙嵩山以避之其在朝廷風采尤厲古所謂正色立朝者豈近是夫惟春秋之義著嫉惡以劝来者國朝之制視爵秩以易其名在書有之布義行剛曰景嚴恭臨民曰莊若其事上無隱強而能斷得非義且剛乎布政特法人不敢犯得非嚴且恭乎即是懿行合諸前典太師無媿矣謹謚曰景莊謹

議

駙馬都尉贈右僕射王貽永謚康靖

殿中丞充館閣校理同知禮院蘇某議曰中令以名家子出綺紈中性若少成卓然有立刻意墳史志尚恬泊不以門閥自高思與英游共驚譽乎令聞見于士評　章聖皇帝雅知其賢特所稱歎屬王姬藥館甲族求儷衆歸清雅之範乃膺選尚之恩自茲貴顯日隆眷待尤異內外使領多歷煩要時以珍符薦錫鑾輅四巡陪護玉游顯相儀則在帝左右見謂忠恪今上纘戎謨烈圖任勳賢屢付節旄更委符竹所至之郡皆名雄劇以條教率下以慈惠及物人用懷畏號為吏師再朝京師留筦樞宥當本兵之地通執政之司簡在上心朝夕納誨外強戎索內輯軍和敢于敢行不陂不倚深籌密畫時多賴焉歷中夏戎歛歸奠講成鑾輿皇祐間儂儉驍讜畏益甚名遂能退識量弥高歸全考終一節無玷謚法曰安樂撫民曰康和綏以帝姻之貴樂民政之勤方時治平尤重外守領鎮十數美聲沛然溢安樂抚民之義贊奬執務垂十五年循晦遠猶不怙权寵雖據要地人無間言非和德考衆疇能及是有司告葬礼有易名旌勸之典惟至公是徇伏請謚曰康靖

贈右僕射高君訥謚文莊

大理寺丞充館閣校勘同知礼院蘇某議曰僕射純學懿行著于州里顯于朝廷而称于士大夫其為御史也摧詆倖進不頋权威疏論大慶外朝憲章法度之自出不冝集縞黄葦廣為供會請沿唐開延英故事進見輔臣使得從容坐論以究治道及在政府患州郡兵冗稍革招募之法病文武官濫極陳汰遷之弊又博采相言斜封徽恩一切願罷外戚肺附不可預政皆具為令王守忠叙遷岐路以求節鉞白以家臣其將用將帥之礼處之邪謇永濟坐法寅緣欲覲牽復乃引受賕須史赦還官格以沮之奏議恂恂廉切于上主于敢訐所務周密畏人聞知故其讜言嘉謨時多不得而傳自始登近閣暨解幾密皆聽職金革日侍清燕援經據古切于比方上深歎其辯洽歷二府通五暮嘗謂不得其責行當引去會南師凱旋懇章得罷識者謂其知止足行已清約不喜俗為蹈道自信譽誹如一雖位為公卿而家若韋布疾且革自云診證棄鑒卒不進藥臨終慮後不以家事託朝廷時人善其有始卒蓋古所謂知命君子者僕射其入乎惟易名考行之義稽于典礼擬諸形容宜擇其称者謚法曰博聞多見曰文履正忘和曰莊若夫學通古今而長于辯論是為博聞識

造賢達而明治要是為多見直貴俾之勢而抗議毋
撓是為履正當功名之途而處之不爭是為志和以
一慮之大配二字之美誄茲遺德寔惟至公請謚曰
文莊

蘇魏公文集卷第二十

蘇魏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內制

敕書

明堂敕書

麻

太師文彥博加食邑制

皇叔徐王顥加食邑制

皇叔祖華原郡王宗愈加食邑制

皇叔祖安康郡王宗隱加食邑制

皇弟大寧郡王佖加食邑制

皇弟咸寧郡王侯加食邑制

保康軍節度使苗授加食邑制
駙馬都尉李瑋加食邑制
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加食邑制
南平王李乾德加食邑制
赦書
明堂赦書
門下治人莫急于重祭嚴父孰大于配天昔者周公
宗祀明堂而致孝鴻惟
仁祖規撫路寢以尊親恭
合古今之宜茲謂情文之盡肆我
昭考称秩禮祠
周爰肇策之長專崇一帝之配聖作明述事並切偕
稽呂令之文則享以秋季紫亭經之載則日用吉辛
允協靈心奉為帝憲朕纂圖宸極承訓慈闈事舉于
中礼循其舊嚮講親祠之制一遵先烝之謨对越上神
翕受純嘏五難来備三愆于茲屬方隅之底寧嘉河
流之順復物無疵癘民用平康荷穹昊之降休致幽
生之蒙祉復會一郊之歲前詢七數之謀而乾象垂
文晨覩房心之次朝儀取法是為改教之宮適及其
時茲用展采陳千乘萬騎之儀衛極四海九州之貢
羞皆欲有以致其嚴猶懼無以稱其德前期戒衆各
揚職以盡恭先甲端誠中集塵而思道始欽柴于真
館旋備物于大庭作主脩祠神帝與親而並享奠乾及
贊薦暨祼以交行一純釐而高明敞四氣和而諸福

應有司已事祝嘏既告以孝慈與物惟新風霆爰布于號令式均惠澤溥被數天可大赦天下 云云 延州要藩上郡舊境皇朝建彰武之節以開帥庭 先帝寵王爵之封以賜朕屏惟山川之嚴峻本土族之敦厖宜加府號之稱用旌受命之地延州陞為延安府於戲合內朝之神事既因錫羨以推仁溥萬國之歡心又將使民而知孝蓋布德行惠者非賢罔乂任大守重者惟后克艱尚賴文武盡臣股肱碩輔共底緝懋之治庶成忠孝之風咨爾群倫其體朕意敕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之主者施行

麻

太師文彥博加食邑制

門下季秋大享周公之礼見于經三歲親祠國朝以來著為令恭惟皇祐之制肇崇路寢之居稽參節文舉合舊典朕遵先憲祗率舊章冀

庭奉 昭考而配上帝休成懿事爰霈澤于多方乃眷帝師預制仪于前識誕均神貺用獎王勳領以策書告于朝宋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潞國公食邑二萬七千一百戶食實封一万一千四百戶文彥博溫良恭儉明允篤誠受天純粹而生為國夔求而仕方 仁皇之在御得元精之佐臣四方于宣文武見乎事業一相處內謀猷著于幾康屢委柄而出藩

遂傳家而佚老肆朕鑒服陽見像形起真肆于上司
奠翼成于初政副文母之
以摠職之勞專任以代工
謨明三事大夫皆仰承于
肆類之文逮此慶恩久當
數于爰田惟邑賦與真祖
大賚蓋是富于善人惠于
修于一德底終譽于方
門下稽古
一天崇配之祠朕祇遹先
皇叔徐王顯
仁皇肇太室
宗祈之典思文
聖考奉
敢稱秩元祀侑神作主
克

崇嚴又之恭與物惟新因
顯宗英皇叔永興鳳翔等
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
徐王食邑一萬二千八百
贊拜不名顯以族屬之尊
為真王而德性明誠行能
之規言動有常不越宮壼
奉朝名位並高親賢莫貳
大邦正考之三命益恭顧
好非礼義不談得先秦之
舊典莫如東平所謂邦家

藩輔上奉毋儀比禋礼之休成錫純禧而均被告于
列位寵以徽章增命數于王家廣土田于邑戶仍于
書詔賜以不名於戲積厚者流光雖自文昭之慶位
高者礼異抑由王行之賢茂对明綸之恩益增磐石
之固可

皇叔祖華原郡王宗愈加食邑制

門下國家六聖貽謀百年制礼在我昭考崇奉
親配帝之儀建嘉眇躬思繼志述事之訓永惟大享
之報遠協季秋之中時其宗尊寔相熙典奉璋在列
儼乎陟格之容渙汗均休厚乃褒優之命皇叔祖寧
國軍節度宣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空開府
仪同三司特節宣州諸軍州事宣州刺史上柱國華
原郡王食邑七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四百戶宗愈
天資渾厚躬服謙撝地承帝室之華系衍王家之慶
其言甚大渢知樂善之方力行有餘常事學文之語
自先朝之睦族首同姓以分封列邸留朝久席王侯
之寵擁旄拜袞復兼將相之崇處貴不驕好礼有立
方其與祭之日能謹事神之難雖百執盈庭皆奉各
揚之職而三獻成礼允資終事之勤不有異恩曷彰
懿行是用因美原之故壤即宛陵之大邦再徹土田
並增邑戶疇勳之典有國所先於戲敬我將之詩克
昭先烈流祭澤之廣用奬親賢祇荷庬鴻之休益思

寅畏之戒永保天禄克
終令名可
皇叔祖安康郡王宗隐加食邑制
門下天載無聲雖備物不足務其德尤尊莫抗非陽
配何以昭其功故仁祖所以躬大寝之祠 神皇
所以專一帝之奉逮此三年之報率遵二圣之謨莫
玉祼圭既畢儀而升燎垂纓委佩多顕相之在庭宜
舉慶條首褒宗戚告于朝寮用廣神休皇叔祖保信
軍節度使廬州管内観察處置等使檢校司空開府
儀同三司特節廬州諸軍事廬州刺史上柱国安康
郡王食邑七千八百戸食実封二千一百戸宗隐挺
賢端良處躬循謹衍天源之流潤為邦族之尊宗早
分列郡之封位兼王爵總荷陟壇之拜秩視公台執
礼不愆樂善無厭経籍文史常置于巾箱車馬輿臺
不踰于科品有大而能謙必豫位高而受命益恭屬
禋祀之慶成推渙恩而自近井田真食保増錫于戸
封将相重侯故優崇于命数疇勲有典賦禄非私於
戯天祐我家宗戚固多于賢懿祭有大蒲籠章実異
于等倫向賛経修以永終譽可
皇弟大寧郡王加食邑制
門下朕歴吉季秩蔵事太室尊 聖考而配上帝
克盡孝誠祈享福以浸
乃宗英早緑帝子之愚已開爵土今拜大神之貺宜

峻等夷皇弟山南東道節度襄州管內觀察處置橋
道等使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持節襄州諸軍事
襄州刺史上柱國大寧郡王食邑六千戶食實封一
千九百戶伾擢秀天枝分暉星采生知忠孝睦步不
忘于君親夙慕善良比年旋宅吉陽之疆土已崇上
拜擇日受封擁漢沔之節旄宏益知德儉之恭雖處深
宮如臨師保之敬屬精禋之後事敦惠澤以均休愛
即舊封爲加優命增以轅田之賦衍乎真食之租誕告大庭式揚懋寵於戲大
事在祀執膰所以惠諸侯宗子維城懷德所以固寧
宇思處家爲善之樂知制節謹度之宜期底大成無

遣策旨可

皇弟咸寧郡王侯加食邑制

門下朕承　文母之慈訓追養繕
列聖之休光荷　文母之慈訓追養繕
孝感時念親交于明神展嚴父配天之礼友于兄弟
享同氣異息之恩屬慈慶賜之行首舉懿親之命告
于庭寀布乃言綸皇弟定武軍節度定州管內觀察
處置等使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定州刺史
上柱國咸寧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
俟岐嶷之姿見于幼惠温文之美有若風成膝衣乃
拜于宮封授策已薦于將相未就外傳字書已習于
奇觚早肄步儀行步不踰于佩玉遲遲講禮祀之慶進

加命數之崇稽紫蘊章誕頒徽典擁節旄于新樂不
改故邦廣國壤于宣川再隆異渥戶田加賦幹食增
封寔均神貺之孚益重天倫之愛義兼敦睦恩越等
威於戲祝嘏既告以孝慈成予精享公侯以為之藩
屏緊尔懷寧惟詩礼可以餙躬惟仁義可以保國勉
思遠度無忘訓辭可

保康軍節度使苗授加食邑制

門下行莫大于孝□以尊親為先祭則致其嚴□以
配天為重朕欽承謨烈昭事穹昊歷季秋之吉辛躬
三歲之大享燔蒸焜上既接礼于明神祼將于京遂
昭功于 聖考迨茲竣事推以渙恩褒嘉元戎亶揭
丕命保康軍節度使兼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
空持節房州諸軍事房州刺史上柱國濟南郡開國
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五百戶苗授天資端孚
性緼沈雄傑然師帥之才詹于州縣之職干戈衛社
隱若敵國之堅談笑臨邊慮無武將之體冒犯矢石
保守封疆 先帝知其才謀委戍閫前歲召于邊
徼入長殿廬讌而有光賜寶戒以疾屢請辭劇弥
堅解蘭錡之親兵領關陘之重鎮精禋既戒祭貢預
虔懇典克成寵章載錫加數邑田之廣衍封幹食之
多褒命非私疇功惟允於戲聽鼓鼙而思將帥予不
忘于舊勳守富貴而和人民尔宜圖于遠畧祇服明

訓往惟欽哉可

駙馬都尉李瑋加食邑制

門下朕祇遹先謨欽崇神事惟天惟祖宗之數祐敢忘報本之恭以禋以肆獻而展儀期盡克誠之享粤在秋昊之季載嚴宗祀之文沉盛禮之休成賴庶工之助相嘉與勳戚同茲慶欣平海軍節度泉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師持節泉州諸軍事泉州刺史駙馬都尉上柱國平泉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七百戶食實封二千四百戶李瑋系出王門行如素士早厭紛華之習樂為名教之修　仁皇以勞家之親降虞嬪而欲貴　先帝以外戚之偏授漢節以陰恩而忘不期驕動必由礼日恪位著奉昕朝而不遠言敦詩書務時敏而有裕試守嘗更于方郡雅意蓋在于本朝侍合宮之祠能嚴齋明而位事推大澤之霈宜優礼秩以均禧仍祭戰于泉山廣土田于安德户封真食併用旌疇於戲神明之休詔菲德之專享爵禄之取非有功者不承矧予舊族之賢夙稟教忠之訓不愆素守自保全名可

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加食邑制

門下祭有十倫之義施爵賞以為先福者百順之名本忠孝之自出朕祇祓祓陽館崇嚴祕宮配神穹昊之尊流澤幅員之廣嘉與鄉士同茲慶休便蕃優渥之

恩固無內外之異告于朝案布乃言綸西蕃邊川首
領河西軍節度涼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持節涼州刺史上柱國寧塞
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千一百戶阿里骨
生有軼材少負偉略稟天地之義氣得秦嶺之遺風
奠塞外之封疆纘承列土擁河西之旄鉞坐護諸羌
長雄一方作我西屏屬九廷之講礼盛四海之駿奔
來獻其琛寔相予祀是用加令王公之數視秩帝傳
之崇增井賦于爰田廣國租于真食於戲尒有時享
歲貢之恪史不絕書我有餘神觀政之方惠必及下
既均承于純嘏宜益厲于忠規往服訓言克享天祿

可

南平王李乾德加食邑制

門下朕稽五礼之文彰三年之祀歷吉季秋之序薦
誠大寢之居嚴父配天既克成于能享加地進律用
褒寵于有勞乃眷藩臣越在嶺表特推頒于優渥俾
共介于福釐推誠保節忠亮同德順化翊戴功臣靜
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安南都護上柱國南平王食邑九千戶食
實封三千四百戶李乾德氣稟温仁志抱忠義席世
芬于南國遵侯度于中朝扞城其民奄莫朱蠻之域
要服者貢遠輸南海之珍自分王爵之封專擁將旄